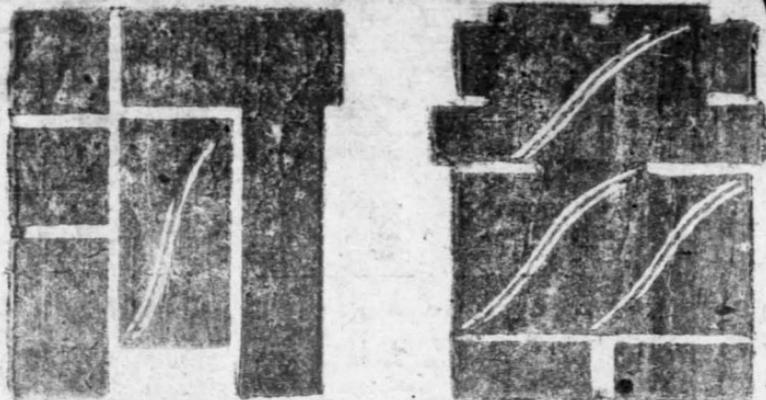


受(付)  
15.11.74  
特調班



二卷 五期合刊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編行

南京圖書館藏

# 黃河第二卷第五六期目錄

## 論文 小說 報告 詩 散文 文藝通訊

紀念七七	冰	登(六八九)
論文藝反攻	長	虹(六九〇)
今後中國藝術形態上應走的途徑	葉鼎洛	(六九二)
中條山突圍記(特稿)	曼	洛(六九六)
新路	路	丁(七〇三)
懺悔	田	濤(七〇七)
賞賜(街頭劇)	楚	雲(七一〇)
法郎哥的恐怖窟	柳無垢	譯(七一五)
我們在白馬山上	價	夫(七一九)
「日支親善」	葉	子(七二三)
給萍娘	蘇	雲(七三〇)
七七詩	長	虹(七三三)
華山遊記(遊記)	冰	瑩(七三四)
清浪灘上	德	庸(七四一)
戰時中國畫壇	齊	人(七四三)
漢海風光(伊盟特約通訊)	李國清	(七四四)
淪陷中的華北文藝	艾	娟(七四八)
大別山的文化運動	殷乘興	(七五〇)
城圍文化動盪	白	英(七五一)
黃河信箱		(七五二)
編後		(七五三)
封函	齊	人
木刻	彭永柏	黃人

中華民國三十年

七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 謝 冰 登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秦風日報社

總社 西安晉米園韓化里

分社 蘭州曹家廳七號

門市部 西安四大街一三七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期合刊定價八角

### 本刊定價表

全年定	半年定	零售	訂購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冊數
國幣四元	國幣二元二角	國幣四角	價目
		郵費在外	郵費

# 紀念「七七」

冰 瑩

四年了，像一陣暴風吹過，祖國的原野上，戰士們洒下了斑斑的碧血，黃土裏埋着他們的忠骨，奮的血債沒有還清，新的血債又寫上了最慘痛最悲壯的一頁。

一定的，敵人在今年的七七紀念日，會像瘋狗一般狂吠，他們以為佔領了中條山，便是四年來侵略戰爭的最大收穫。其實這算什麼？我們的南京漢口失守時，不知曾有多少懦弱動搖分子流淚，他們以為這最嚴重的地方都淪陷敵手，國家前途還堪設想嗎？那時得多失去一寸土地，多增強我們無限抗敵的力量，多殺幾個中國人，多增加我們對敵的仇恨，中條山算得什麼？他只能用飛機掃落我們不少的樹葉，只能當一次大劍子手屠殺無辜的人們，只能劃一些手無寸鐵的婦孺施以殘淫掠奪。中條山，他真的能佔領嗎？不，決不：中條山是我們的，正像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屬於炎黃子孫的一樣；她的軀殼，雖然暫時被敵人污辱，但她的靈魂永遠是遼潔的，高尚的，她時時都在反抗，時時都在咆哮，時時都在準備反攻，看吧，敵人的狂笑，將變成他的喪鐘，不久的將來就要看到她們潰滅在我們死守中條山的戰士手裏！

今年紀念七七，雖然使我們特別感到痛心，但我們却得到了不少血的教訓：我們知道要防止敵人的進攻，絕不能有一分一毫的疏忽；要消滅敵人，首先就要肅清漢奸！我們絕不能姑息，以為漢奸是中國人，所以少殺他幾個，一認賊做父，漢奸就是如此喪心腐狂出賣祖宗，出賣全國同胞的生命財產，他自然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不但在戰略上要加以無情的掃蕩，在文字上更要盡量揭穿他們的黑幕，詳細地刻劃着他們的真面目，使全國人，讓大家都知道他，痛恨他，自動地起來消滅他，以斬斷敵人的左右手。

所以今年紀念七七，主要的消極工作，要擴大殺漢奸運動，否則一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的抗戰決難在預定的時期裏得到勝利的。

至於積極的工作，自然在加強民族救亡工作，使他們自動地投入到抗戰的陣營來，保衛家鄉，保衛祖國！

在文人一方面來說，紀念七七，絕不是寫幾篇文字就可以塞責的，每個人都需要在七七四週紀念的今天，有一個個具體的反省；究竟四年來我國國家出過些什麼力？流過多少血汗？費了什麼力？言論文字都與抗戰有否關係？我對得起戰士們為我所流的血嗎？

無可諱言的，近一年來，我們的抗戰文壇與武壇，有了許多刊物，有了許多定期刊物成了不定期，有文人自設的，也有寄附病院的，有拋棄了筆桿經商的，也有整天坐在房子裏唉聲嘆氣靠着朋友親戚來維持生活的。總之，這一切景象，都是文壇的不景氣，文壇不應當有的現象。

是的，抗戰以來，生活最苦的要算文人，他們和士兵一樣用筆桿在爭取祖國的自由，在向敵人做無情的射擊，但他們的生活並不像士兵一樣有保障，在萬物昂貴的今天，他們一天被通脹的代價，還不如一個洋車夫在一小時內努力的收穫那麼大。政府固然應該了解文人在抗戰中所負使命的重大，而加以特別優待；但文人自己，需要有大大的勇氣來和當前的困難環境奮鬥。他應該像一個守土的士兵，雖剩一騎子，也得向敵人猛射，一直到自己的生命結束，鮮血浸透了黃土，呼吸終止了的一剎那，才算盡完了他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的責任。

不錯，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問題，但我們誰也知道，人活著並不是僅僅為了生活，而是他負有改造社會的責任，正當國家需要我們出力的當兒，雖然他肚皮也應該為國家民族奮鬥！

紀念七七，不但文人要克服生活上困難，多產生有血有肉的偉大作品，而且需要有個堅強的組織，在這裏，我請以至誠懇西文的文藝分會能够在最近成立起來，以加強團結的力量。

四年了，在艱苦危險的環境中，我們的祖國和敵人有了四年最光榮，最偉大的戰鬥歷史，今後我們每個黃帝的女兒，更應該激發起烈士們的血脈與她前進，不到完全收復失地，把敵人殺得片甲不留，我們絕不能有一喘息的。

三十年七月一日

南京圖書館藏

# 論文藝及改長

為黃河七七紀念作

抗戰是一種動力，他給與中國各方面的進步，是不可以道里計算的。對於中國文藝，也是這樣。今天是滿洲國七七紀念日，積疊了四年進步而為第五年進步頭上的今天，光就文藝一方面說，也應當有發揚輝煌的光景。而事實却又不然。今天的文藝，事實上適得其反，一般地看來，是蕭條而遠非繁榮。各地出版的文藝刊物，比去年減少了很多，能夠支持下來刊物，無論在期數上，在篇幅上，在內容上，多半是有減而無增的。單行的文藝作品，間或有幾本劇本出版外，小說或詩集，簡直是不大看見了。不但刊物是這樣，就是獨頭創作的作家，也越發減少了，而有更多的改就了別業。文藝作品的讀者，在興味上不會減少而實際上是大量的減少了。這幾個現象集攏起來，形成了抗戰文藝的蕭條。這不是說，七七紀念是不必要的，第四年七七紀念的今天，是沒有意義的，而正是說，應當更認真的，更實際的來紀念七七，來掌握抗戰，來鞭策抗戰文藝。

最重要的當然是，對於抗戰所繪與中國文藝的進步，不但不應忘懷他，放棄他，而是要更穩當地把握住他，增進起他來。抗戰首先給與文藝

作家們的幫助是精誠團結。這種團結，在抗戰以前是沒有，且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抗戰叫他成爲事實。今後掌握抗戰，鞭策抗戰文藝，不是叫這種精誠團結有一點鬆懈，而是要更鞏固起來，並且也更要擴大起來，從文藝界的精誠團結擴大到文化界，全民族的更鞏固的精誠團結。

抗戰給與文藝第二種進步現象是文藝爲抗戰而服務，文藝界的爭論並不是沒有的，但是對於文藝爲抗戰而服務，是沒有爭論，是統一了。我們不能說這不是一種很大的勞績，因爲這不但增加了文藝的作用，也鞏固了文藝的陣地，抗戰以來，各界爲國犧牲，都不後人，然香翠之處，只降妥協的敗類，時有所聞，也是不容諱言的。只有文藝界，除了一兩個少數投降的敗類外，那些妥協失敗的思想，形諸文藝作品的，是絕對沒有的。這種優點，直到現在還保存着，今後當然更要發揚起來，以發揮文藝對抗戰的推動力量。

說到文藝作品的分門，首先從他進步的過程來看，還不是不可以分出幾個時期的來。抗戰開始以後，不但是報告文藝特別風行，就是別種體裁的文藝作品也大都盡的是一種報告的任務。抗戰的英勇故事，做了主要的描寫對象，時歌沿用舊形式，風行一時，獨頭詩也在某些戰區裏流行起來。劇本除仿製民間劇外，多是短劇，間或也有街頭劇。小說多是短篇，如虎租，人物素描之類。這構成了抗戰文藝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文藝主潮是報告。作家們到這個時期多多加抗戰的實際行動，作品的特色是熱情的，充溢了青年氣分。但到了武漢廣州失敗以後，這個時期就停止了，文藝作品的內容，就被別種傾向來把報告代替了。這以後，文藝內部的質量增加起來篇幅一般也擴大起來，作品的形式和內容都更爲完備起來，長篇的小說，劇本詩歌都逐漸完成和鞏固了，而主要的文藝傾向是內容的歐化。作家們觀察深淵起來，技術也講究起來了。從戰爭去看，社會和政治，從主觀的情緒而在意到當前的現實，文藝的理論討論，也在這時盛行起來。若說第一

一時期的抗戰文藝是找到現實的題材，這個時期的抗戰文藝就是走上現實主義的路了。以文藝內部的政治化做主潮構成了抗戰文藝的第二個時期。現在，這個時期可以說過去了嗎？一般地看來是過去了，可是一個新的時期還沒有開始，一個更顯明的文藝傾向，現在文還沒有構成。

現在是文藝的蕭條期，但他不能夠成爲一個時期，我們也不能讓他成爲一個時期。造成這種文藝蕭條現象的，雖不能說是沒有文藝界主觀的原因在內，但客觀的原因仍是他的主要的。這些原因中間，最主要的是因物價而造成的出版條件，因食糧問題而造成的作家生活恐慌，因購買力而影響到出版品的銷路縮小，因交通困難而影響到出版物發行的種種。但在另一方面，抗戰所要求於文藝的，不但未曾減退，而且還長增高。今年如還不是勝利年，則最少也應是反攻年，乃至最少也應是文藝反攻年，以文藝造成反攻的條件。如長此蕭條，則用以適應文藝反攻的客觀任務，當然是不能勝任的。

作家們不能借口環境的困難來擺脫自己的責任。問題是要爲履行自己的責任，來克服環境的困難。抗戰所要求於文藝的，是在全國造成一種反政的濃厚空氣，配備最後勝利的精神條件。作家的責任，不但要勇猛精進，積極寫作，而且要毅然接受這種要求來而把牠實現。作家們首要的考慮是如何寫出激勵進攻的作品。至於如何發表，印行，行銷，傳佈，作家寫作時，正不必一一

加以顧慮。

第一時期的文藝作品，風行到現在的，幾乎沒有幾種了。一般的是被人們看做抗戰八股，除做批評和留心文藝史的加以搜集流覽外，一般人都不去看牠了。第二時期的作品，傳佈也日益減少，事實上有的長篇大作，到現在還沒有印出書來。姑就內容來說，真能夠抓住一代人心的作品，還是寥寥不數的。短篇的佳作當然較多，不過除在刊物或報紙上發表過，集印成書的也非當之少。所以在現在檢閱這兩個時期的抗戰文藝，不特無評論可考，也苦於無書可索。比國潮過去更經濟更重要的辦法是抓住現在，作家們毅然負起號召總反攻的大任來，開創抗戰文藝的新時期，鑄造中國民族的新精神。

士兵的戰鬥精神，克敵勇氣，必須健旺如火，一揮舞而燃起。爲士兵而創作的作品，第二時期已不如第一時期的踴躍，這不能不認爲是一種嚴重的缺點。現在必須加倍地重視士兵，再燃起他們的敵愾心，並養成他們的攻擊精神。凡有敵人的地方，對敵人攻擊，重於一切，士兵的這種精神條件，用文藝作品來與以配備，是最合適的方法，這應是第三時期的抗戰文藝最主要的創作對象。

人民絕不能與士兵分離，士兵熱誠執行反攻，人民最少也得熱誠擁護反攻，但人民的這種精神條件，在現在還是缺乏的。人民的安定是必需的，所以民生的安定是不可缺的，但比這更重要的

的是人民必須有旺盛樂觀的反攻心理，我們現在不但缺乏這樣的民氣，也缺乏造成這一文藝作品。因此，開創一個新時期的文藝作家，不能不把這當做文藝創作的一種主要的任務。

在這個時期，生產文藝，如處理適當的話，我想加以提倡，也是有百利無一害的。生產增加，不但是安定民生，鼓勵民氣，也是激發士氣必要的物質條件。如不增加生產，而想順利進行反攻，這是不很可能的事。反過來說，就是必須與反攻聯繫起來，以反攻爲具體的目標而來提倡增加生產，建立生產文藝，才是正當的，對抗戰有利的，而不致流爲對人民說謊，對發國難財者作義務廣告。

第三時期的抗戰文藝，既然是以號召反攻爲主要題材，以士兵和人民大眾爲創作的主要對象，所以在形式上，更需要的話語的大衆語採用，描寫技巧的容易理會，藝術美的單純。但這不是說更要用舊形式，而恰好相反，是必須把新形式完成起來，才能够具備這三種條件，才是抗戰文藝第三時期的真正的文藝創作。有人一定要沿用舊形式，爲完成號召反攻的文藝任務，當然不是不可以的。不過，爲創建新時期的文藝作品，這都不是正當的路。

教育文藝的青年幹部，這也是作家們一向喜歡談話的口頭任務。不過，在我的意見，教育抗戰的青年幹部，特別是反攻的青年幹部，比教育（以下接六九三頁）

# 今後中國藝術形態上應走的途徑

——新浪漫主義——

葉鼎洛

我們的抗戰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了。在艱苦的過程中，各方面都以艱苦的努力，向嶄新的前途邁進。全國藝術界當然也不是例外的，在工作的過程中，對於藝術怎樣能適合於抗戰，適合於革命的問題，費了很多的力氣來探討，關於藝術上新的理論和新的技術，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也一直繼續不斷地加以深切的研究。在全國藝術界工作的表現上，作品的風格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正帶着同一的方向。但這方向是怎樣一個方向，這個方向應該叫做什麼？這個方向今後應該怎樣前進？這個屬於藝術上的最高理論上的問題，似乎還沒有提出過，但我們感到，藝術的本體既是變化多端，姿態萬狀，而藝術者的願望又是活潑靈敏，常常見異思遷，我們如果不在藝術理論上決定一個最高原則，並且決定每個原則確是今後我們藝術應有的形態，這種新形態的完成，是今後我們藝術上應走也是必定的路程的話，則我們工作的進程將沒有一個目標。我們的藝術界雖然由於客觀條件的促進進行工作，而主觀上並未有正確的認識，則我們的工作是盲目的工作，為了這種全由客觀條件決定的工作，必會發生悲觀，或者動搖，這種悲觀和動搖，非但

會使整個藝術界陷於混亂，且於藝術進化的路徑上是一種莫大的阻礙，使藝術者本身也會形成一種莫大的損失。所以我們迫切地感到我們的藝術的前進也必須要有一個目標，要有一個原則，依照這個原則進行，纔能適合於我們的國策，那末我們藝術上的目標是什麼呢？無異地是和其他一切文化相配合，完成抗戰建國，貫徹三民主義的使命，但因為藝術是一種專門的技術，在三民主義這個最高原則之下，必須另有一個藝術上的原則。這個藝術上的原則，我個人由於近幾年來工作的經驗，觀察的結果，思索的歸納，認為我們應該向新浪漫主義的路上走去。

因為如此，我在這裏想說明怎樣是浪漫主義，怎樣完成這種形態，為什麼這種新形態的完成是我們應走的道路。

怎樣是新浪漫主義呢？原來新浪漫主義是現代藝術界的一種流派，也可以說是一種藝術作風的定名，這個流派和它的作風，雖然與嶄新的，却是從舊的流派和作風中變出來。我們願名思義，就知道既然叫做新浪漫主義，自然就有個舊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是由過去的浪漫主義演變出來的。新浪漫主義的產生，既僅有它的歷

史性，所以我們在說明新浪漫主義之先，必須先知道過去的浪漫主義。要知道什麼是浪漫主義，我們必須知道浪漫主義的價值和它的內容，因為藝術上的流派的名稱，僅是代表它的作風，也就是代表它的內容和形式的，而僅有內容和形式的完成，纔有藝術上的價值。藝術價值的決定，又必然由於客觀的時代性，社會性，歷史性，政治性。如果一種藝術全體藝術本身技術上的完整，缺乏其他條件，離開了時代，社會，歷史和政治，則藝術家以此孤芳自賞，實際上這種藝術就不會發生力量，不發生力量就談不上價值。如果沒有價值，藝術本身既不能存在，於人生，社會，國家，民族也無所裨益，即使能動人於一時，也會像曇花一現，播時就變為泡影了。

什麼是浪漫主義呢？現在普通研究藝術的人，因為在技風上都竭力模倣西歐藝術上常用的術語和種種名稱，以至一切理論，都以西歐為主，所以我們知道浪漫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文藝藝術界崛起的一種返古典主義的文藝運動，以最大的力量完成了它的形式和內容，也就以這內容和形式轟動了全歐的思想，一切政治，文化都受了它的影響，也可以說近代歐洲的革命的火花，也是

由這種強有力的藝術衝動出來的。所以浪漫主義的作風，成爲西歐藝術上的一種完整的流派，有歷史上的永久的價值，可以作爲後來藝術研究上的模範，這是凡是研究歐洲藝術史，就是研究歐洲文化，歷史的學者都知道的。但是我們細細地研究浪漫主義藝術作品的內容，我們就覺得，浪漫主義這種作風，並非單獨產生於歐洲，我們中國歷史上許多有價值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帶着這種傾向的，不過沒有這樣強烈的色彩，也沒有有意做這種運動，也沒有歸成一種流派，給它一個適當的名稱罷了。

但爲了便利起見，想說明浪漫主義的內涵，這裏仍不得不以西歐爲主，先將浪漫主義這名稱給以解釋，由這解釋，使我們知道浪漫主義的內涵。

原來「浪漫主義」Romanticism 這個名稱，是從「浪漫的」Romantic 這個名辭演化出來的。什麼是「浪漫的」呢？「浪漫的」這個名辭，又是從「羅曼斯」Romance 這個名辭演化出來的。什麼是「羅曼斯」呢？現在許多人對於「羅曼斯」的解釋，普通都指男女方面戀情的戀愛而言，從這種見地演變，現在許多人對於某一個人的行動過於自由，冒險思想過於放蕩，就稱之謂「浪漫」，可見「浪漫」的名稱，又是從「羅曼斯」這名稱演化出來了。但是什麼是一「羅曼斯」Romance 呢？Romance 的意義，其實並不像普通解釋的那末簡單，原來 Romance 是歐洲中

古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敘事體文的名稱。這種作品，裏面敘述的故事故，都是歐洲中古時代某某騎士和某某夫人怎樣熱情戀愛的故事。因爲當時歐洲正在封建戰國的時代，列國都想稱強稱霸，每個國王都養活着很多騎士保衛他的王土，騎士們都是生活優裕，體力強健，性格充爽，感情豪放，除了打仗以外，平常時間就是騎馬擊劍，雄姿英發，一般人因此都極崇敬騎士，羨慕騎士。但是騎士們平常除了鍛鍊體格，練習武藝預備給國王打仗以外，又做些什麼事呢？當然是喝酒賭錢，喝酒賭錢以外又做些什麼消遣呢？騎士是當時一種有特殊地位的人，當時歐洲行着封建制度，國王之下，貴族有公侯伯子男等等爵位，貴族們也都是生活優裕，閒暇無事，欣賞藝術文學，背地和別人的妻子戀愛，此外就和騎士交往，學習武藝，預備爭風吃醋，和人決鬥，如果敵國的騎士一旦打到手邊來的時候，也可以和他拼命，保護自己，或者乘機奪奪王位。貴族們的生活是這樣的逍遙，深居在深宮大院的爵夫人們却很是憂鬱，終天愁悶，在化妝，聽會，郊遊，撫琴，跳舞，讀書，唱歌等等交際和娛樂之外，總想找一樣東西填補心靈的空虛。這種空虛有了填補的機會，在郊遊和聽會上，她們認識了英俊的騎士，騎士是她們心中崇敬和愛慕的，騎士們對於爵夫人也崇敬和愛慕，於是彼此眉目傳情，以心相照，英雄和美人就發生了戀愛。但騎士和爵夫人都

是有地位的人，中間又有種種制度限制他們的行

(上接六九一期)

文藝的青年幹部更重要得多，也會更爲有效。反政的嚴重責任，主要的不在青年身上。但反政需要更多的和更好的青年幹部，這都是不待言的。正應因青年對文藝的特殊愛好而用作品來供給他們，抗戰反政的精神食糧。即使他只要做一個文藝青年，也只有當他已做了抗戰反政的青年成分的時候，才有這樣的可能。

一切都只爲反政。一切生活措處，都可以對反政有利。這當然不是一切生活現實，都是對反政有利的。恰好相反，對反政有害，妨礙反政，威脅抗戰的生活現實，不但很多，且正蔓延滋長，無有底止。對於這種現實，作家仍不能避忌，不能將有作無，而必須喚起醫家的解剖刀來，把他詳情剖示，公佈出來，與衆共棄。因爲不如此，則抗戰事業，無由完成，而反政的新文藝，也將無由底定。

在這第四個七七紀念之前，目對抗戰文藝的現狀，在「黃河」上掀起反政的新高潮，不只爲紀念抗戰，也是爲紀念抗戰文藝，不只是爲個人，也應是黃河的編者，全國文藝界的戰友們衷心懇求的要求。

預祝反政勝利！

預祝反政文藝勝利！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於西安，

動，但他們彼此的感情，却因限制而格外高昇，因高昇而格外熱烈，爵夫人是私奔而不願拋棄他的丈夫，騎士們又是誘拐而又願負什麼責任，這種戀愛當然其中是有很多曲折，抑挫，情節是很有趣的。這一類戀愛故事，傳傳一時，成了動聽的故事。當時歐洲有一種遊吟詩人，叫做吟唱詩人（*ambardour*）的，就把這種故事編成韻文，到處歌頌，英雄和美人是當時許多人崇拜的，他們的戀愛當然會增進人的美麗的想像，因此這種韻文故事很流行。當時的國王當然也是很愛騎士和後妃和夫人們的，國王閒暇無事，很想聽聽詩文，就把詩人招到宮殿裏，詩人懂得國王的心理，就用詩文把騎士稱讚得天神般英雄，爵夫人們是仙女般美麗，英雄和美人戀愛的過程中，加上許多波折，這種波折是神祕而亦悲壯的，爵夫人被妖術捉去，或是被敵國搶去，騎士和聖魔法門和敵國打仗，總是騎士打败了惡怪和敵國，救了爵夫人，又把爵夫人送給了爵士，爵士很感激，視為上賓，情同手足，爵士和騎士，騎士和夫人，就成了一家人了。這樣的故事，國王聽得很滿意，叫會寫字的人給它記下來，這樣就成了一冊一冊的書，這書下來，這種作品，就叫做「*romans*」。

「羅曼斯」的內容，大致就是如此。其實這種故事的内容，我們中國從前很多作品中，也很多的。好幾在江南一帶流行的一「天雨花」，一「鳳凰飛」，一「文武香塵」等等彈詞，又做北方流行的

許多戲詞，裏面敘述的也是男女彼此戀愛，受盡許多波折終於團圓的故事，很發實，很動人，可以令人遐想，發人幽思，不過我們中國這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不是騎士，而是才子。女主人公不是爵夫人，而是做官人家的女公子，歐洲騎士的戀愛成功是因爲打败了妖怪和敵國，我們中國才子戀愛的成功是中了狀元，或者帶兵打败了強盜，征服了外邦，娶倒了不贊成和窮小子在後花園私訂終身的女兒的父親老丈人罷了。我們中國這類作品所以會這樣作法，也就是因爲我們中國歷來是重文不重武，重才子不重武士，所以中國作品的男主人公，都是白面書生，彬彬儒雅，但多情是和騎士一樣的，至於女主人公，則也是很美貌文雅，聰明穎慧，不過不喜歡騎馬擊劍的騎士罷了。故事裏也有很多曲折，不過這曲折的造成者，大都不是惡魔妖怪，而是小人強盜，俱也常常把玉皇大帝，土地公公，城隍菩薩之類神仙寫進去，救他們的苦難，促成他們的團圓。這也因為歐洲和我們中國的文化不同，思想不同，道德觀念不同，所以在作者構造作品以前思想的組織上不同，作品中所取的材料和構成的故事，因此也就不同。但就主要性質而言，敘述美豔曲折的戀愛故事，實在是一樣的。所以「羅曼斯」這名稱，雖然是歐洲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作品的專稱，但這樣作品的內容，我們中國從前許多作品中都有，不過不叫做「羅曼斯」罷了。

我們已經知道羅曼斯這種作品的內容了。如

與我們把這許多作品收集起來，給它下一個共同的結論，那末這種作品的內容，就是「戀愛的」「神秘的」「俠情的」「美麗的」「反現實的」。至於它給與人們的影響，就是「理想的」「熱情的」「一奔放的」「追求的」「不滿於現實狀態的」「神秘的」，換句話說，就是這種作品，它給與讀者的影響，是專屬於誘惑人們的感情，使人們追求一種熱情的理想，神遊於離開現實的想像之鄉，激起人愛美的衝動，想從現實的桎梏中跳出去。這種作品，可以使我們發出許多幽思遐想。尤其是對於人生社會不深了解，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讀了這種作品，性質上富於感情的人，就會發生意想做書中主人公的理想。羅曼斯傳留下來，使歐洲多少青年男女因讀「羅曼斯」而實行「羅曼斯」，造成了精神和生活上的許多不幸。我們中國這種作品在從前成年人是不敢叫自己的子弟輩閱讀的，因為恐怕發生危險，但許多中國青年，也仍然有很多受了這種作品的影響，走上了熱情和理想之路，可見這種作品對人們感情方面激發的力量是很大的。這種作品，給與人們的影響，就是上面說的主要的幾點，成了後來浪漫主義的特色。後來浪漫主義這個名稱，因此也就從羅曼斯這個名稱演變出來。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羅曼斯這個名稱之下的含義，由於這種含義，我們就知道了所謂「浪漫的」這個名辭的含義，這裏我們就要對於浪漫主義這個名稱之下所包括的內涵，加以解釋了。



# 中條山突圍記

曼洛

## 一、第十四次的夢

鮮在開五月，龍躍虎嘯的黃河急流，被昏聩的氛圍鬧得發狂了。

從北極刮來一陣黑風，××和小鬼苟和了，在西伯利亞與外興安嶺邊緣的地雷區域，插起一面白旗。上書「中立」二字，這是四月三日的事。敵人二十四次中條山掃蕩戰一的觸發，緊接着就開始蠕動了。他們認為千載難遇的良機，已經來到了。

馬其蹟防線被瘋狗咬破後，國際間歌讚中條山是鐵牆鐵壁，敵人的「條育腸」這條育腸存在一天，敵寇在華北的統治一天不能安定，為着診治這條育腸，不知消耗了多少金錢與生命，過去十三次掃蕩中條山，都吃了我們反掃蕩戰的大虧；野心不死，不自重力的敵寇，孤注一擲地又來掃蕩中條，顯然欲割掉這條育腸（？）

從灑灑起，而陽城，翼城，樓煩，到張茅大道止，集結於此孤線上的敵人約四個師團，兩個旅團，兩個混成旅團，企圖從左翼犯到門口，着翼攻王家河，台柴村，中路直取垣曲，另東北一路進犯董封，而完成其迂迴式的包圍網，一鼓掃蕩我野戰軍團，但我軍早已洞燭其奸，有所戒備。

## 二、日本鬼的傘兵

五月八日的早晨，太陽剛爬上山頭，罪惡的鴉鳥，三五成羣，分就交替。在中條山的低空，橫飛濺炸，展開神經般的蹤影。直到一獸蛋吞

落日」的時候，山谷溪邊，還迴響着鬼叫似的殺聲，村落渡口，被炸的煙火，仍凶惡不息，間雜着呼兒喚女，哭爹喊娘的哀聲，他們害怕炸成灰燼瓦礫的房舍財物，眼中冒出忿怒的光焰，復仇的決心在胸臆裏跳躍着。

「……敵人此次會犯中條山，不僅在掃蕩我軍，並有渡河楓樺，總司令部重要文件多已搬運後方，各軍管屬也送過河了，決定與敵作殊死戰。打得好，國家之幸，若有失利，將在山中遊擊，決不給敵人佔一點便宜；據前線報告，日內即有大規模戰事發生，敵不攻我，我必攻敵，到時貴團又可發揮偉大的力量了……」。

柴科長轉來×集團軍掃蕩前報主任壽吉瑞先生的信，興奮的讀着，不管鐵鳥在房頂旋轉。

下午六時，和高秘書，張總台長，曉海空軍戰旗，正在階前之際，朱同志跑來說敵軍到王家河了，王家河和團部隔個山頭，僅相距五里，那會這樣快呢，一定是漢奸造謠，我們仍懸疑待門，張總台長團用圖騰打沉我一艘驅逐艦，周秘書主任又跑來了，急令停止內戰，趕快收拾食物文件，待命出發，敵人確已買到王家河了。話音未落，轉身就走，不久，一陣陣激烈的砲聲，重機關聲，還有軋軋的飛機聲，隆隆的炸彈聲，狂風暴雨般在王家河那個方向咆哮起來，團部人員即向齊東移動，我們是一個不負戰鬥任務的政治團體。

後來得到確訊，才知道是敵人陸空軍部隊佔據了洞場鎮，與我來員夏睡的步伐會合，在空軍掩護之下，突破我左翼陣地，遂使第一線被攻力陷於包圍之中。

### 三 像大河分成許多小支流

今夜月光格外明。

齊泉村的牆壁上，樹杆上，山崖上，貼滿日文傳單，標語，通行證散落地，這是瓦解敵軍的最優武器。

間有一兩聲犬吠，弱無一點星火。

老百姓自動空室清野，把糧食，財物，用品，都搬往山溝裏去，不留一粒米給敵人吃，但派有專人在村內支應國軍，如做醫藥，幫助運糧……

警衛隊在村外戒備森嚴，並派便衣人員向東北探路；劉副官召集各單位管伙食人員籌備飯，天黎明吃飽飯就走。

其餘同志都入夢鄉了。而我翻來覆去的硬睡不着，老百姓屋內成了跳蚤天下，咬得盡一頭汗，便到院中散步賞月，等雨醒走倦困了，也許躺下就能安眠。

遠村鷄啼，天快明了，劉副官喚醒各單位吃飯，就在這時候，機槍聲，手榴彈聲，在村南頭響開了。

「把飯倒了，不要留給敵人吃！」小馬急迫地叫喊，隨手把一大鍋湯潑倒在地上，上面還撒了些垃圾。

即向北走的命令，通電流似的傳來傳去，彼此招應，沒一個私自逃跑的，團結的精神，在危險的時候，特別顯得堅強。

多虧警衛隊的弟兄們奮勇抵抗，不然，幾百個生命一個也難保，而終因寡不敵眾，於掩護我們脫險之後，他們也趕上來了。可是，敵人還在瘋狂地放槍，我們走到十里以外的地方，仍能聽見砲聲在齊泉村那個方向響，大概不到天亮，鬼子兵是不敢進村的，消耗無數彈藥，結果只得到一個空村，想起來也怪滑稽，令人暗自發笑。

跌過一個山頭，東方漸漸發白，趕到黃河邊的時候，晨曦燒紅了半邊天，大家躺在綠草地上休息。有的嚼黃河水，或揉麥穗吃，香煙味蕩

漾在新鮮的空氣層，我仰天舒舒坦坦的呼吸幾下，拆開衣扣，讓溫和的陽光抵着前胸，感到十二萬分的慰貼。

神機又叫起來，聲音很重，恐怕不只三兩來。都分散開隱避在荊棘叢中，幾分鐘後，敵警遠遠，大家又集合起來奔向王廟灣。

突然，前鋒折了回來，便探報告前面發現敵人，想轉回去又恐齊泉村敵人順河這條路追上來，說話之間，北邊山頭上響了兩槍，跑下來一個老百姓，說敵人已把那個山頭佔了，這時三面受敵，望着浩浩的黃河，恨不得插翅飛過。

最後決定化整為零，人多行動不便，防空也不方便，給錢又不容易籌，於是，由立洞處長每人發給散款費二十元，王科長記名字，不到一刻鐘，都疏散開了，像大河分成了許多小支流。

### 四 「路是人走出來的！」

歐山涉水，女人和小孩子是受不了的，文達兒便把太太留在一個老百姓家裏，我們的行李也都藏在栢井裏，他剩一個小皮箱，我指一個皮包，內邊是裝着華北導報創刊號的原稿，和中央要人們的西詞，這些珍品是丟不得的，流產是件痛苦的事情，天折在娘肚裏的胎兒尤其可憐。

荒山野路，走着走着就不見脚印了，極容易誤入荊棘深處，但想起樹人先生的話：「路是人走出來的！」便有了勇氣，攀荆披藜，走一節一節，先翻過橫在眼前的高峯再說，行不多遠，敵機來了，飛得很低，幾乎擦着山頂，隱避不及，被機槍掃射了一陣，僅有一位同志的衣袖穿了一個窟窿，等敵機遠去後，仍往前爬，未行幾步，敵機又來了，便重伏下，就是這樣的百味路程，防了七次空，鴨子似的，一出沒。

爬到半坡時，左邊山頭上射來一陣機槍，子彈從身邊飛過，枕木橫住一個，急忙轉向右邊山溝，還沒有跑下去，敵人可追上來了，大家便伏在荊棘叢中，我們三個蛇似的匍匐而行，但已爬到斷崖絕壁的地方，緊急跳過，天無絕人之路，就是跌死深溝，也不願被俘，便頭皮一襯，

咬緊牙關，滑將下去，幸都抓到一根荊條，吊在半坡，隨又慢慢爬移，到一個一尺多寬四尺多長的斜窩，週圍盡是小樹，躲進去還能遮蔽住身子，只要我們沒有動靜，敵人是不会發現的。

「睡上來了，無論如何搖不住，精神失去支持力。猛然一聲響，把我從夢中驚起，天呀！在這類地方睡覺，身子一挪動不就摔下去了嗎？設法設着又打起鼾來，慶良推醒了我，他却呼聲呼聲的睡着了，文達兄也去訪問周公，零碎的槍聲，成了我們的催眠曲。」

換到晚上，敵人還未走，哨兵在山頭說話，我們聽得滑滑楚楚的。今夜必須逃走，恐敵人明天搜山，便又偷爬上去，在蒼白的月色下，看見十幾個敵人荷槍而立，我們弓着身子，屏住氣息，輕腳輕手的換向另一深溝；突然想起我的皮包還去在那裏，便又拐回去取上來了，決定非萬不得已時決不發聲。

## 五 吳桐單打祁家坡

狂風暴雨，直鬧了半天，衣服全濕透了，淋得水田雞似的，敵人住在村內，找不到乾柴烘，只好說下來擗擗，讓風吹乾了再穿上。

祁家坡插着一面膏藥旗，敵人在村外的禾場上遊戲，鼓掌浪笑……

×××師上士班長吳桐，從花古堆到老鴉溝去找自己的隊伍，路過祁家坡村西，看見鬼子兵，這種裝模做樣的鳥態，眼迸火星，即掏出手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打翻了幾個，其餘的抱頭鼠竄，十分狼狽，吳桐勇氣倍增，便跑上山頭，挺胸高歌：

「敵人從那裏來，把他打回那裏去。」

敵人的歌聲，蕩漾在蒼灰的暮靄，震動着山溝裏每位同志的心，但

大家深覺汗顏，慚愧的向吳桐壯士默致敬禮——中華民族的國魂。

敵人一陣慌脚之後，才用機槍向這邊猛烈掃射，而吳桐早已轉進至另一方向，敵人槍聲剛住，他又突現在祁家坡村北的山頭上，冷不防的

個舉動，神出鬼沒的連來了四次，嚇得敵人摸不住頭腦，只是一股腦放槍，恐怖極了。

天黑了，消耗敵人的彈藥已不少了，念氣也洩了，吳桐屹立山頂，高聲歡呼：

「老子留這最後一排子彈，改日再見！一拳起手槍在空中揮了個大圈。」

一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境！

吳桐唱着歌大搖大擺地去了，敵人用猛烈的砲火給他送行，如雷聲於雄壯悠揚的軍樂聲中，傲然欣笑……

祁家坡的敵人今夜是不敢睡覺的。

## 六 生死場

麥穗又黃又肥，喜笑掛在老百姓的嘴角，就要收割的時候，強盜來了，搶奪他們的牲口，麥田被變做牧場；怕我軍偷襲，鬼子老不敢在村內造飯，麥田成了他們的臥舖，馬廄，於是，每到一村，麥田不是被踏毀就是被燒光了，聽老百姓所存儲的陳糧，只要他們不高興，隨時就放火焚了。

敵人好吃牛肉，老百姓的耕牛幾經一倖免，但只吃後面兩條腿，敵人一走，老百姓就請我們吃牛肉。因為耕牛是他們的生命線，平時出力，死了總不忍心去吃牠的肉。

喬木溝張德三的老母牛，剛生了一頭牛犊，胎毛還未退完呢！牠們母子倆各挨了敵人一刀，而敵人嫌老牛肉太硬，怕嚼不爛，牛犊的肉太嫩，吃嚼嫌膩，而又恐便宜了中國兵，便向牛屍上洒了些毒水。

羊肉，豬肉，不合敵人的胃口，而被碰見就是一槍，據說還是給「皇軍」開心的玩意。

橫口老百姓，在山溝裏躲避了七天，病餓交加，後來被敵人宜撫團

圍四村內，上午領了良民證。下午就演了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

在村中的廣場上，青天白日之下，父親，丈夫，兒女的頭顱中，年輕的少婦，白髮的嫗婦，紅辮的幼女，被刺刀，皮鞭威逼着，脫光了衣服，任野獸淫淫，處女的鮮血染紅了自由的國土，淫蕩的狂笑和着羞惡的淚聲，這是人間地獄的景色嗎？不，這是鬼域魔窟的現形……

天色較好的被拉跑，醜陋的割去奶頭或刺破子宮然後賞給一顆彈丸。

張家的小姑娘，還不滿十齡，獸兵用剪子剪開子宮，而脆弱的身心，那能經得起狂暴的蹂躪，輪到第五個人強姦的時候，她已成了僵屍，纏繞在一旁哭得死去活來，她只有這一個孤女呵！

想做順民嗎？夢，夢，簡直是夢中的夢！  
雖感有時，敵人也實行小惠，向老百姓討好，放賑似的散發些大米，罐頭，香煙，布匹……但誰也不會去吃那釣餌的。

## 七 寸性奇將軍的神威

寸性奇三字，和中條山的榮譽是聯結在一起的，無數次大小戰鬥的凱旋之歌，他都是前奏將軍，晉南的敵人知道得最清楚。

此次中條山戰後，櫻井師團向橫濱關以南進犯，其使命就在掃蕩×師，寸性奇就是該師師長，他聽到這種吹牛的消息，幽默大師似的欣然微笑道：「好吧！本人十二分的歡迎……」

五月十三日拂曉，櫻井師團迂迴包圍×師××團的一千多個弟兄，但機動性很強大的該團官兵，在寸將軍親自率領之下，於午夜一時向東移動了，給敵人擾了個空，銳氣大挫，而這時寸將軍和一千多名機靈，已轉過頭來，開始予打擊者以雙料的打擊。

嗚嗚的炮聲，迎接着太陽從東山頭升起。  
許多鬼子兵吃了鐵彈，夢回東洋去了，屍體被焚燬衣盡，裝地皮發白，白白流了些濁血，沾污了懷莊的青山。

血戰半小時，敵機飛來四架助戰，我軍在瘋狂的濺炸下，穩不住陣步，同時，敵人三面增援，恰被困在核心，寸將軍遂下令突圍，一千多個，鋼甲列車似的，向東且戰且走，架桑與泉落之間，衝殺了三個回合，仍是水洩不通，已經陷於重重的包圍了。

正午時分，距寸將軍身邊僅七步遠的地方爆炸了一個砲彈，左腿被炸傷了，而告訴他的衛士吃了一驚，但寸將軍看也不看的只管督戰，鮮血直流，襯服，鞋襪全被染紅了，在血地上留下一道很長的血跡。

當夜九時，寸將軍和一千多名弟兄，在一個很小的村莊上會台了，他們是分股突圍出來的，點一下名，一個也不少，但敵人一定要大驚小怪。

## 八 中國兵的爸爸

花古堆，嵌在陳家山的半坡，僅一戶人家一所茅屋，險東西一條半畝小道，四面都是樹木荆棘，倘不是聽見狗吠，外人很難發現這個在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小村。還沒有被敵人侮辱過的一片乾淨土。

這一晚上，做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我們一羣摸到此處，老百姓都睡熟了，輕輕地叩叩門，低聲地叫了幾聲，光聽門邊咕嚕，不見開門，我們說是中國兵讓我們進去弄點水喝就走了，於是門就開了，走出一個老漢迎接我們進去，燃上香黃的菜油燈，拿出長管煙袋來給我們吸，沒人客氣，這個剛喚到嘴裏，那個就搶過去拚命的吸起來，恨不一口吸盡，一鍋煙至少吸四五個人，那漢在一邊看着發笑。

他打了個暗號，從坑洞內鑽出一個少婦——他的兒媳，兒子於去年參加××師打鬼子兵去了。他看見我們這一羣年青伙子，就如見了自己的兒子，臉上露出一片慈善愉悅的光芒，急忙給我們蒸玉米稀飯。還沒熟透，就搶着吃完了，找不到碗的，把狗食槽一洗，盛着就吃，轉眼間，一大鍋飯，如疾風掃落葉，狼吞虎嚥的收拾光了，有的恐怕連嚼都沒嚼就回向肚內去，老高揭吃了鍋底上的焦飯片，又刮吃鍋身鍋邊上的

飯屑。

老漢看這羣受餓的抗日健兒，大動惻隱之心，遂將其所有豆粉餅乾取出來，讓我們發生了一場爭奪戰，強者抓了四五個，弱者的連一個也沒有弄到手，但最後還是大家均而食之。

老漢聽說敵人明早要往這村附近搜索，漢奸報告此處山溝裏躲藏很多中國兵，這話也許可靠，我們便拜別善良的老人，中國兵的爸爸，到他所介紹的地方暫時隱避一下。

露宿山腰，蓋天鋪地，如躺在絨氈上，很舒服地睡了一夜。

渴得口乾舌焦，但不曉得甚麼地方有泉水，而人非活寶，沒辦法中會生出辦法來的，用手面輕托樹葉，吸吮上邊的露珠。

八九點鐘的時候，清水寺敵人向花古堆打了五六砲，不久，敵人步兵就開到了，扛着一面太陽旗，機槍掃射一陣才進村內，翻箱倒櫃，破布爛衣，扔了一地，最後把房子燒了，旋又分佔左右兩個山頭，高聲吶喊，引誘我們投降，而終未一點反應，遂用機槍鋼砲向山溝裏狂猛掃射，大家屏住呼吸，死也不動。知道那小鬼子兵是不敢下來的，不久即掃興而去，只白白消耗了大量的彈藥——日本國民的血管。

## 九 決定突圍

主力部隊轉向外線何則敵人，我們這般徒手困久了，即不餓死，也會病死的，冒險突圍，還是條活路。大家商討結果，決定沿着黃河邊走，遇上國軍就跟着轉到敵後方去打游擊，能渡河時就渡河。

突圍的前一天，和周秘書主任，馮參議等不期而遇，我們的隊伍漸漸擴充起來，此刻，已經有十五個人，但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夜行極不方便，除由周秘書主任柴科長任領導責任外，又訂了約法三章：

(一)不准抽煙，咳嗽，講話。(二)要腳步放輕，小心路徑，彼此關照，和衷共濟。(三)遇到敵人打槍，大家都蹲下，切忌亂跑，以免失掉聯絡。

五月二十三夜，通夜沒有月亮，蒼灰一片，但食體辨識路途，正是突圍的良宵。

當夜很順利的渡過清水河，南岸廟內的敵人也許發覺我們了，只是沒有打招呼，有時候，鬼子兵是竭力避免麻煩的，總想忽率入，少數敵軍官兵被發覺的願海一天一天消聲匿跡來了，正義的反戰思想在其心坎深處插根毒牙。

天一入黑，只要駐有敵人的村莊，都燃上了火（膠做的長繩），一直到天明；鬼子兵阻擊，時刻提防我軍偷營。遇有事變，他們便向著燒火的地方跑，那是他們互相聯絡的夜號，也是我們突圍的標誌，夜間行走，繞過燃火的村莊便平安無事。

## 十 炒黃豆的魔力

我們走到老鴉溝，敵人剛去了兩點鐘，見不到一個人影，村內村外，到處都是被踏毀的糧食，獵狗夾着尾巴，驚恐的溜走，弄東西吃，我們搶了些黃豆。找到一口破鍋，炒炒分給大家帶在身上，這是備有的乾糧。我們把自己所得的分成五小把，一個口袋裝上一小把，一天只准吃一口袋，奇怪的很，吃開頭就結不住尾，像吃花生米，瓜子一樣，不吃得舌焦唇乾或吃淨了總是停嘴；自己命令自己不准再吃，但走不幾步，不自覺的又掏出幾顆吃了，按按口袋，自己警告自己，「喂！只剩這麼一點點啦，決不能再吃一個了，倘敢挺突不圍，或找不來東西吃，豈不要餓死嗎？——但仍是不行，餓的魔力征服一切，裝着香焦黃豆的口袋，時刻引誘着嘴和胃，思索之路，總不肯轉向別處去，結果，五天的乾糧不出一天就報銷了；而餓鬼還是緊跟着不走。

也算不錯，第三次碰到個老頭子，請我們到他家吃了一頓飽飯。並將敵人臨走丟下的鹽盒鹹魚罐頭，一大桶日本富士烟，還有一包餅乾，都拿出來給我們吃，隨後又來了幾個××師的弟兄，他們看見這種情形，硬說老頭子是個漢奸，我們竭力從中解釋終於無效，就被他們用根

粗繩子勒死了，把屍體抬到山溝去，壓上了幾塊大石頭；對於這件慘案，我們非常的痛惜，因為老頭子是漢奸的證據並不確實。不過，丘八爺提起來就惱怒了，恨不剝其皮，食其肉，油點天燈。

## 十一 他倆並不是奇種

引導我軍突圍的幾個百姓，從道靈村回來，說這條路上二十里以內沒有敵人，於是，天剛明我們就自南橋出發，到解村，有兩條路，一條大道，一條小徑，一位老百姓引導我們走小路，還是英國以來初次白天行走，也是第一回請老百姓做嚮導。

烏雲吞去東方半邊天，正在向西邁進中，隆隆的雷聲和着轟轟的砲聲，要仔細聽才能分辨清楚。

在一個牛角彎的山路上，碰見兩個中國兵，彼此慰問之後，他們坐下掏出日本富士烟分給我們抽，他們非常的坦白，毫不隱諱的報告他們現在已做了俘虜。

「我們一羣人，曾和敵人打了五次，以後彈藥用盡了，才躲到山溝裏去，五天未吃東西，餓得連路不能走了，那天敵人下來搜山，便把我們都活捉去了。」

「我被派出來收容中國兵，其餘同志被押在敵營，倘我們不同去，他幾個就要被殺頭的。」

「你們給日本收容了多少中國兵？」文達兒的話裏帶刺。

「那裏！那位高個子被開得紅了臉。」

另一位慷慨激昂的解釋着疑團。

「敵人叫我們出來收容中國兵，非常高興，因為可以乘機把敵情報會給國軍，並且還引導徒手同志突圍！」

「遇着敵人怎麼辦呢？」石瑾同志好奇地問。

「敵人給我們開有公事，一哄就哄過去了！」說着就從衣袋內掏出日文公事，周秘書主任，（曾留學日本）接過來看的時候，對面山區

本隊伍，我們躲避不及，就被密射了一陣砲槍，那兩位同志急從背後轉彎處舉起一面很大的太陽旗，敵人馬上就不打槍了，他倆與當地笑滿，我們也覺得滑稽好玩。

一陣涼風過去，大雨如注。

「同志！請跟我們走吧！」文達兒笑着說。

「不能這樣做的，同志！倘我們不拐回去，那幾個同志就犧牲了，反正我們決不會給人利用，一遇機會就跑了出來了。」他們堅決地表白了自己的信心。

周主任把日文公事交還給他們，他們不好意思地接了過去：

「同志們保重！後會有期！」

相互致一敬禮，欣然而別。

雨越下越大，那兩位同志的衣服透透了，敵人會不會換一套乾的輪他們穿呢？說這樣的設想着，我很敬佩他們，他倆並不是奇種……

## 十二 行進在黃河邊上

突圍的第七夜要通過從垣曲到南溝的一條敵人封鎖綫，中間峪里村駐敵甚多，且兩邊都是高山峻嶺，繞也無從繞，只好冒險。

峪里是一個一字形的大村莊，座落山脚下。有條小溪從村南邊流過，這條小溪是歸入黃河的。

說句迷信話，有天神相助似的，當我們從峪里偷過來的時候，風刮得更大了，淹沒脚步踏翻石塊的響聲，敵人一點動靜也沒有發覺。

感謝這條小溪，把我們引到黃河邊上後，牠默默的流入了洪流。

黃河咆哮着，驚濤駭浪，在蒼蒼的月色下更顯得雄姿威人。而我們今夜看到黃河的急流，却感到特別的欣慰，親切，可愛；好像逃出虎口的羊又遇見了牧者，如迷途的幼兒碰到了慈母，喝着泥沙混雜的黃水，勝似清香甘涼的醇酒。

我們順着黃河的邊緣疾行，天明必須趕到垣曲城。

急流的怒吼，興奮着每個人的心，大家膽子壯大起來。也不覺得疲乏。

突然，背後一聲槍響，都怔住了。隨即火光閃閃，砲聲大作；據從河堤村跑出來的老百姓講，南岸我軍與河堤敵人隔河砲戰，每夜如此，打得鬼子安不下身，來一次被轟跑一次。

天快亮了，夜色由蒼黯而銀灰，我們在河灘上走，彎裏敵人和對岸我軍都能看到模糊的人影，敵人以為我們是渡河偷襲的中國兵，而國軍又是敵人準備渡河，於是，我們就做了雙方夾攻的目標，遂把間隔拉得很快，舉槍爬行，又着慌又好笑。

洪福真不小，大家安全無恙，只是每位同志的手都成了泥爪。

趕到過去垣曲城十里的老婆窰，天就大明了，前面微情不明，就到村西頭兩個密洞裏休息，沒有五分鐘，轟聲如雷，都像跑了氣的皮球，橫三豎四的躺下睡着了。

### 十三 「看你日本鬼子怎麼樣我！」

從天降下的好消息，大家着了魔似的欣喜若狂；縮得將崩的心肌，和三萬六千個毛空，馬上鬆弛下來了，週身如卸掉幾十斤重的鐵錘，輕快得要飛。

××師幾個譯員，找到我們密洞裏來，首先說明其任務，他們被師長派過河來，專顧觀察官兵渡河，我們知道不是敵人便探，也報告了自己的實在情形，他們准許渡河，經過一番嚴格檢查，辦了一個簡單手續，就跟着他們到了河邊，暫時休息一下，等候南岸的命令。

烈日當空，一點風也沒有，人被晒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安，跳下淺水的河灘洗個澡，如打了嗎啡針，脫不出來的舒服。仰臥在半濕半乾的沙灘上，不知何時就醉入夢鄉了。被別人喚醒，全身是汗，熱得更受不了，頭袋又暈又痛，無數金星在眼前閃灼，猛一站起，地在打轉

，似乎要昏倒了。等了好久，幾位同志領着五個水手從對岸山村上走下來了，帶着水棧送到這岸。

木筏是兩根大樹用繩子編成的，渡河時，人抓着大樑，一個水手在後邊推，一個水手撐着繫住樑頭的粗繩子往前拉，衣服全得脫光，不然，讓水浸過了分量太重，或被浪打上要發生危險的。

我緊緊抓着大樑，身子全浸在水裏，只露出一個頭，兩腳蹬起來，活像一個蛤蟆，實際並不怎樣難渡，大家嘻嘻哈哈的就過來了，文遠見第一跳到岸上：

「看你日本鬼子怎麼樣我！」

惹得大家哄然大笑，將及一月來的憂愁，一下笑散了，胸膛如騰道口，豁然開朗。

### 十四 中條山永遠是我們的

從渡過平河到瀘池還餘路滑上，有很多姑娘，少婦，老太婆，在田裏割麥的割麥，鋤草的鋤草，過去北方還沒有見到這樣的風光，詢問了好幾個，答覆時都顯出一種欣榮高貴的神色，說她們的丈夫，或父親，或兒女守河防去了，不讓鬼子渡黃河。

黃河的急流奔騰着，怒吼着，如龍躍，如虎嘯……

敵人每次南渡的夢都被驚碎了。

中條山永遠是我們的，而敵人今次的勞師動衆，將只能獲得一無所有，凱旋！不，鷄沒偷到，反蝕一把米。」

六月十五日於瀘池楊村。



## 新路

路丁

芳從外面很快地走回家來，儼有着什麼要緊的事情，甚至經過父親的面前也沒招呼一聲，就跑過去了。可憐爸爸望着孩子的身影，只有低低地嘆息。

他隨手關上了自己的房門，從黑色的大衣口袋裏，拿出來一捲東西，放在桌上大略地翻了一下，又急忙地把它鎖在一個小皮箱子裏面。

五分鐘後，兩張信寫好了，但是他看完一遍，總覺得不安，於是他將這兩張剛寫好的信紙揉成團子，扔到字紙籃裏去了。在房裏他來回地走動，突然有所警覺似的，將揉成的團子又攪成粉碎。

傑是一位極單純而熱情的青年，可是他被那盲目的渺茫的理想所述纏着。爲了追求那遙遠的幻景，他犧牲了家庭，也犧牲了國家，在黑暗的世界裏摸索着，掙扎着。

兩年前，他是從家裏偷跑出去的，記得很清楚，他一共給家裏寫過四封信，但其中有三封是要家裏給他寄錢的，每次不是以工作忙碌爲藉口，便是拿臥病來欺騙，愛他如命的父母，爲了他只有整天的哀愁就心。

想不到，一個深秋的晚上，他悄悄地回來了。當他望見他的母親，流着眼淚而說不出一句話的時候，他帶着頑皮的口吻：「媽媽，我再不會離開你了。」說話時的神色，仍說不掉他過去的洩氣。

可是半年來，他天天顯得很忙的樣子，誰也不曉得他是在幹些什麼事情，有時爸爸問到他，他總是含笑地回答：「爸爸，我是在做救社會救國家的的工作，我們是爲創造人類真正幸福的樂園而努力呀。」「啊！是抗日工作嗎？」「嗯，是的，爸爸！甚至比抗日工作還重要呢！」

現在，傑在房裏忙亂了一陣，剛寫完兩封信，又拿着一個練習本子出去了。

午飯後，芳從學校裏放學歸來。芳是傑的妹妹，在某校高二讀書，是一個極聰明愛國的女學生，在學校裏，她總是以領導地位，熱心地爲公衆服務，常被老師譽爲同學中的傑出人材。

一身深灰色的軍服，顯得她格外精神，剛跨進門，就向那坐在走廊上的爸爸問道：「爸，哥哥回來了嗎？」「唉！回來一下又出去了，不知

他一天到晚忙些什麼？」

芳的發亮的眼睛，帶着埋怨，十分掃興地進了她的房間。

她坐在桌邊，用手支撐着頭，靜靜地沉思，她很懷疑她哥哥的行動，有時也不了解他同她所說的話。她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孩子，很機警，腦筋非常靈敏地時常幼稚的問句來打聽她哥哥給她的回答。有一天晚上，她坐在哥哥的房裏，便復讒地對他說：「……你年紀還輕，對整個社會不能理解，對高深的理論更無從洞悉，是很聰明的，你應該開始去看點關於社會科學，辯證法，以及政治經濟學各方面的書籍，這些革命的理論可以使你的思想不單純，並且使你走上真正革命的坦途。」

這些似是而非的話，使得芳對她的哥哥格外較前隔膜與生疏了。他敏惑着他的哥哥正背叛他的理想，在另外一條路上走着，她沒有話說，只是靜默地低下了頭。

正是星期日，院子裏靜悄悄地，芳獨自一個人坐在房門邊的椅子上看雜誌，一隻小白貓俯臥地靠在她的腳邊蜷縮着。

「信！」郵差的一聲叫喊將她從黑暗鬥爭的一個角落裏震醒，因為她正在讀一篇驚悟的青年在忙捕地表露另一社會的罪行，她立刻舒鬆了一口氣，恍惚地把信接了過來。

「啊！是哥哥的信！」猛的一提醒，對着封面凝視了許久。

她的心跳得很利害，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使得她有偷拆這封信的念頭。她猶豫了很久，但終於被好奇心驅使，堅決地拿了信走進屋裏去。她以為這裏面會藏有她探悉的秘密。

「噫呀！這是真的嗎？」她再沒有勇氣看下去了。「……堅定信心，誓死爲我×奮鬥！對於某國之爭取羣衆事，應極力給予破壞！一切均須小心謹慎……」

她氣的手發顫，哥哥的一切她都明白了，證實了。

她沒精神打采地走向學校裏去，因爲今天下午五時還有工作檢討會在學校裏舉行。

直到七點多鐘她才回來，看看哥哥的屋子還沒有燈光，知道他還未回家哩。

熱情鼓舞着她，今晚，她非等她的哥哥回來不可。「我不願我的哥哥是一個民族的罪人。」

十點半，僕由外面回來，芳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五分鐘後。

芳以一態不自然的鎮靜態度，把這封信放在僕的手裏：「哥哥，今天我才明白，你不是我的

同志。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不爲國家努力實在太……」她想一口氣說完她心裏所要說的話，但是僕的一對令人害怕的眼睛，直逼着芳的話不能繼續下去。

「妹妹，不要多說，你知道些什麼？你的思想太簡單，還需要學習。現在你既然知道了我，不許你向別人亂講，總有一天你也會覺悟到，我們的路是光明的，前進的！」

「哈哈，妹妹雖然幼稚，但還知道國家民族的利益，可比你，一個自命思想前進的你，竟背叛黨國，暨國家興亡于腦後，你看你的信，你們在極力破壞我們的工作，啊！你是我的仇敵！你是民族的罪人！你……」

砰的一聲，桌子被拍得動了起來，一停止！對我不許說這些廢話！你要小心，爲什麼不得我的允許私拆我的信看？你是負了使命來拆我的信嗎？爲了我們的工作，老實告訴你，我是沒有感情的！」

「怎麼？也好，在你的眼中，我也許是你的敵人之一，隨便你吧！你……」

「喂！兄妹倆又在吵什麼？這樣還過不轉覺去了做哥哥的是要讓妹妹一點的。」

爸爸散着扣子進來了，他正睡在床上，聽見了拍桌子的聲音才走出來的，「芳兒，快些睡覺去！」推着她的肩膀向外走。芳爲了沒有得到勝利的原故，她終於流淚了。「啊！哥哥！你還不醒悟……」抖顫的呼聲，悽慘地流盡在夜的寂

寞裏，漸漸地消失了。

芳坐在黯淡的燈光下面，被激動的熱情！使她不能安靜的休息，外面的鐘已敲過十二點。

「再說我最後的一點力量，用我的筆來激發他那已被蒙蔽的良心吧！」

她太興奮了！可想了半天，她不能獲得應酬以怎樣令人感動的句子來寫出她所激發的心情，「唉！兄妹的感情將從此完了。」

鋼琴寫字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裏，控制了整個宇宙的首響。

「哥哥：請你誠實的相信，我是在流着眼淚給你寫信的，並且犧牲了睡眠。我只祈求幾句沉痛的血淚話，能够使你感動，使你真見到光明。

比起你來，我還是一個幼稚的孩子，可是在我單純的心靈裏，我只有個愛國的火燄。過去，我總以爲你身爲祖國在努力着，所以我常常慶幸我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哥哥，但是，請心得恨，從今天起，我完全失望了。你原來在背叛祖國的路上，做着歷史的罪人。哥哥，你是愛國家的，你願意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淪於敵人嗎？你願意做一個國家的叛徒嗎？天啊！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哥哥被人唾罵。

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但是你們呢？却認錯了當前的敵人，哥哥，我是你的敵人嗎？在幕下爲抗戰而奔波的宣傳隊是你們攻擊的對象

的對象嗎？哥哥，今天我明白，你不是我的

嗎？唉！你把愛國的伙伴當作心目中的仇敵，是多麼荒唐啊！

國家到了這般艱險的階段，你在爲誰工作呢？甘心做私人的奴隸嗎？我懇求你不要忘記了國家！千千萬萬在鐵蹄下殘喘的同胞們，都在等待着祖國的勝利！

現在，遠處的雄鷄已開始啼鳴，可是我仍在這將要隱滅的燈光下給你寫信，假若你把它只當做無聊的寒語，好，我們再見吧！我們將永遠分離！

你的妹妹謹上 夜三點四十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但是他們兄妹永遠爲一條洪溝所阻隔着。爲了工作，聰明的芳很想在他哥哥的週圍獲得一點可能的線索，結果却失敗了。當然，芳的年齡還輕，她沒有鬥爭的手段，只有滿腔熱情。

傑近日格外辛苦了，爲了天氣漸熱，他已比前清理，他每天竭力避免與芳見面，因爲他怕芳的那一對憤怒的目光。

他很疲乏地躺在床上，焦急癢好沒有來信的朋友們，尤其是他愛戀的琳，他生命上唯一的寄托者。

小弟弟帶進來一位高大的客人：「哥哥，他找你！」說完一溜煙地跑了。

當傑聽見客人說話的聲音，真像瘋狂了一樣跳了起來：「明，你怎麼會來的？我快活死了！」

明並沒有什麼高興的表情，只鎮靜地握了握手，憂鬱地坐在靠近床邊的椅子上。

「傑弟，我是來給你報告一件不幸的消息的，或者你不相信，但是那實在是千真萬確的事。告訴你，請你不要罵我，我這次的歸來是以生命冒險的，現在，我終於離開了恐怖與罪惡。請你相信一位與你共患難同生死的朋友的話吧！我向來是愛慕最誠實的人！」

沉默了半天，好像很痛苦似的，傑並不來打擾他的夢思，只是沒有動靜地等待他說下去：「文訓與路林，大概已經被我們自己處理了，生命的希望是非常渺茫，傑……」

「什麼？你說清楚些，他倆怎麼啦？」明的聲音變得很低沉：「上月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倆以任務爲藉口被傳走了，可是至今沒有音信，聽人說他們已經……」明硬咽地倒在椅上不能成聲。

「明哥，那是不會的，你誤會了，那是不會的！」傑倔強的顫抖的聲音，他絕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被蒙蔽着的人永遠看不見黑暗的一面，你也许不相信吧！他們僅僅爲了在開會的機會，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他們主張以拯救祖國爲工作的最高原則，但是他們忘記了我們應該還有比這更重大的工作，傑！你明白實理了嗎？請寬恕我的叛罪，假若你還是一個忠實的黨員的話。」

「傑，你爲什麼不說話，四位共生死的朋友

，只剩下你我二人了。唉！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怎能將這惡耗告知路林的母親，可憐她只有這一個女兒啊！還有文訓的妻，文訓的孩子，她們那裏能想到爲革命奮鬥的人會犧牲在革命的熔爐裏，傑！你爲什麼不說話呢？是懷疑我的話嗎？」

「是的，我不相信，但是我非常難過。」話說到這裏，兩人都各有說不出口的痛苦。

半響，傑忽然突出一句問話：「明哥？啊！小琳還好嗎？她好久沒有來信了。」聲音顯得非常顫慄。

「她？還好。不過……」聲調變得很低：「不過爲了革命可以犧牲一切，愛情在那裏並不是不可以出賣的。當露，琳也許會例外。可是，有時候事實是不能意料的！」

「唉！爲什麼你的話要這樣像針一樣地刺痛我呢？」

天黑了，他們在沒有燈光的小屋子裏默默地相對着，王媽燃了燈，照在傑的臉上，是蒼白的！

傑顯然有些憂鬱了，雖然他想擺脫一切，要重新振奮起，但是他的心已受了損傷。傑與矛盾，結果是粉碎了他往日的夢。

「哥哥，革命的青年是不會嘆氣的，怎麼你最近還要傷呢？我們三民主義信仰下的青年，是水永遠沒有矛盾，永遠不會消極的！」一句諷刺的話穿過正在沉思的傑，她的妹妹坐在不遠的牆邊站席。

「你不要同我說話！一不耐煩的氣憤，使他

衝出一句沒有禮貌的話。

「好的！」芳很難堪地含著苦笑。

「妹妹，我剛才對不起……」傑覺得有點後悔，慢慢地走到芳的跟前。

「誰是你的妹妹？你不是我的哥哥！」芳是真的生氣了。

兩個星期以後，是一個雨後初晴的下午，芳安閒地站在院裏唱歌。

九歲的弟弟，從郵差的手裏接過一封信，飛也似的跑進後院去了。

這一封日夜渴望的信，終於送到了，弟不能忍耐的急躁，裏面的信竟被他撕去了一角。

秀麗的熟悉的字體，寫了短短的兩頁：

「傑：除了工作太忙，你不會理我，我不給你寫信吧？雖然我接連地已收到你三封信，但是請你原諒。我沒有忘記你。

我恨我們的離別，因為離開給我們帶來了陰影。這不能擺脫的牽制，使我為革命獻身的心，失去了自由。你或許不能了解我的話吧？是的，我恨我不能飛到你的面前。請你容忍一下我對於你的疏遠，為了工作，為了使命，這是犧牲。

傑！我知道你會為我的話感到難過與失望的，但是你靜靜地等待吧！等待我們的光明到來的時候，我可以再回到你的身旁。可是……」

啊！再見，我一顆愛你的心在這遙遠的北方

祝福你

健康。

「好，都離開我吧！我不需要這做爲工具的爱情！啊！琳！我愛了你！」

黯淡的燈光，照在他灰白的臉上，感到特別的淒涼，這漫漫的長夜啊！他痛苦地爲天良的後悔而不能入睡。

夜的寂靜，使他非常清楚地回憶了一切，可是，慚愧的淚是洗不去他內心的陰沉的。

他痛苦得不能休息，文訓與路林的身影，總是那樣清晰地刻劃在他沒有主宰的思緒裏，再想到他的淋時，他唯有痛恨與恐懼！「天啊！這罪惡的陷阱，你們都踏着犧牲者的血跡又犧牲了！」

……

現在能够給他一點安慰與溫暖的，只有他的天真的妹妹，他不能自禁的呼喊：「妹妹，我向你悔悟吧！你的發亮的眼睛會照耀着我，向真理的路上前進！」

天剛露出一線微白，他就起來在籠子裏徘徊了一夜，一夜的疲勞，他顯得有點消瘦，一對沒有神采的眼睛，困倦的垂視着地下。

悄悄地，他立在芳的門前等候，他正渴望着他的妹妹快點出來，因爲他需要芳的判決！

「呀！哥哥，你怎麼啦，你的臉色真難看啊，爲什麼一早就站在這裏，你一夜沒有睡覺嗎？」

「芳剛出門，就看到傑呆立在她的門旁，她吃了一驚。」

「妹妹，允許我向你悔悟吧！只要在你的面前得到憐恕，我想……」緊緊地握芳的手，熱淚滴在她的手上。

天真的芳快活的恨不得想抱住她哥哥的頸子，以表示瘋狂，她那發亮的眸子閃着感動的熱情：「哥哥，你安睡些，只要你能够覺悟，千萬人都會饒恕你的，爲你別離了三年的祖國，你再投回她的懷抱吧！」

「妹妹，我願永遠是你的同志……」

「好，我爲你慶祝，哥哥，期待的一天終於今天來到了。」

朝陽由東方升起，正象徵着他們兄妹的光明的前途。(完)

### 「北戰場」二卷四五兩期合刊要目

- 一個勝利的新建議(社論)..... 關東平
- 論中條山戰役..... 段念慈
- 洛水雄雲與中條烽火..... 沙 茫
- 英國大海軍建設的遠視..... 王一民
- 極越經濟協定與鐵道兩進..... 歐 陽
- 地中海的爭霸戰..... 歐陽秋
- 卓陽在前進中(通訊)..... 朱根伯
- 恥與恨(小說)..... 裴 成
- 東方佛郎哥(小說)..... 裴 成
- 在前線(報告)..... 李雁方



# 懺悔

田濤

太陽剛爬起來，山頭被披了一塊杏黃色布巾，這顏色正象徵着雨降在破草屋裏那位神經失常的青年戰士的惡夢，他夢見被日本小鬼用機槍掃死的難民散兵攤倒在地下，屍體，血流成泊，連山巖也被染紅了。這噩夢做得最緊張時，他的神經便又錯亂起來，瞪出眼珠叫齊：

「嗚呀，……哈，你看，他們又開機關槍了，射死了多少人呀，嗚，……」

這一下，他醒過來，神經平復以後，草屋主人是個老頭兒，笑眯着兩個眼瞼走過來，斷裏交着水煙袋，那一叢蒼白的長鬚鬚鬚開來露出他那股紅乾的嘴脣和黑黃牙床，安慰着這位青年戰士：

「孩子，他們早已走過了，你再安靜的睡睡吧。」

青年戰士的眼珠明亮了，他發現他身體上的軍統軍服不知什麼時候變了，變成一身又瘦又小的百衲衣服，現在他睡的是老頭兒的床舖，床上點着又厚又軟的稻草，散出乾枯的草香，這時他才模糊地想起了昨夜黑更時竊進這間草屋。他是被戰馬日本馬追趕着，鑽進這草屋中一堆稻草裏，戰馬從草屋外面飛過去後，他一點也記不

起是怎麼上了老頭兒這張鬆軟的稻草床來了，彷彿是在他神經錯亂中模糊的知道有老頭兒這副和藹的面龐出現過。

「老伯，老伯，……我的軍裝呢？」

「孩子，一老頭兒那乾癟的臉微笑着：「你的軍裝我早替你縫了，我怕他們進來搜出軍裝的人。」

「我身上的衣服是誰的？」

「是我兒子的，孩子，我兒子他像你這樣的年輕，他長得比你，你昨夜裏一跳進來，我就疑心你是我兒子，從火線上回來了，誰知後來才曉得你不是我兒子。」老頭兒沉默了片刻：「後來他們進來搜查，問你是誰，我就說是我兒子。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劉世。」

「牛屎，呵，真巧，我那兒子叫狗屎，你叫牛屎，不管狗屎牛屎，你真有點像我兒子，我很想認你給我兒子。」

劉世點點頭，默然聽允了老頭兒的請求。

太陽越爬越高了，光線從草屋的破縫隙裏滿進來，草屋裏除了一個用泥作的小爐灶，另外便是一些亂扎扎的破板凳，破傢俱。草屋外是一叢

亂山，一條寂寞的汽車公路由小草屋前面繞了一個小灣，一翻身便從兩個山丘間開過去了。如今這公路十分冷僻，見不到一個行人和車輛，山巖也怪寂寞的。

他，現在醒起來了，同他一起的那一羣穿草綠軍裝的戰士們被日本鬼子送到一座山下，裏面也有難民和孩子，那座山就叫蓮花山，這是敵人槍斃人的一座罪惡山，山下有泥潭，池沼，臭水溝，是一片荒涼的草地，穿草綠軍裝的兵士和難民們都被驅逐在這片草地上，背後的機槍像狂風般掃過來，人們像鴉片中的蝴蝶亂飛亂避，尖聲的哭聲，叫着，火山爆發一樣使慘，有些人冒著槍雨飛跑，飛跑幾步便無力的倒下去了，只有劉世和另外一個年輕小夥從雨霧中脫了險，其餘那千幾百條的生命統統被機槍吞頭掃斃了，都懸倒在草地上。月把草地和岩塊都染紅了。

劉世脫險，翻過兩輪小山，背後傳過一陣馬蹄聲，敵人的騎兵追趕上來，他的神經有點錯亂，飛馳的速度超過了馬匹，他已覺得兩旁的小山和地面打着旋子在後消失，……就這麼瘋了老頭兒的草屋子，老頭兒那微笑的面孔，便是在這最危險的一剎那看見的，……

被敵人捕殺槍掃射死的那千幾百條生命，被敵人用火焚燒了，現在這間草屋四週都有敵人，幾天前小草屋外面的黃土路上還是有許多人，和車輛來往，由這條公路可以直通進一個極熱鬧的都市裏去，現在却是這麼冷寂淒涼了，只有一陣陣的風沙將黃塵打旋，從黃塵裏時常隱露出一長行日本騎兵，佩帶着冷光閃爍的電刀，馬刺靴閃亮着，嗚嗚叭叭的走過來，佔滿了整條公路。老頭兒那乾瘦的嘴含着水烟袋，坐在草屋前面的石塊上，看見他們成羣的影子大搖大擺的過去了，便跳進草屋裏給他乾兒子說：

「牛屎，他們又騎着馬過去啦，你聽着不要怕，……」

說了這幾句話，他又走出去坐在門限兒上，把左腿翹起高高的搭在右膝上，嘴裏裏不斷的往外飛吐出一團一團的白煙，望着遠遠漸漸走遠去的馬隊們，便看圖畫一樣新奇的神韻兩眼灰色的眼睛。

但是那位神經受過刺激的劉世，青年戰士，聽見了亂哄哄的馬蹄聲，有幾分忍耐不住了，睡在草屋上發了一陣抖，像雷閃一樣想從從頭雨巾說險的事，叫着：

「乾爸爸呀，我怕，……」

他的身子震盪了冷水一般抖顫。

「牛屎，你別怕，他們已經過去了。」  
馬蹄聲漸漸隱約了，劉世的心也由緊而鬆弛下來，從此以後，他對於乾爸爸更親熱起來，他

每句話都離不開「乾爸爸」，老乾爸爸很高興，每句話也離不開「牛屎」。

前人的馬隊時常從老頭兒這草屋前面經過，沒有儘量搜查過，以後馬蹄再響時，牛屎也不害怕了。他偷偷由窗孔裏向外面望，看見他們那成羣的馬匹們走過去，跑過來，有時一天兩三趟，有好幾天一趟，但是他看見那馬匹和馬背上的鞍子，他的心裏總纏卜卜的跳，有幾分恐懼。於是他對他的乾爸爸說：

「乾爸爸呀，我要離開這條路遠遠的，我再也

不願見這些馬匹，再也不願聽這馬蹄聲了。」

「哎呀，牛屎，可走不得呀，路上整查得怪嚴的呀。」

劉世聽了乾爸爸這話，很失望，便死人一般又躺在那稻草床上了。

馬蹄聲又在草屋外面響了，雖然他不再看，但這馬蹄聲嗚嗚叭叭嗚嗚叭叭嗚嗚叭叭嗚嗚叭叭的刺激着他的脆弱的神經了。

老頭兒忽然驚慌的跳起來，嘶聲的說：

「哎呀，你快看，這次押過來許多人，都是押的咱中國人，中國兵，……」

這使他更睡不着了，他又爬起來偷偷從窗戶縫子向外望，只見見那一團團的塵土裏滾滾着許多人，許多馬匹，許多閃光的馬刀和槍刺，許多中國兵被繩子拴着，過去了，這一定是到那塵塵山下下藥機槍掃射了。

他被嚇了一個滾兒，等到那些人馬走過去，

他的臉早已變蒼白了，神經病便又發作起來，他對老頭兒大聲說：

「我走啦，我一定離開這公路，我要回我的游擊隊裏去。」

「你不能去，牛屎，聽說他們檢查騾子，當過兵的都被他們檢查出來，他們看看你的騾子，當過騾子帶沒有，看看你的騾子白不白，白的拿去就槍斃，牛屎，你看看你的騾子！」

牛屎把破襖攪攪起來，他的騾子比皮膚白了許多，那全都是裏裏帶紫的。

「這可怎麼辦哪，乾爸爸？」

「到太陽底下晒吧，牛屎，把衣服脫了，騾子和皮膚晒成一樣顏色就可通過敵人的卡子，他們就可放過你去了。」

從此以後，當太陽帶嗚嗚的晒着大地時，在一塊沙灘上便看見一個人，精光赤身躺在沙上晒太陽，太陽在空中笑着，臉笑得緋紅，蒸騰着附近的火山丘，把沙灘晒得像一盆炭火。

劉世的騾子被晒黑了，他的神經也漸漸恢復了常態，給騾子刺激最深的那片被燙槍掃射的騾子的影子，現在不再攪擾他了。

這一天，小草屋外面忽然響起一陣暴雨一樣

調密的槍聲，劉世想：

「一定是敵人在蓮花山下槍斃人囉。」

現在他並不害怕，却想出去看看究竟，正在

這個時候，乾爸爸那老頭子抱着水烟袋蹣跚的

來，臉色却變成石灰一樣蒼白了：

「可了不得呀，敵人的馬隊亂了，邁放着槍打旋子，……」

乾爸的話還沒說完，空中那嗚嗚吼吼的槍聲穿中了草屋頂和牆壁，目標彷彿就是這間小草屋

「他們一定知道你在這裏了，快藏起來，快……」

老頭子喘着氣，把牛屎藏進草堆裏，只聽見屋子外面的馬蹄聲像暴風雨一樣跑過來，馬蹄遍地滿野都響着，跌倒着，震得小草屋裏的塵土飛揚着，土壁在顫抖。

暴風雨一樣的聲音漸漸停止了，後面便是一片亂嘈的腳步聲，嗚嗚嗚……

草屋的破板門被敲得震動着，連那草堆也彷彿被震得都跳蕩。

「開門，開門，……」

老頭子蒼白着臉，鬍鬚顫抖着，戰戰兢兢的把破板門的門閂拉開了，破板門被推開，嘩一聲就跳進一個體格粗野毫無禮貌的人來，他的衣服又髒又臭，手裏端着一枝步槍，滿屋子尋找。

老頭子站在牆角的草堆旁邊顫抖着：

「沒有人，沒有人呀，……」

只見那體格無禮貌的人用刺刀向草堆裏刺去

「老伯伯，我搜查搜查有沒有日本鬼子藏進來。」

老頭兒有些驚奇，望着他那又黑又粗的瘦臉

，發現他並不是日本人：

「這裏沒有日本鬼子，請坐下吸口水煙吧！」

「不，」這衣帽靴褲的粗人把刺刀從草堆裏拔出來，擡着頭：「喝口水倒些好的。」

老頭兒給他端過一碗涼水來，他一口氣就喝乾了，看他的神氣並不像壞人，老頭兒大膽的問他：

「你們是幹什麼的呀？」

「老伯伯，我們是殺日本的呀，我們是這深山裏的游擊隊，老伯伯，你這屋子裏真的沒有藏着日本人嗎？」他彷彿還有些不相信的向四週望着，眼睛發出賊亮的光，看了那些亂雜的傢俱，又望望角裏那草堆。

老頭兒最害怕的是他沒有弄明白這人是幹什麼的以前，他是下意识地叫別人知道草堆裏還藏着

一個人，他不放心的望着他的槍說：

「你們不是中國游擊隊嗎？」

「自然啦，自然是中國游擊隊，要不是怎麼殺日本人呢！他一面說，一面摘下那頂汗髒的蛙舌帽，用手搔搔下頭皮，又戴上帽子。

老頭兒聽了他是「中國」游擊隊，心裏才有幾分輕鬆，他想起了草堆裏他的乾兒子也是一中國游擊隊，便問那個中國游擊隊說：

「你們裏面有一個叫牛屎的；你知道嗎？」

「什麼，叫牛屎的？」那位中國游擊隊搖搖頭，遲疑的說：「沒有，沒有叫牛屎的。」

「牛屎是我的乾兒子，他也是中國游擊隊裏的呀？」

「他在那裏？」中國游擊隊員懷疑的問，望

着老頭兒的臉。

老頭兒心裏還不敢相信面前這位拿槍的人，他很害怕他是個日本探子，假裝中國游擊隊來把他那乾兒子騙出來殺了，又不放心的望着他的刺刀，忽然發現他刺刀上有血漬，他心裏害怕了，這分明是殺人的劍子手呀！

「看你刺刀上的血，是殺的日本人嗎？」中國游擊隊驚奇的望着自己的刺刀，刺刀上的確有血，他心裏奇怪起來，在他們這追趕敵人的時候，和敵人的距離很遠，只有用子彈射擊，刺刀根本沒有殺過一個人，血從那裏來的呢？」

「血從那裏來的呀？……」他自己問着自己，望着他的刺刀。

「哈哈，你不是中國游擊隊呀，別欺騙我啦。」老頭兒彷彿一下看出了他的破綻，一縷嘲笑着的。

「老伯伯，你不相信我，看我的符號，看我的臂章，外面還有許多人都都是我們的弟兄。」老頭兒沉默，他也從門縫裏向外望，外面有許多戴蛙舌帽的小影子坐在那山坡上休息。現在他相信這是中國游擊隊了，他回過頭來向着草地喊道：

「牛屎，牛屎，中國游擊隊過來了……」草堆裏並沒有人爬出來，靜靜的沒有一聲回答。

老頭兒走過去翻開草堆，拉出劉世約的胳膊：

「牛屎，中國游擊隊過來了。」劉世約沒有回答，他的身子已經發軟了，把他拉出來時，他的衣服被血濕透了，胸前一道殷紅的血口，血還不斷的往外冒着……老頭兒忽然想到劉世約懷裏放聲痛哭。

游擊隊員木板的站在一旁，這時他才明白了他刺刀上的血，他深深的皺眉了。



# 賞賜 (街頭劇)

楚雲

## 人物

王不愚——綽號瘋子，又號十全，背脫，脚跛，口吃，面麻，耳目不聰明

李有良——小商人

當地駐軍長官

軍官

小孩

衛兵甲，乙

挑夫數人

(挑夫數人各攜草鞋一担在街上走着，王不愚扶着拐杖一顛一拐地跟在後面，瘋子地催促挑夫。)

不愚 快快……快走！該該……該死！趕趕趕不上！軍官……軍官開了！快快……快走！要……我的命！……

小孩 (呼喊) 瘋子呵！大家來看瘋子呵！……

(到了駐軍衙門前。)

有良 到了！

(挑夫們放下担子。)

不愚 不……不要歇氣！快快……快走！(舉着拐杖要打挑夫)不……不走嗎

有良 (大聲) 到了！

不愚 呼？到了！

有良 到了！

不愚 (睜着近視的眼睛向衙門裏看了一陣，舉起拐杖指挑夫)快快……挑挑挑……

有良 不能一直挑進去。你得先請衛兵引見×長才行。

不愚 呼？

有良 (指着衛兵甲)先請這位老頭引見×長。

不愚 (望衛兵甲)呼？他是×長？(端整衣冠向衛兵甲長挑着。)

衛兵甲 幹麼？

不愚 呼？

有良 (大聲) 你來幹什麼？

不愚 呼？問問……問我來幹麼……幹什麼？××……×長，我我……

衛兵甲 我不是×長。

不愚 呼？

有良 他不是×長。

不愚 呼？他不是×長？(拉着衛兵甲的手)快快……快帶我去見×長！

衛兵甲 (掙脫)別拉拉扯扯！

不愚 你……你不帶我去見×長！

衛兵甲 你拿名片來。

不愚 呼？

衛兵甲 (大聲)名片。

不愚 呼？

衛兵甲 (厲聲)片子！

不愚 呼？我……我是瘋子？騙騙……騙了你媽媽……媽的×！王王……主八蛋！(拿手杖打衛兵甲。)

有良 (攔阻)不要胡鬧……

衛兵甲 該死！該死！……

衛兵乙 瘋子！瘋子！……

(四人攪作一團。)

軍官 鬧什麼！

衛兵甲 這個人無緣無故來打我，報告××！

衛乙 瘋子！報告××！是個瘋子。

不愚 說說……說我是是……是騙子！騙騙……騙了你媽媽……媽媽的×！王王……

……王八蛋！

軍官 你是什麼人？

不愚 （沒有注意到軍官）王王……王八蛋！

我騙騙……騙了你媽媽……的×！

軍官 當真是個瘋子。

（有良向不愚示意，叫他求軍官引見×長，他察看了軍官一陣，便端整衣帽，向軍官長拱着。）

軍官 你有什麼事？

不愚 呼！

軍官 （大聲）你來作什麼的？

不愚 呼！×長，我我……

軍官 我不是×長。

不愚 呼！

有良 這位官長不是×長。

不愚 呼！不……不是×長？帶帶……帶

我去見見……見×長！（拉着軍官的才）

軍官 別胡鬧！（把他推開。）

不愚 你你……你爲什……什麼打我？王

王……王八蛋！（拿手杖打軍官。）

軍官 給我細起！

（二兵動手把他細了，他叫罵着。）

（長官出。）

長官 什麼事？

軍官 一個瘋子跑到衛門口打人。

有良 報告×長！他並不是個瘋子。

長官 快把他放下！

（二兵解放了他。）

有良 快把你的來意報告×長！

不愚 呼！

有良 這位就是×長。

不愚 呼！（向×長看了一陣）你你……就是

××……×長嗎？

長官 我就是×長。

不愚 呼！

長官 （大聲）我是×長。

不愚 你你……你是×長？好好……的很！

（端整衣帽）×長！（長拱着。）

長官 你有什麼事？

不愚 呼！

有良 ×長問你有什麼事。

不愚 呼！××……×長問我什……什麼

事？×長，我……看見你……你

的弟兄們，赤赤……赤着腳兒，（翻翻拐

拐地走着步仗）一！二！一！二！一！二！

一！三！四！一！二！三！四！一！二！

一！二！三！一！四！……

長官 有好好好說！

不愚 呼！

有良 叫你好好說！

不愚 ×長，我我……我看你的弟……弟兄

們，赤赤……赤着腳兒，操操操……

跑跑跑……

長官 唉！簡單的說！

不愚 呼！

有良 叫你不要說多話！只說你爲什麼事來見×

長的。

不愚 哦！我我……我說。×長，你你……

你的軍服是……是打日日……日本

鬼子的嗎？

長官 （大聲）是打日本鬼子的。

不愚 就就……就要請去打打打……

長官 就要開去打鬼子。

不愚 弟弟……弟兄們還還……還是赤赤……

……赤着腳兒嗎？

長官 還是赤着腳兒。

不愚 赤赤……赤着腳兒跑跑……打打打

……

長官 不錯；我們的弟兄是赤着腳兒跑路，赤着

腳兒打仗。

不愚 爲……爲什麼不……不穿草鞋呢？

長官 沒有錢買草鞋。

不愚 我我……我知道他們沒沒……沒有錢

買買……買草鞋。

長官 你知道他沒有錢買草鞋，要怎麼樣呢？

不愚 我我……我把自己吃……吃的積食

賣了，買買……買了草鞋來送送……



……，潮潮……到舌頭，被破……被肚子  
不愚 對！得賞賜他。  
不愚 你你……你們說什麼？

有良 X長說要賞賜你。  
不愚 王王……王八蛋！

軍官 我們真的要賞賜你。  
不愚 不賞……

長官 我們……賞賜你！看你要名票，還是獎  
不愚 一……一定要賞賜我？那那好，我我

有良 (阿他耳語) 要  
不愚 王王……王八蛋！X長，我我……

有良 我名也不要，錢錢……錢也不要，要要  
不愚 (拍着自己的屁股) 四百板子

長官 王先生，謝謝你！  
不愚 不……不……我我不能……

不愚 不……不……去救鬼子，送送……  
有良 (向不愚示意，要他討賞。)

不愚 王王……王八蛋！(向長官作了一個排  
長官 這……不行！

不愚 (亂擦着屁股) 癢癢癢……X長，  
不愚 你你……你不信嗎？我我……我給你

長官 (連忙阻止) 別這樣！  
不愚 (亂擦着屁股) 癢癢……癢得要命！快

長官 快……快賞賜我四兩……四百板子  
不愚 快……快賞賜我四兩……四百板子

軍官 他請求賞板子，就賞他四兩板子。  
長官 這……

不愚 癢癢癢……  
長官 王王……  
不愚 癢癢癢……  
長官 (向衛兵甲) 拿板子來！  
不愚 (伏下地去) 快快快……  
長官 王先生……  
不愚 快快快……  
長官 王王……  
不愚 快快快……  
長官 (敲打他四百兩)  
不愚 (翻身爬起) 慢慢慢……  
長官 什麼？不要打嗎？  
不愚 賞賞……賞我二百，賞賞……(指指  
有良) 他也二百。  
長官 爲什麼？  
不愚 他他……他自已要的。  
有良 你別胡說！  
不愚 我我……我剛才到你店……店裏去  
買買……買草鞋，是走嗎？  
有良 是的。  
不愚 是……是……草鞋……草鞋什什  
麼價錢？「你你……一四四……四毛一





# 法朗哥的恐怖窟

柳無垢譯

作者薛沙法蘭孔是西班牙共和國名記者之一。他現在是政治逃犯，避居於拉丁美洲。但仍和本國的發展情形維持密切的聯繫。

有一個人剛從西班牙到這兒來，他現在已說出法朗哥的家鄉，獲得自由；他又一度感到自信。但當他在我家門口附近，在午後溫柔的空氣中，在陽光裏生澀時，爲什麼他的淚視彷彿着？什麼他似乎突然爲某種不可名狀的恐怖所襲擊？因爲他在派也里獄中住了八個月。

他此外什麼也不會講，什麼也不記得。馬德羅中八個月的生活佔據了他的全部思想，並且會永生地佔據他的全部思想，由於許多偶合的事實，他是一個特別幸運的囚犯。他沒有被縛住了坐地器帶起來，他的腳腕沒有被焚，他的牙肉沒有被割開，他的指甲也沒有被剪去。但他曾目睹過這一切。他曾在苦惱和英勇中生活過，在該處刑者底絕望的哭聲中，在人民之不可名狀的憤慨中，在婦人的哭泣聲中生活過來，這一切他感到他這殘廢的殉難者的幻象，不會離開他。

「今天要把他們帶出去了。」他喃喃着。

黃河月刊

二卷五六期

爲什麼他現在要說這句話呢？因爲他知道，當這可怕的有系統的屠殺繼續下去時，還有許多個要把他一帶出去。日子呢。每天，在同一個時候，當下午海澀時，這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個人，被命令擠在獄中的廣場上站成一排。那被選中的人，今晚將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夜了。有多少個人？八十，一百，一百五十，軍官來同地走着，他的助手跟隨着他，他的手中握着名單，他堅持着囚犯們必定要站成一個合格的式樣，每一排中間的距離必須合乎成規，每個人都須沉默。

他慢慢地來回走着，裏面這些被判決了的人犯。這些人如今已熟悉於這刑獄，屏息地期待着，試着閱看名單上的姓名。幾秒鐘過去了。軍官站在這羣人的中央，迴迴地觀看，看是不是一切都佈置得如規定的一般。於是他翻開名單。他說：「那一個王八蛋在說話！靜默！你們這批匪盜！」

## 名單

一種沉重而悲痛的沉默，籠罩住這羣人中木立的人羣。軍官依舊在等待。隔了一會兒，他向自己宣讀那名單。每讀一

個字便停一下。被刺決何囚人期待着，期待着……最後他用嚴厲的聲說：「那氏……」

那叫那氏的人職封。軍官停住了，燃上一枝雪茄。他吸了兩口，辨辨滋味，向所有這些憂鬱的郁氏們微笑地看着。那氏……在羅沙斯，羅特立求斯呢？在一千個西班牙人的姓氏中有幾個不以「羅」開始的呢。他們中間的任何人，以羅特立求斯的名字，在全晚便有被選中的可能。軍官把這種不安的心情延長着，這是一種慣習的，故意計劃好的殘酷，使這些犧牲者開始他們最終的審判。法朗哥引用一切可想像的酷刑：連宣佈誰將被判決，也是一種殘酷的犯人，以挫折他們的精神的方法。

又過了幾分鐘，軍官才停住咳嗽，宣佈羅特立求斯。羅特立求斯……但羅特立求斯什麼呢？在幾百個人中，至少不是一個羅特立求斯；也許會有許多人都叫這名字。他也知道，因此他等待着，等所有這個人人都到了這嚴密苦惱可怖的雷。這是西班牙法朗哥的方法。這是從編寫專家那裏學來的的方法，這是一種粉飾那會忍受打

七一五

日光在消逝了，人的名字已不能看得清楚，又是五分鐘十分鐘的靜寂。平靜自己，試看不使自己戰抖，這十五個，二十個或五十個都氏羅特立求斯僅僅地站著等待洋燭拿來，讓這軍官慢慢地點說：「都氏羅特立求斯羅配茲。」

於是都氏羅特立求斯羅配茲站著另一排人的前頭，他知道，等候天色破曉時分，他將死了，其餘那些不姓羅配茲的都氏羅特立求斯放鬆了心，但現在輪到同斯，法蘭西斯哥，安東尼起。這同一幕情景緩慢地重複著，直至名單完結。

### 刑車

刑車在清晨四時充量便來了，這一隊問是派皇安那中隊使人神氣發洩時。五千個人伏臥在他們的褥子上，每個人沉浸在自已的思潮中，那音樂時的歌曲，直至那一刻來到：當他在喉頭的歌聲伴那些離開教堂，被驅向墳墓的勇敢的人們口中高唱出來。

被判決的人失去了一切時期的觀念，他們一入教堂更覺得堅強，對於獄中的囚徒更覺得木然，現在，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們的說話，沒有人能引學聲或只是一個手勢來使他們屈服，或是因為他們講了「敬禮」一字而把一塊熱鐵燙他們的脊骨。在教堂中除了一條長凳之外什麼都沒有。但這條長凳予他們以精神上最顯著的舒適。他們直立在長凳上，為深刻的感動所激動，又一度互相傳說他們為什麼而死，他們又互相訴說為什麼

共和國要談，為什麼勝利不久便將來臨。有一個人說：「別聽那些話，同志們，這是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團結勝死在一體；我們要死在一個壕溝中；而在這監牢之外，在全西班牙我們都將聯合起來，緊緊地團結起來，繼續戰鬥爭，我們將坦然地死去，堅信勝利！」

### 回響

但他們不能平靜，他們依舊掛心著戰爭的一切問題，那些激動集會的熱烈的問題，那些佔據了在那壕溝中底之夜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他們在整個鬥爭過程中的糧食。他們將會死去，是呀！也許這是重要而且苦痛的。但在七個月或十五個月的囚禁中，獄吏的拳擊也曾如此的難以忍受，而現在他們却又能再一次地談話，一同討論，一同唱他們的歌。

獄吏希望牢籠的牆壁厚些，他們一能阻止住每一個個體，阻止聲音的波浪，在那監牢集合的回音不會傳到教堂之外。但他們不能阻止波浪從高牆中傳出，通過走廊，傳入獄中。獄吏所能做到的，不過是一個門一個門地來回巡視，心中充滿了憤恨，手中拿熱鐵，預備燙任何一個動一下的囚犯，囚犯們一有些微的動作，便會被當場在地窖中打死。但每一個人假裝著在睡覺，都在屏息地傾聽。

在教堂中，擠滿的人繼續著。一同志們，聯合起來反抗西班牙的壓迫者，反抗那些離開人民

的人，反抗那些把我們出賣給敵人的懦夫！」

回想到一九三九年時代的懦弱和出賣，則今日的更要嚴重多少呵！西班牙的熱血如急流般傾瀉。甚至在西班牙國外，也還有人專心滿足自己個人的野心和憤恨而玩弄著老把戲。但該是覺醒中的人決不會這樣做。在獄裏，西班牙交難的英雄底熱血是流成一片的。

有一個被判決的人為要欺蒙劍子，切斷了他的大腿，他的熱血流在水門汀地上，其餘的人圍繞著他，試著不讓獄吏知道他的痛楚，而他的熱血浸透了他們，使他們變得更加緊些。時間到了，垂死的人放著呼吸聲，成為殺殺者的犧牲品。當他還在抵抗上時，他們可以任意處刑他。因為他絕不認罪，也不能認罪。這是他們第一的榮譽。因為通常他們還有工作做呢，他們得帶著恐懼和戰慄，因為他們必須迅速地離開，心中充滿了恐懼，面對那些正因為對他們而維持驚人的堅決精神的這一批人。

刑車和機器腳踏車巨大的喇叭聲，金屬捲被這些歌：「萬歲一，一打倒法朗哥！和一西班牙——」當被判決的人走出去受刑時，一西班牙——這回響的叫喚聲衝破了獄中可怕的沉寂。刑車忿怒的輪聲，並不能掩蓋響徹托里羅斯的高呼聲，只有一個聲音響出高呼聲之上，一個穿破過星光的聲音：「再見，我的愛愛的……我依舊要守住你的孩子們反抗他們！你的瑪利亞。」

這些因永別的哀泣而心碎的女人們守在那

陰下，夜以繼日地守候着。——在戰前，有些女人時常對她的丈夫說：「不願鬧什麼政治！——對你有什麼好處呢？」有些女人更冷淡。「這是做的好事。——他們會那末說同他的鄰居閑談着。在戰時，他們一如平日般工作。她們學會了解軍門的意義，有些懂得了。——而至於成爲團體的領袖及其他的事情每日爲生活而勞作着；搜尋一把豆子幾片麵包皮，幾根柴，不拒絕，不苦着，帶着不自私和寬默忍受這三十二個月的戰爭！——這也是保衛馬德里波茨維爾戰場中之一。

這些女人又集中在派里安獄的門口，她們一小時一小時地期待着，——重又希望地期待能獲得許可，去探訪他們的男人，送一條他們永遠收不到的乾毛毯。這些是懂得比較少的女人們；他們除沉默，小孩子外不作別事，毫不明白他們自己永生的光榮。那些知道得更多一點，敢於說話，日以繼日地工作，甚至於那些只是懂得的人，則自己已陷於被關入別的獄中，爲俄國和被打所壓迫，在太陽時一曬上。

這些輾轉情形，在托里假斯的一顆樹蔭下哭泣，如此耐性，沉默地期待苦刑何時呢？他們怎樣才能知道他們的命運，她怎樣才能看見他！——就是這樣地，甚或只感覺到他的腳步聲，聽到他最後的號叫聲，法西那的吏們什麼都不告訴她們。

「你等待誰呢？」  
「等派林馬丁內潘華茲。」

「那個王八蛋！他早已斷了氣，滾出去！」  
這能是真的嗎？這懷疑如利刃刺入她的心胸。他們爲什麼要殺掉派林馬丁內潘華茲呢？他們在什麼時候，在那一點判決了他呢？他們在那一夜斷決了他！——而地時守候着直到黎明其射第一線光芒。但就在那時還繼續地無聲的守候呢？

就如專爲了要知道她們的命運，或者和他們的男人再見一面，這些女人們立刻想到把自己組織起來。她，並不多多什麼，但她們輪流着永遠地守候，不覺白晝深夜，總有幾個人站在那邊，輪流着拾起某個囚犯發給的對面過路的一個小紙團：「一籃子塔羅華茲，福德村。」守候者奔馳過街市，跑了幾里路，來到遙遠的福德村。她跑來時氣都透不過來。只低聲地說：「他正在受審判。」

她奔跑到了阿羅羅去，守衛兵不准女人靠近。但多少她總覺得他們男人的面。她們聚集到來檢查哨兵，這哨兵等她們的男人爲法西斯兵刺刀所刺着，他們可以對視一下，——這一對視就如說說了每一句話，結束了每一件事；這一對視就如說說了每一句話，結束了每一件事。這下因她們唯一的安慰。

二十年！……  
這些守候的女人們增加得非常的快。爲愛極所重壓，更多的女人加入這些守候者，在其中有許多人已沒有什麼可希望的，她們也知道她們

的父親，丈夫和兒子的被摧殘的屍體，正躺在東邊墳場的某一條溝渠中，她們繼續地守候着，日以繼夜。在八月焦灼的烈日下，在十二月冰冷的寒風中，等待着知道一些囚犯們的命運。

### 馬德里的飢餓

「馬德里的饑餓是可怕的，——那個讓這情形給我聽的人說。——既沒有煮過也沒有麵包，每月的伙食費夠一氣一日之用。人們得秘密的搜機家說法。譬如說，一家只許買一立脫機油，但持機油可以以二十個塞塔（註）一立脫之價出售任何立脫。當局故着把國家的食糧限制得極嚴，不僅因爲食物太少，而且這極也幫助於糧商業！——他們也是有份的。否則出任何價格買不到。塞塔的價格高至二配塞塔一塞塔，除非是政府的高級官員。誰又難有錢來辦一立脫正像樣的呢？——塞塔着張里塞塔的女人們沒有工可做，也流着塵土背輪他們工廠。她們說着方這厭一個厭塞塔，很多有人可以爲她們賺錢。但他們在工人區，老遠鄉村，甚或於托里假斯，步行着——這家探獲一立脫的食物囚犯們。許多人拿把晚飯煮着下來，好給他們一些麵包皮。這是自己饑餓的女人們又轉每一層片送給男人的。

男人們成羣地死去。有的餓死在墳場的踏邊，有的打死在獄中的寒害中，他們的身體被打得爛碎。他們也因飢餓而死。這正極地說說了酷刑與毀滅；他們因爲缺少工作與麵包，死於城郊。

的土屋中。於是女人和小孩也跟著死亡——這  
 是共和國父親的優秀的孤兒，法西斯黨人看守住  
 他們，不讓任何人幫助他們或給他們工糧，或給  
 予任何協助。但人民死亡之可怖的悲劇，並不使  
 恐怖結束。此外還有更殘酷的筆，宰判庭，冷酷  
 而有計劃，大赦暗殺。宰判庭閉門舉行，只有幾  
 個法西斯黨人出席。囚犯們坐著擠在一起，被警  
 廳毆打並站成行列。宰判官迅速地開始工作：

「按照我面前文件，這一羣懦夫在民主時  
 期犯了最可憎的罪惡。我要求執行如下刑罰，  
 第一掃帚罪，後八鞭徒留二十年，次後四鞭十  
 五年，其餘十二年零一天！……西班牙黨……  
 ！法朗哥！法朗哥！法朗哥！」

「站起來，你們這另一批二十個匪徒！」主  
 席命令着。「報名。」

當把他們的名字記錄下來，上法庭時，如  
 果人不多的話，他問：「他們的職業，有時其中  
 之一試看作一個解職，但立刻便被打斷。「閉口  
 ，王八蛋！」主席尖叫着，終於來臨給押進他  
 沉默。名單寫完了後，主席說：「判決死刑。」  
 其他的刑罰也照樣地判決下來。

為國戰之自由而戰的人。知道如何去死，面  
 對死亡而從不投輸。但法朗哥暗殺的目的也既為  
 要卑屈他們，使他們野鄙。他們毫無理由地把這  
 些人殺死，通常連審判的假戲法都不做，連殺死  
 的是誰也不知道。

你怎能說這種法庭上的恐怖——那裏，囚

犯的命運決之於他偶然生在什麼地位。在今日的  
 世界上，雖然已充滿了如許的罪惡，但有什麼比  
 這些法朗哥等官更可憎的人——他們把別人大批  
 地判罪，不知道他們審判的是誰，只為了要完成  
 某一個數目的屠殺？那些忍受了獄中三十個月的  
 苦楚，帶着不可征服的精神赴死的千百個男女匪

須要獲得解放。他們在最恐怖的情況下生活，他  
 們的生命每一刻都受到威脅，因為任何時候他們  
 都可能被交與法朗哥，遭受在西班牙的同志們呼  
 喊的命運。人類還需要這些英雄。本羅西爾和拉  
 丁美洲的則一些國家，曾為他們安葬下機身之地  
 。我自信每一國的人民，一定都會愛護他們一部份



彭永柏刻

苦難，又如何的沉重呵！但至今還沒有任何人作  
 有效的抗議。相反的在某些國家，居高位的人還  
 在貸款給法朗哥，好讓他加強他劍子手的政局。  
 西班牙人民要的是麵包，但法朗哥和他的得意主  
 人却並不關心他們。

而在法國生以法蘭西西班牙共和國人民也必

的責任，把他們帶到安全地。他們是屬於那將再  
 拾頭的西班牙的。

——譯自新黎黎黎三十八卷第五號。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Posada為西班牙名，……

士。



# 我們在白馬山上

價夫

## 向白馬山挺進

接到×總司令的命令，我們破城隊，決定自必隨同。彷彿有一條愛熱的虫，在心頭上爬動；是興奮抑是煩惱，自己確實說得辨別不清。

四月六日，正是春意濃烈的陽光，大隊人馬，在歡慶的歌聲中，慢慢地踏出沁陽南關。人們都投出一縷驚異的眼光，溜酒於隊伍的長列，說上不禁流露出欣悅的笑容，多麼柔弱的春風呀！也在他們的耳光上，輕輕地歌隨着祝捷曲；又彷彿在獨地響着：『今日正是英雄立志時。』

柵欄前，車隊的奔陣啊！它像是浪濤般場上的金盞，它藍着車隊的清爽；不久就便過過了它的階階，連綿不斷的山嶺，一箇個着，彷彿再在並本邊。我們滾着山寬的草場小徑，小心翼翼地騰着，顯眼都死力地注視着路上滾圓的石子；顯高稍不留神，就有被滑跌的危險，槍都斜掛在背上，壓得拱動了身子；手榴彈掛在懷內，恰像女人的乳房在左右擺動。

魚貫般的隊伍，時而在山嶺爬動，時而又跌入谷底俯衝過，也發着風味。翻過幾個山頭，這便關關了一些，雄糾糾的鐵軍健兒們，不緊都

喘過一口氣，沒有一個不是充滿欣悅快慰興奮，而雄壯的前進曲，也自動地和住步伐唱起來。

『前進！中國的軍人，獎賞，中國的軍人！中國恰像……殺！』唱至最後的一殺一字，像新釘鐵錐一樣地乾脆。兩岸夾谷滾滾出隆隆的迴聲

殺聲剛一停止，小個子三班中士，把大姆指一翹，頭一搖，打開話匣子。

『嘿！不是老子吹牛皮，這次老總可要弄板日本銅家使使！』

『別裝蒜，推攔胡毛都不會寫，還要弄人家的狗屎，這海原，照原圖已，還不是武大郎一塊裏的？』這老頭頭下士的聲音，大個子，北平人，着聲。

『武大郎，誰是武大郎……自己的老婆能日本鬼子睡麼！』

一句話，把頭下士發得滿臉紅，士兵們也不禁鬨然大笑。

這很快使大家聯想到，這一個與眾的北方漢子，他的這地如何約不窮呀！他氣口告眾人說

『七二九』北平人，這首其真便說到

拔得一空，說呢？使人不禁有些寒顫，據說當時他的妻子，被輪奸有三十七次之多；奄奄一息

時，又被鋒利的刺刀穿進陰戶，全家只有他一人幸免。

『爲了洗這深溝一穢的仇，我求求官，留下我吧！』我記得這是起要求參加軍隊時談話的結語；同時把衣服在衣襟內，渾身肌肉像擰繩一樣地顫動着，我爲了他，也曾酒過多少辛酸的

淚淚；而他就這樣被留在營內，並且升了中士！這一切彷彿是昨日的事情，仍舊很清新地銘印在我的心版上。

『誰身！誰要再牛皮，看我能扯破你的嘴巴不能！』最後我扭回頭去，幾近避斥罵着。

同時大家都面面相三班中士投眼色，又有幾人注視着頭下士羞愧悽悽的臉子，但不久便又揮手平兒的情緒快從心頭上掃得一乾二淨了。

『我們都是神官手，每一粒子都消滅一個仇敵……』是誰又在唱起來，接着又引起大家的轟

聲。

大隊繼續向前移動，穿過一片叢綠的竹林，踏進一條較闊的山峽，景象突然煥然一新，兩

岸楊柳垂下嫩嫩柔柔的枝條，微風中輕輕擺蕩，翠出征的健兒，使大家感到有一種阻礙的意味，而破芽不久抽出的葉兒，更顯得柔軟，飽滿，真

實

實

澤，野花草住了所有的丘陵，擺動着血紅的花朵，向着我們彷彿在微笑，點頭，示意，我邊走邊盡量品味這春日明媚的風光。

是那兩個頑皮的弟兄，把路旁的野花草採下來，悄悄地插進頭盔下士的領子，打扮得活像古代西班牙的武士，惹得大家都在拍掌大笑。

「還有五十里路呢！走不到時不心着你們的骨頭！」我用這話繼續維持軍紀。

下午一時，在歡躍中我們又踏過一座陡直的山嶺，山嶺被塞入一條異常狹窄的山溝裡，人們擊起圍牆，就能撫摩住兩側彷彿刀切過樣的岩壁，天只望到一線，太陽與人世隔絕了，益顯得陰森森的。溝的中間，是用較平的石塊堆成的小路，兩旁是兩條乾涸的小溝，也不過尺把闊。由此前進約有數十公尺，發現兩個小小的水潭，潭水清可澈底，周圍的水綿繞於四週。有誰相信，這兩個小小的水潭，竟成了為患多年的淮河源呢？

由吳城運月河店，設林總市，三道河……這一帶都是淮境上的鎮市，便一值向白馬山邁進了。

「真馬山，我久別了的母親，現在我又擁護你的懷抱了！」我輕輕地默念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時時在衝動我急跳着的心房；然而現在已是「山江依舊人事全非」了。

### 一 白馬山的風光

白馬山出扎那多少淡灰色的積霖，一個個像

荒老的墓塚，隱匿在濛濛的霧中，拍下了我們這就的宿營地呀！清冽的泉水，乾硬的饅頭，哺養着我們這一羣。

此地距信陽約五十餘里，但至敵人營地，只不過在十里左右，初次到此，因感身處在此胡騎馳騁下的白馬山中，暗暗有被敵人襲擊的可能，因此我們沒有一秒一刻不在嚴密的警戒中，可是說出來的聲明，我們的判斷完全錯誤了：敵人僅僅躲在甲殼中的烏龜，遠遠也不敢伸一伸，這是我們的死穴呀！我們不再有的統統的懷疑了。

「眼見茶山去呀，恰準！」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騎官奮手提着一根竹竿，在門外招呼我。

「騎官官嗎？多勤快，來得這麼早。」  
「悶得發命，到茶山去吧！信陽向本山來，在全國還是辦得有名的；瞧！就在對面山頭的那邊。」

「噢！怪不得昨天一個老木匠，硬塞進我的口袋一大包茶葉，還怪香呢！」  
我連忙穿好軍裝，一溜煙地跑出來，手裡也忘記帶上，走到半路，還把勤務兵送上交給我。

「春風如海，春山如黛……」兩人入踏踏節拍，慢慢地移動起腳步來。

在這裏頗具有南國的風味，差不多我們兩個人有種歸鄉感，因為山並不高大雄偉，但能付與人們一種幽深的逸情，整個的山中，儼然像一個碧綠的世界，是松柏花草織成的天地；映

山紅，金剛，一枝枝飄浮在蕩漾的綠中，共在這仰春初開後，朝暉斜照下，才較清新碧麗。

繞過了正面山頭，眼前呈現出光一片輝煌到很遠的剝皮，滿山遍野都是殺綠的茶類，在清風中輕輕地飄舞着，多少天真的姑娘，她們都具有兩隻玲瓏的小手，輕快的身材，提着圓圓的花籃，在茶類間穿來穿去，儘量地舞動她們纖細的胳膊，更有豐滿的嘴巴，縱情地吟唱出歌，「正當採茶茶歌呀！提清籃子上山崗，……」

信步走去，不知不覺間遇進一所製茶廠的門，兩個男人一團女人，工作着滿帶勁呢！  
「啊！官長！辛苦啦！請坐請坐。」

胖胖的男人，非常客氣地招呼我。  
「你們都忙了，生意好吧！」騎官陪了一個笑臉，又放開他輕快的調子。

「噢！別提啦！差多了，在這兵慌馬亂的年月，誰還有閒心講茶呀！」  
「老板貴姓？」一坐下後我怪突兀地問了這句。

「不敢當，姓陳。」  
「現在製的是香片，大方……這是……」

「現在製的是雨前毛尖呀！」  
「呢，雨前以前採的吧！那也歡得要命哩！」我搶着好奇地說着。  
「啊呀！不是那級說法，是數雨以前採下的

才叫前老尖呢！」

「哈哈！領教領教。」我領笑了，他也笑了，連那個女人也笑得發出咯咯的聲音。

正談話間，政治工作隊的幾個男女隊員也推門進來，照照擦擦圍成一團，慌得主人不知招待那一個好，我俯俯起來，同他們打招呼，他們也都微微地笑一笑。

「看！老板累了，我替你呢。」一位女同志，一把將火鉗奪過來，已經擠上了。

「不行不行，誰的要命。」那個胖男人，只是搓着額角有些窘。

「沒關係，我們常燒火呢！」他們都擁上來，運柴的運柴，塞的塞。

到這時我又發現剛才在灶旁的那一個女人，已經被逼往屋角，放出了羞澀的目光，而兩個女同志，只是向她進攻，她撐起兩手似乎有些害怕。

「老板娘，過來咱們親熱親熱吧！」已經扯住她的衣襟。

起初她有些忸怩，到後來添上懷疑的神氣，忽然扁了扁乾乾的嘴唇，笑了，由懷疑變為驚異。

「女娃！……你們是女兵！」

很短的功夫，她們打得一團火熱，她們談家裏，談戰爭，她們更談到怎樣去幫助我們的游擊隊，當我們告辭一團走出門時，那一個女人，却

羞羞女同志的背，有錢戀戀不捨，最後恂恂地叮

囑說：「改天再玩吧！」她笑了，像慈母一樣倚着門欄笑了。

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我們天天有毛尖茶吃，而且每餐有山珍，一茶菜，（本地的特產）所感到美中不足者，便是尚缺海味一類的東西。

### 三、公路上的阻擊

本隊的任務，是破壞××公路及阻止敵人前進，可是在此停留有六七日了，仍舊沒有一些出動的消息；弟兄們真有些焦燥，偷偷試試的手脚，因得只是發癢。

「管他媽的，今晚咱們摸去。」隊長那個虛精險，粗聲粗氣地說着。

「沒有命令呀！腦袋要掉的。」我說。

「光顧着吃屎飯，都變成造糞機器了。」

「說得冠冕堂皇，別聽禱言了。」

「噫！排長，敢賭光，怕死的是……這個……」他把右手放在左手背上，下面的幾根指頭在亂敲。

時機來到了，是四月十九日吧，突然接到上峰的命令，全連弟兄在一聲哨音下站齊了，是這

樣出乎意料外的嚴肅，連長用很簡短的幾句話，報告出我們的使命，接着吼出一聲「走！」

路上很少有人談話，聞有一兩句彷彿是嚼着耳尖在咕嚕，整個的隊伍，只有喘氣與踏在石子上發出一咯啞咯啞的聲音。

不久到達距公路二十五里的向灘渡了，與當

地的包圍隊聯絡，并請其代為引路，因於當晚十二時向公路推進。

一團澄澈的明月，射出多麼皎潔的月光，滿地在整個的白馬上，然而這絕美的夜景，今晚也再沒有心腸欣賞了，我緊握一枝手槍，三個手槍，走在隊伍的前端，爬山，過河，繞道前進，夜深了，山明萬籟俱寂，只有間歇性自遠方傳來的鬻鬻聲，大地上的一切都走入夢鄉了吧！

有誰知在此更深夜闌時，萬山雲中還有我們這一羣在馳騁呢！

「把脚放輕，不要作出聲音！」是連長的命令。於是一人傳一人，一直到隊尾。

「慢一點兒，後面落隊了。」

「不行，快！」連長板起臉沒有這絲毫動靜的凶孔。

三嶺後，方到達分水嶺，好一個天然的溝壑，兩岸都是急峻的山頭，而且彌生了由於野草，公路自山峽的中間穿過去，一直扯到無窮遠。

當我們探知公路是這樣的靜寂時，大家都命地爬上山去，各尋有利的地形，盤伏在山林中的荒莽間，子彈上膛，炸彈去蓋，我帶着一班弟兄，一挺輕機槍，佔據樹面的山頭；任務是監視敵人的來歸，并掩護全隊的撤退，而工兵呢？忙得簡直喘不過氣，他們把兩個雷管發火地雷，偷偷地埋在公路兩面，另外把一個雷管埋在北邊，一切都在忙得喘不過氣。

月亮偷偷地放出她的銀光，鋪着這一個

夜的白馬山，松濤聲在鼓盪着每一個戰士的心，使血液在激流，在燃燒。雖然過山都隱匿着我們的戰士，但卻望不到半個人影，聽不見絲毫的聲息。大家都懷有一顆炙熱的心，沈默而焦慮地期待着一個命令。

山谷中升起路標的長烟，報告黎明曙光已經到來；接着血紅的太陽，悄悄地揭破神秘的夜的帷幔，僥倖在大地上的公路，也彷彿蘇醒了。

八點二十分，由四里橋那邊（應山方面）傳來嗚嗚的聲音，起初却似深山中的瀑布，但戰士們毫不猶豫判定了，這是敵人的汽車，幾秒後，很清晰地看到，先頭是一排步兵，有三挺輕機槍，後面是六門野砲，三十多輛輜重車，最後是步兵，當我們偷偷地看到時，不禁在暗處地驚呼，為什麼這些砲兵輜重車放在前面呢！

「轟！轟！」地雷怒吼了，人，腿，路障，鋼盔，砲身，都飛舞在空中，在山嶺上的我們，看得一絲不遺。

「咚！——第一個炸彈也投下去了，無巧不成，偏不歪，正中一輛輜重車的車廂。

「不好，手榴彈！」這大約是一個東北人，從汽車上拼命地往下跳。

「咚，咚，咚，……！」所有山上的手榴彈，不分個的飛下來，第一顆第二顆，……一輛一輛都在響聲中停止了。

「拍，拍，拍，……！」機槍吐出的火線，也一直衝向山峽中的敵兵羣，可憐在異國的矮鬼

們，亂爬，亂跑，亂叫，眼看一個個死了，受傷了。

我一面指揮着機槍的射擊，一面在高呼，我的心花開放了，樂得不由自主地高跳起來。

白馬山的怒吼，震撼了天地，它吼出四萬萬人一致在金鑿着的聲音。

敵人的步兵，自左翼包抄過來，一聲哨子響，連長的命令，給他一個不見面，撤退！我們離開公路六七里，方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機槍聲，還伴有山砲！

「略，略略，……！」「轟，轟，轟，……！」

報敵的結果，我們只有兩位戰士落隊，但不久均被富池的老百姓自動地送來，他們僅受了一些微傷，是誰把採得的野花，給他們撒得滿身。

事後據我們探報的報告，奇襲的結果，敵人損失大砲四門，輜重車二十餘輛，傷亡官兵二百餘名，而由信陽關的汽車八輛，又被嚴厲轟毀，這都是輕敵的結果，犯了兵家的大忌。

### 四 別了白馬山

此後我們又有五六次的出擊，都獲得意外的勝利，自豫鄂邊境吃緊，敵人前線人員物力的補充，因了我們的阻擊，不消說感到莫大的困難，因而謀大舉掃蕩白馬山，而我們為了某種關係，也奉命調出此地。三個月白馬山中的飄蕩生活，至此告一階段，我含着多少惜別的眼淚輕輕地誦着：

「白馬山，再會吧！別後願你珍重！」

## 短簡之八

康雁先生：

大頭請，論

你究竟是個小孩，所以火氣那麼旺，我對你這一期的一卷一期的徵稿條例上早已聲明，沒有附足郵費的稿件，照例是不退還的，你來信胡亂說，有什意思呢！如果我們把你明信片上的話，一字不改地登載出來，不知還要笑掉多少人的牙齒。老實告訴你，小朋友，你的文字還够不上一回萬公的程度，黃河上怎能發表呢，爲了你是年輕的，故，所以不但應該原諒，而且我們應該負指導責任的，稿件仍該好好地保存在這裏，只要你的郵票付來，馬上寄還給你。

黃河出世，已經一年多了，在對得起讀者這一點上，我們是問心無愧的，從來沒有遲及一個青年作家，把他們的稿子不看，甚至於一塞到字紙簍一，多少不通的，調的文章和信封，我們裝去年二月一直保存到現在，如果我們只登「親戚朋友」的作品，那麼每期上那許多不同的無名作家又是難的親戚朋友呢！將來有機會也許將與你同樣程度的文章登一兩篇出來，那時讀者自有公論，而編者也可宣告無罪了。

朋友，請你平心靜氣地看完這封短信，如果能夠從今大起虛心學習，和氣待人，你的前途將是很光明的。

編者



# 「日支親善」

葉子

## 發生在北甯鐵路客車上的三個平凡小故事

華北已經淪陷了一個悠長的歲月。

那聲望不到祖國旗幟飄盪的同胞們，在敵人底殘暴蹂躪下，在漢奸底喪心病狂中，在那麼悲哀地慘痛地度着日子。那變失去了自由的大好河山，在敵人底陰謀橫行下，在漢奸底出賣靈魂下，已罩上一層那麼沉重的齷齪暗影。失去人性的鬼子正疾呼着：「建設東亞新秩序！」，忘了自己祖宗的漢奸在高唱着：「親日新民主主義！」他們在粉飾太平，在遮掩獸行……

呵，朋友，你要我講那地獄似的國度裏底景象嗎？那可真是說不盡的。

還記得北寧鐵路嗎？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現代化的大都市！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文化優秀的國民！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為正義流血的祖國！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忠勇烈士底屍骸拋棄着，做了肥田，生出來遍地野草開花！……如今它被敵人暴虐地盤佔着，它逝去了過去底一切本色，它逝去了可歌頌的榮譽，它逝去了靈魂，甚至逝去了自己底名字！它不再叫做北寧，敵人給它改了新稱號：由北平到山海關，叫做「京山線」，由北平直通遼陽轉赴朝鮮的叫做「大陸線」和「興亞

號線有列車。」是的，敵人正在這大陸上做着他亞工作，於是我們這一條華北底大動脈，被他們擺佈得更活潑地跳搏了；在那上面，他們不停地運轉着野獸似的隊伍，來劫掠屠殺；不停地運轉着東北底壯丁，來打自己同胞；不停地運轉着大和民族底潰爛，浪人，來製造殘忍，騷亂；不停地運轉着大版每日新聞，盛京日報，來散佈毒菌；不停地運轉着未上半文稅的仇貨，來壓榨我們底錢財，更不停地運轉着，沒有限量的海洛英，鴉片，白面一類的毒品，可怕地焚燒着我們……

呵，你要我講那暗無天日下，滲透了罪惡的北寧鐵路嗎？那也真是說不盡的。那麼，我且祇告訴你一些微小的故事吧。

那故事正發生在北寧鐵路底客車上：

### 一 忘了時辰

是在夏末，我由北戴河海濱傷感地回來，告訴你，我確是傷感的；因為那美麗的幽靜的海濱，已被那塔羅殿的鬼子兵，浪人，妓女們添滿了，白天他們在沙灘上，在海水裏調笑喧嘩，夜裏喝醉了酒在樹上野蠻地打人……那潔白的，兀

立在西山門下的避暑樓房（那是我國某大使底別墅），已高高地懸上太陽旗……那海水在嗚咽，也像在哭泣失掉了祖國的不幸……於是，我沮喪地坐着北寧車回北平去。

車開出了唐山站，乘車警又來檢查乘客了，日本憲兵在前面，挺着胸脯，高筒馬靴那響亮地閃耀着，兩個中國乘車警在後面，那麼一步一歩地，活像兩條忠實的狗尾隨着。

在靠左邊窗子的一個車箱，乘警站住了，兩個半老的男人和他身旁坐着的一個姑娘，開始整頓：

「你們是一起的嗎？甚麼關係？」  
「我們是父女。」男人答着。  
「到那去？」

「去北京？」在華北說北平是犯法的，話中，他竟會馬上翻了臉。一證實：

「呵，你分明是拐賣少女！」一證說着。一個蠻力地拉起那姑娘底胳膊出來，離開了她父親有十步遠的地方。另一個乘警開始搜那男人底全身。

「你誠實地說，那小子真是你父親嗎？我看他是拐帶！」乘警和那姑娘說。

「他是我爸爸，我選能不認識自己底爸爸嗎？」

「哈，你底嘴真利害！你叫甚麼名字？」有

「陳淑。」

「今年多大？輕點說！」這是調開案問，免得叫那男人聽見。

「十九歲。」

「有了婆家嗎？」盤問的眞仔細。

「沒有。」

「你那天生日？快說！」

「十一月二十一。」

「甚麼時候？」想不到問題也來了！

「成時。」雖爲她記得這麼清楚！

「你是你底女兒，她叫甚麼？」

「陳淑。」

「甚麼時候？」

一個大驚嘆號就在男人底臉上！他大概配不起這些瑣小的事。

「大——大——大概是亥時。」

「亥」字剛吐出來，一個耳光便巴落在左臉上，立刻五條紅紅的粗手指顯示出來。

「甚麼時候？」又問了。

「亥時。」

又一個耳光打到右臉上。

我看的眞真地，全車上的人也看的眞真地。

那姑娘跑過來，撫着她父親底肩膀：

「爸爸，您記錯了。媽沒有去世的時候，曾告訴過我是戌時生的。」又轉過臉來，向着兩個乘警，那麼辦法地：

「我父親成年在外面做買賣，又上了年紀，記不清楚我底時候了，您原諒他吧，您不要再打他吧……」

多使人想不到的一幕悲劇呵。他們這些裏有一點天良的良心偽善，穿着敵人賜給的黃制服，拿着敵人賜給的破步槍，在發狂地想盡方法折磨刁難自己底同胞呵。

天！誰會那麼清楚地，週到地記着一個人底生辰八字呢？至少我倘不知道我自己底甚麼時候降生的，我底金身被忿恨的火焰燃燒得發熱，我更看見了那姑娘一面淚泣着，一面在給自己底老父親擦着眼淚。

### 一 帶着滿州國底鈔票嗎？

又一次，我去昌黎看一個朋友，那朋友是和我最親愛的。他熱情，他勇敢，他愛國；于是他被抓到日本憲兵隊去。慶幸，百般設法化了八千塊錢，（武士道精神的皇軍也是愛錢的）把他釋放出來。他病倒在昌黎家鄉中，我懷着無限的悵鬱去看望他。

乘車警，確是醜人的。他們一來，立刻，一層嚴肅的顏色便抹在每個乘客底臉上。當然那少數的幾個日本兵是例外，而那佩着「日滿華親善」建設東亞新秩序一圓徽章的巡警們，則更得意洋洋高昂地在表示：「誰又來檢查我呢！」

這車是要直通瀋陽，是要出山海關的。在他們說來，是要出國境的。所以檢查又比平津段較嚴，尤其是對出國的乘客。

「到那去？」一個乘警到我面前來。後面跟着風風凜凜的日本憲兵。

「去昌黎，到一新民會——找朋友，在「北京」上的車，沒有帶行李，請你檢查。」一面背書似地說着這一套話，一面拿出自己底身份證明書交給乘警看。這樣是會省去許多麻煩的。

看着身份證明書上的殘片，又從頭到腳給我相了相面，狡猾的笑意露在他底臉上——彷彿他已覺察出，我這個乘客從北平上了車他已檢左盤問過三次了。于是他開去找別的乘客。

「你到那裏去？」他走到我前面都排坐位邊

問一個穿舊綢大褂的乘客。

「到那天。」那乘客很謙遜地站起來，笑着

我想這一定會更興奮；可是出乎

意外地：——

拍！一個膀巴子，打在乘客左臉上！

「混蛋！你不知道這是要到外國去嗎？奉天

奉天，光說奉天知道是第一呀呀！」

「呵，呵，我去「滿洲國」。」這乘客還很

聰明，極速快糾正了他這錯誤回答。

「你帶滿洲國國庫鈔票嗎？」聲大了眼睛問

「沒有。」又那乘客笑着回答。也許那笑很

便與警察刺眼。——

拍！又一個膀巴子，打在右臉上。

「混蛋！到滿洲國。」沒有滿洲國底票子，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裏，手，在外國也錯花嗎？」

「……」沒有票子了。兩個膀巴子已給他

打的在發怔。

「告訴你，到山海關換滿洲國鈔票！」狠狠

地說着，目光轉到另一個乘客身上。——那個人

坐在我前面第二排。

「你去嗎？」

「我去滿洲國。」那乘客答的很合適。

「去滿洲國幹甚麼？」

「去「新京」××商店做生意。」更圓滿的

回答。可是，我們底長春竟成了渾濁的「新京」

了呵。假如你再一露出長春，馬上乘客會報告了

憲兵，會立刻槍斃你。

然而，在那乘客如此新編合理的答話中，

乘客老就竟也別無辦法。你知道嗎？我本出

乘客底錢呢，他們是滿計不滿快的。于是：

「你去滿洲國，帶着滿洲國底鈔票嗎？」和

剛才問那穿綢大褂的乘客時，一樣地重了眼。

「我帶着呢！」乘客復說！

大家都以爲這一下乘客恐怕沒有辦法了；可

是天知道：——

拍！一個膀巴子，打在乘客左臉上。

「混蛋！你已經到了滿洲國嗎？你就在還是

在中國呢！你還沒有進入滿洲國由那兒來的滿

洲鈔票，快道，是美那那倫來的？」比剛才還生

氣，乘客又進了乘客右臉上一個膀巴子！——于是

他底工作做進完成。

這是真的真風地。全車上的人也是真的真風

地。

甚麼是公理呀？前後相同的整間僅是幾二分

鐘呢，乘客竟受這受也不能少受了這王道樂土

上底，還明化的臺北上度特殊享受！

沒了一心誠誠破破地，記着強烈的腐蝕作

用，整個的心臟將成了破破的薄液。我不敢多看

那兩個個被打過了嘴巴的回聲；我拾起頭來，見

到那堆糾糾的日本軍更立在車裏，那麼得意地看

了一堆清酒飯，熱地笑了。

### 二 觀善實習

我將開始第三個苦事了。那故事給我的印象

是最深的，時常在得意與的時候，那故事要上心

頭，我總沉在噩夢一樣可怕的回憶中。

是苦夏，酷熱的季節。

太陽熱辣辣地照着海面，街上發着發着發的聲

氣噴噴着，呈着炎熱。連那那長尾巴發到發涼

去打噴嚏；日本孩子却在流汗呢，嘴裡裸地光

着身子，木屐打在地上拍拍拍拍拍拍，響着唱着

「大亞洲歌」；間或有兩三個日本女郎穿着大

腿，騎着富士牌腳踏車從街上駛過，騎着東洋

咖啡店裏，便進行曲響出來，在那吹着吹的風

拂中，那一奶油冰棍，大熱熱！」的幌子在擺動

……

每一個角落，都有着他們那可怕，污穢的氣

氛！一直到我坐上了往東關的北車，我仍在想

：這車會把我拖到甚麼地方去嗎？還不是老在這

渾濁的圈子裏兜嗎？目前，我底身邊和對面就坐

着兩個日本人哪！

是的，我身邊坐着一個日本人。對面坐着的

是：一個日本人和一個抱着小孩子的中國婦人。

兩個日本人穿着大和服，光着脚，一舉下便

滔滔不斷地談着，笑着。間或唱兩句東亞共榮曲

。我還注意到我身邊那個日本人手中拿着一本書

：日支親善歌集。那中國婦人是年老的，有着

紋好的面龐，伏低的體態，安詳地抱着她那差不

多一週歲多的小孩子，那孩子是那麽胖胖的，乾淨的，他有一雙烏黑的亮眼睛，那長睫毛是有些像他母親的，他還有著那粉紅的面頰，真的像個甜的面蛋，而在那小嘴邊泛出的笑靨，是會使你想到兩朵綻笑的花呢。

青年婦人雖然是在安詳地，默默地坐著；可是我們可以看出，那神聖的母性愛，是在不能抑止地溢露出來；她抱著他，搖着他，撫撫他底頭，引逗着他笑……

坐火車總是件單調的枯燥事，何況這壓熱的寒氣，烤火爐似地在車廂裏悶著；于是我便默默地靠著這母子倆底喜悅，像是找著了消解時間的工作。

在他們母子臉上，一層那麽潔淨的光閃閃著，使我憶起了自己底兒時，使我幻想到許多自己兒時底喜悅。可是那兩個日本底粗魯歌聲，攪得我底心煩了，他們那可憎的喉音散漫在這幽靜的一角，使人們底聽覺受到一種難耐的窘迫。

那母親扭過身去，叫她底孩子吃奶。撲！兩個兒子同時笑了，而且開始衝著那婦人嘻皮笑臉地指手劃腳，引起了全車上乘客底注視。那婦人臉是多麼難堪！她在這裏孤獨地受著異國人民底侮辱！可是爲了孩子，她閉上了眼，讓自己底奶子仍露在外面叫孩子吃。孩子吃完了奶，有些羞慚了。母親一面撫拍着他，一面輕輕唱起那麽柔弱的催眠曲，望著孩子那安詳的小嘴，望著那羽

繚的長睫毛垂下來，一對閉上的眼睛，她像忘掉了一剛才被人家欺侮的不幸，又還存地微笑了。

我仍默默地做著這一幅慈母的面：

孩子已沉入夢鄉了。母親停止了輕微歌聲，俯下頭去，在孩子那可愛地

緋紅的面頰上，那慈愛地，那輕輕地親吻了一下。突然，「吉里古吐艾斯，吉里古吐艾斯，」那兩個日本

鬼子歪頭扭頭兒說了一大串話；接著，我身邊坐著的那個日本鬼子，把嘴邊抽

着的煙捲蒂兒拿到手中，猛然地放在那孩子臉上——正是方才那婦人親吻的地方，

狠狠一按，紅火灼騰的煙灰碎散在那細嫩的面頰上。「扎——」的一聲，那孩子猛

一顫抖，醒了，那聲音像宰割一頭小豬，那哭聲是那麽嘶裂地號叫……

我是看的真真地，全車上的人也是看的真真地。

斷了線的珠串似地，一棵一棵晶亮的淚珠由孩子眼裏往外滾。那母親底嘴在抽

搐，兩行清水已縱橫地掛在面頰……我底眼

抽搐地跳動著，我想翻起來，我想咆哮，我想扯碎了那張淨淨的日子的臉……可是我只能壓抑我自己像壓抑著一個暴烈的獅子，我只能

那麽怯弱地使淚珠掛到自己底眼背上，我險些碎了自己底下嘴唇……

又看見了那本從鬼子手中說落在我身邊的日支親善快覽，天，這是親善的實習嗎！曾經說著



收穫

齊人作

那書皮上一日又毀壞一幾個字，漸漸地那字體在我昏眩的眼前，擴大，驟稀起來；那彷彿是用屠殺的血漬塗成的，在散發著殘忍的，猩紅的，臭氣息……

# 今後中國藝術形態上應走的途徑

葉鼎洛

## ——新浪漫主義——

上面我們敘述了關於浪漫主義的內容和其特征，我們已經知道浪漫主義作品的內容和其特色，我們再把這些特色歸納起來，就知道浪漫主義的特色，主要的是一「懷疑的」，「懷疑的」。但這「感情的」和「懷疑的」兩點，綜合起來即是革命的。為什麼浪漫主義是革命的呢？因為浪漫主義的運動，實在和當時歐洲政治上的革命相互呼應的。當時歐洲政治上正行着君主專制政體，君主貴族，專橫一世，人民受盡種種荼毒，漸起反抗，思想家如盧梭等，努力於民權運動，讓成歐洲各國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推翻專制，建立民主政治。浪漫主義運動，正和當時的政治思想，革命運動相呼應。古典主義是和專制政體相呼應的。政治上發生民主革命，推翻專制，文藝上就起了浪漫主義運動，推翻古典主義。政治上建立民主政體，文藝上就產生了浪漫主義的新形式，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浪漫主義是宣傳當時民主革命思想的。民主革命是政治改革的實行，浪漫主義是民主革命的宣傳。上面我們說的浪漫主義是「懷疑的」一點，正足以證明它是宣傳民權思想的技術，因為所謂「懷疑的」這一點，就無異是提出許多問題

的意思。許多浪漫主義作品無疑地都是提出「為什麼」這個問題的，所有作品的題材，都提出了「為什麼不能平等」「為什麼不能自由」，「為什麼不能博愛」，「為什麼這專制」，或者在反面提出了「為什麼這要受壓迫」，「為什麼這殘酷」，「為什麼這要受這樣的桎梏」，「為什麼沒有同情」等問題，這些問題，實在就是當時流行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的宣傳品。「自由」「平等」「博愛」就等於我們的藝術宣傳工作。並且當時許多作者好像盧梭，哥德，米爾頓等等，幾乎都是參加革命運動的。一手造成民權運動的思想家盧梭，除了政論外，他的文學作品也是屬於浪漫主義的。可見浪漫主義實在是在歐洲時民主革命之時的藝術宣傳工作，這種藝術和當時的革命工作相配合，和我們現在藝術政治配合一樣，不過沒有像我們現在這種組織罷了。

上面說明了「浪漫主義」這個名稱所包的內容，從這個內容的分析，我們又可以知道浪漫主義作品在其藝術本身上說，是和各種藝術品一樣，構造的動機是受了一個思想的驅使，不過浪漫

主義作品構成之物，作者們却完全以情感為出發點，和古典主義作品以理性為出發點，寫實主義以理智為出發點，自然主義以科學為出發點，唯美主義以官能為出發點等大不相同。這種以情感為出發點的作品，動人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的藝術作品，好像長篇歌等詩歌，唐人說書中的小說，西廂記，長生殿，琵琶記等等名著，都可以說是屬於浪漫主義的作品。這些作品，純然以情感為出發點，所以內容很流暢，很美妙，很熱烈，很動人，很能感動讀者，決不像他種藝術品一樣，板着臉子說理，說道，給人以冰冷乾燥之感，所以浪漫主義的藝術，是一切藝術中最能動人的感情的。

因為要說明新浪漫主義，上面我們敘述了關於浪漫主義的特色。那末什麼是新浪漫主義呢？上面已經說過，新浪漫主義是現在藝術上的新潮流，它的作風就是從浪漫主義裏面變化出來的，說清楚些，就是新浪漫主義是用過去浪漫主義作品藝術上的手法，表現另外一個新的思想。人類文明日進，思想也愈複雜，政治思想也突飛騰進，現代世界上一方面雖離有人理想着社會主義，實際上各國國民思想極濃厚，政治思想裏

(上接六九二頁)

要的還是獨立國家民族的觀念上，列強競爭，都各為自己的民族求生存，常發生各方面的鬥爭，藝術家也不能離開政治思想，雖然老派的人深居簡出，似乎不與政治發生關係而製作，但前進的藝術家，都參加政治，和政治配合著，站着一個立場，創制作品而發揮門爭的力量，新浪漫主義就是為代新的藝術流派之一種，是前進的作家和政治配合著一起向前邁進，以藝術的力量來發揮政治力量的一種嶄新的作派。他們力求作品之獨入，研究從前的許多名作，採取精深巧妙的藝術手法。歷史上的藝術的流派在「新浪漫主義」之後，還產生了「自由主義」，「寫實主義」，「印象主義」，「唯美主義」，甚至於「未來」，「立體」，「繪圖」，「高蹈」等主義，但這許多的流派有的只是模倣爭異，一般人不易明瞭，有的過於科學化，冷嘲刻薄，缺少感情，唯有新浪漫主義是最能動人的情感的，因此把這種手法，運用到新的方向，這個新方向，就是現代政治思想的方向，這種製作出來的作品，思想雖和從前新浪漫主義作者的思想力劑不同，但以情感為出發點是一樣的。其特色上帶着「熱情的」「奔放的」「美麗的」「追求的」等傾向也是一樣，不過在這些特色上又加上一層「現代」的色彩，也可以說是把從前新浪漫主義的內容化成新的形式，在這新的形式裏面裝入新的內容，這樣的作派，就是新浪漫主義。

新新浪漫主義這個作派在現代很是流行，在藝術界也很有權威，我們中國也早有這樣的作派，好像現在流行的「李秀成之死」，「武則天」，「塞上風雲」等劇本，和各種激人情緒的詩歌，美妙的連環圖畫等，我們認為都是新浪漫主義的作品。

我們已經說明了新浪漫主義的意義，同時我們也已經知道了它的使命和它的價值了。那末我們應該怎樣來完成它呢？自然，藝術品的產生決不能離開每個作者的主觀，藝術家應該變化多端，機形成筆花怒放，恣態萬狀的散放，我們決不能使所有的作品，千篇一律，成了刻板文章。但我們却應該共同向這個傾向上走，這個傾向就是務必要使我們的作品內容是熱烈的，美妙的，奔放的，追求的，將這幾點合起來就是「情感」，「革命的」，「總可以感動欣賞藝術的羣衆，總可以和政治配合，也總可以發揮藝術的力量。本來以藝術的原理論，藝術是以美的法則追求的理想的。這所謂「美的」，並非一般所謂「漂亮」「好看」「有慾」「時髦」等意思。而是一種崇高，純淨的表徵，也可以說是由崇高無上的道德觀念所產生的「藝術美」。和我們政治上追求的目的，道德文化上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而在藝術品本身完成的目的上，也是這「藝術美」。當我們朋友，在想創作之前，常常說「把握現實」。這個意思，就以為只要能把現實，把這現實用技術來表現，就可以完成作品。但是這樣的意見，我們不能很贊同。為什麼呢？

因為藝術決不僅是把描寫實感成功的。就實論與作者的材料，不過是一種素材，必須要將這素材整理一番，再昇華一步，完成一個有意義的結構，再按照美的法則支配了全部，再用技術來製作，總成功一件藝術品。藝術的作法和種種雖然很多，但在製作的過程上，還是必經的階段，即使是大的畫畫，小的插圖，長篇的小說，短篇的詩歌，以至於多幕劇和獨幕劇，其畫畫各有許多不同的，創作的過程是一樣的。如果僅是把現實的作品。那只能算是習作，不能算創作的。習作和創作的區別，就因為前者僅是把握現實，後者是支配現實的。好比我們作畫，對着模特兒畫人體，或者對着山水作畫，只能算習作，那只是練習技巧的事兒，一俟練習純熟，我們纔能創作。創作是先要構思，然後構圖，然後依着原來的意思將山水人物這些曾經把握過的現實放進去，再以純熟的技巧描畫出來，纔是一張有意義的畫，有了意義才能動人，如果僅僅一個人體，或僅僅畫一輪山水，那會被畫什麼動人的力量呢？一個美女的裸體，一朵鮮花的寫生當能也可以說是動人的，但是給與人們的影響是什麼呢？現在我們的藝術不是想滿足人們的官能的，主要的是要刺戟人的觀念，激發人愛國愛民族的熱情，如果僅是把握現實，那無異說把現實的素材添補來，加以一番描寫，這樣的作品一定不會深沈，不會有意義，怎麼能感動人呢？

現代藝術上的新作派，和新浪漫主義相對的

有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的作派，就是僅以把捉現實爲能事的，作者的思想也僅是把捉現實的，未能由現實超升一步，支配材料也是把捉現實的，也未能由現實昇華一步，所以這樣的作品是使人感到冰冷的悲觀的，使人感到冰冷和悲觀，就不能感動人了。從前寫實主義的流弊，藝術上給與人的影響，就是使人陷在個人主義的悲觀裏，由這個人主義的悲觀思想，也纔產生了寫實主義，自然主義那樣冰冷的作品。但現代人的思想轉變了，由悲觀轉而爲樂觀，由個人主義轉而爲集團主義，想羣策羣力，由黑暗追求光明，由現實追求理想，新的理想就是我們追求的新的光明。古代人對於人間的苦惱，用宗教來解決，後來一變而爲用道德來解決的時代，再變而爲用哲學來解決的時代，再變而爲用科學來解決的時代，現代是想用政治來解決的時代，因爲人與人的關係，主要的是在政治，其他如宗教，道德，哲學，科學，文藝等，都隨着政治轉變的，可以說政治是人間的主幹，其餘的是支流。現在的政治家都是思想家，現在的思想家也即是政治家。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救不了人間全盤的苦惱，只能做調濟人生的工作，解決不了人們的生活。我們藝術家也知道中國多少年來革命，是想解除我們整個中國人民的苦惱，並且也是想解除各弱小民族的苦惱，使大家得到安適的生存。我們的革命的政治觀點就是革命之最高原則，就是我們的主義。想貫徹我們的主義，也就是追求我

們的理想。推翻滿清專制是革命的第一步，統一軍閥割據是革命的第二步，解放帝國主義的桎梏是第三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站在和我們敵對的立場，想先用下手爲強的手段一鼓而亡我們的國族，但我們本着抗戰建國的國策，一面可以給侵略者以正義的打擊，一面想使我們成爲現代強盛的國家，我們現在已經相信我們的光明必可實現，我們的理想必能貫徹，我們緊加要用熱情來追求我們的理想，用熱情追求理想是革命的原則，和革命配合着前進的藝術當然也應該是以用熱情追求理想的作派一爲原則。革命是熱情的，理想是奔放的，追求的，以感情爲出發點的藝術上的浪漫主義的作派，正具有這樣的特色和傾向，但浪漫主義是過去的作品，它那種熱情奔放追求理想的傾向，是爲了解放個人的，我們現在是求解放我們的國家民族，所以我們可以用浪漫主義的作派，但是要把這作風運用在解放國家民族上，守着這個立場，抱定這個觀點，來運用上面說的浪漫主義的作派，以完成我們的藝術，這就是我們的新浪漫主義。

前譯因爲解釋「浪漫的」名稱，以西歐爲主敘述了浪漫主義之特性和功能。但前面已經說過，具有這種特色的作品，我們中國歷史上是很多的，也可以說，我們歷史上的有名的佳作，大都具着這樣的傾向。西歐浪漫主義在歷史上維持了一世紀之久，我們中國這樣的作品，可以說從漢唐以來一直是這樣的作品佔勢力，這是因爲西歐

的文明在近代幾百年間急速前進，思想上想趨變化很快，所以一種作派忽然強烈地起來，又忽然被別種作派壓倒。我們中國的文明是早就開始，一直緩緩地下來，以漸進的緩步向前推動，所以各方面的變化是很慢很不顯著的。又因爲西歐的浪漫主義明顯地帶着政治性，所以色彩強烈，被人注意。中國的浪漫作品所帶的政治性都很含糊，大致用象徵隱晦的方法，所以不被人注意。西歐的浪漫主義是追求個人整個生活上的解放，所以政治作用大。中國的浪漫作品大至在追求個人情感上的解放，所以缺少政治作用。但是性質雖然不同，在追求解放這一點上却是相同的。世界文明日進，中國捲入了世界的漩渦，產生國民革命運動，藝術上的政治性也隨着顯著。我們看清末民元間的藝術作品，政治性就很顯著。等到革命運動具體地澎湃，伴着革命前進的藝術的政治性也愈顯明了。我們看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學，藝術，浪漫的色彩很濃厚，政治性特別顯著。這個時期的作品，技術雖不講究，革命的煽動性是很大的。熱情奔放，感人的力量很大。但因為唯物論思想盛行一時，文藝上有一部分受了這種影響，產生了冰冷的作品，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進步，但其實這種藝術的力量是在退步，並且力量所及的範圍也縮小了。因爲這種作品僅僅向教育界方面伸進去，影響所及，造成了很多青年的哲學家，新書販子，腦筋被唯物論的思想把捉住了，思想很不活潑，人生觀也灰暗

# 給萍娘

蘇靈

五月的風，

拂動了原野上，

悠揚的鮮花，

流盪着沁人的甜香。

蔚藍的晴空，

織上幾絲薄雲，

綠蔭中探出幾枝嫩紅的牡丹。

在這時，

我重又憶起了您！

萍娘。

在我的記憶中，

永遠是那塵活潑天真，

您

是我兒時的遊伴，

是我最愛慕的姑娘。

您

有着寒泉似的大眼，

兩鬢纏着燦爛的紅唇；

但您更有着

題人由響聲，

獨特的自尊與鎮靜。

萍娘！

在青水江畔的白槐成蔭的時侯，

那是我們青春友誼的盛期。

溪水映着煦陽，

涼風拂動白槐的綠葉；

也拂動了我們的心，

淡淡偶然浮着幾點白鷗的翅跡。

您

蹲在溪邊的一塊白石上，

緩緩地洗着竹布衣裳，

我站在您的身旁；

凝視着

深藍的溪水，

鎮在巖峯上的白雲，

瀟灑的層層波浪，

還有您那垂在肩上的，

鬆鬆挽着的濃黑的辮子，

和那深青的竹布短衫。

突然，我深切地領略到「春深」的蘊意了。

我向您

輕輕地吐出這麼一句：

「春深了！」

了。這種作品表面上好像是積極的，但却發生了如此的消極作用，並且它的作用更不能打入廣大的羣衆。因為這種作品是冰冷的，摒棄人的理智的，彷彿是就調的。雖願意來嘗這冰冷使人暴燥的作品呢。所以當時的藝術好像在進步，其實正是進入了沈悶的階段。由這沈悶的苦惱，又產生了一部分幽默的色情的作品，這種作品更談不到政治性和革命性，也就缺乏力量。僅僅能使老頭子和享樂主義者看看罷了，這種作品，顯然已經離開了革命，所以也不發生力量，作者對於中國正在前進的這件事，好像也忘了，但中國的革命的推進是事實，在推進的階段發生了我們的抱憾，這偉大的事業開始，藝術家又都回到革命的懷抱裏來了。很多藝術家，因為工作的性質，大都怕政治上的「拉夾」，常常發生苦悶，但我們認為這是事務上的苦悶，不是事業上的苦悶。藝術是藝術家的事業，要完成事業當然要經過許多事務，這事務上的苦悶雖然會使藝術家苦惱而轉入消極，但我們已經覺悟到藝術家是應該伴着革命前進的。並且藝術家是最有正義感的，也最有集團性的，革命是正義的，集團的，所以藝術家自然面也必然會伴着革命走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現代的藝術不能離開我們中國的革命，現代藝術家離開了革命就不會有力，藝術家離開了革命也不能發揮其力量，藝術家伴着革命前進，也就先完成伴着革命前進的藝術，適合於伴着革命前進的藝術，就是我們現在提出的新浪漫主義的作風。

深情地含笑地投給我一瞥：  
「願青春永在！」  
我俯視着您：

「青春是久屬於您的，萍娘！」  
可長嘯！  
萍娘，  
勝聚離水，  
好景不常，  
蘆花橋的砲火，  
震動了整個的祖國，  
震醒了醉生夢死的人們，  
更憾憾了您愛國的熱腸，  
萍娘！  
您決然地  
脫下了旗袍，  
穿上征衣，  
爲了祖國，爲了同胞，  
同時

也爲了無崇高的理想。  
您以金副武裝的英姿，  
堅決地去效命疆場。  
萍娘！  
您該不會忘却臨別之夜吧？  
那月下的青衣江，  
那黑色如畫的槐林！  
那江上的點點漁火；

還有您底明澈的眼睛，  
在月色下閃着銀光。  
您溫暖的手緊握着我底，  
您誠摯的末說：

「請忘了我罷！」  
全谷農香，  
河陽鹽景，  
永鑑不會絕滅的！」  
在朦朧的月色下，  
我看見柳絲飄舞：  
青衣江飄着靜靜的波浪，  
蛾眉雲影的婆娑，  
遠處古寺鐘聲的悠揚，  
一切都蒙上薄薄的夜涼。  
我們在  
無言的沉默中，  
表示了千言萬語，  
這別離有着無窮的  
辛酸，悲壯！

兩年來，  
我等得着您的信息，  
我等得着，  
直到  
秀麗的峨眉卸去了白紗，  
重披上綠色的春之新妝，  
柳絲重染綠枝頭，  
翠葉中綴上點點紅斑，  
但是，

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是想完成我們中國的新浪漫主義，這種作風必須適合於我們中國的。如果我們照搬外國現代流行的作派照樣做過來，那就完全失敗了。所以我們要完成我們自己的作風，一方面要研究我國的國情和人情，一方面要研究歷史名貴的作品。西洋的藝術，於技術上的科學化一點，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但我們不能直接模倣，因為普通我們中國人不喜歡看這種東西，不相信世界上會發生這樣的故事故和人物。應該融會貫通，採用它們的技術。對於我們古來的名作，也要細細研究，我們的古作，技術上雖不科學化，但靈活的運用，有許多巧妙的地方實在超過西洋的。就因為西洋人過於科學化，太刻板，我們中國的作品，表面上不很科學，但是活潑巧妙，運用得很靈活的。但我們也不能抄襲我們古來作品的內容，因為那裏面都帶着封建意識，迷信觀念，享樂主義的色彩，消極的出世觀等等，我們要從它們的技術上，用科學方法分析出來，歸納起來，造成新的技術。材料方面，我們却要从中國現代現實界收集素材，再把它整理，煉貫，成功一串動人情感的故事。纔可以引起讀者或觀者的興趣。內容方面更是廣泛了，凡是在三民主義革命領導之下，積極方面應該建設的，消極方面凡是作爲革命障礙的許多阻物，都可以當作題材，然後用因研究所得的技術表現出來，這就是我們現在藝術新形態完成上應走的道路。

(完)

響的音信却如石沉大海，  
遠如白雲之渺茫！

萍娘！

慈山黛黛，

狂水盈盈，

河山依舊。

可是驕！

沙灘開步，

溪上洗衣，

却成了永逝的時光！

江上的漁火，

儼然是每夜歸來，

但是懸屍！

萍娘！

悠於，

在去歲五月的一天；

塵中盛開着牡丹，

晴朗的天藍，

土牆上剝映着嬌豔的午陽。

我接到一位戰友的家函，

在那裏，

我得知了你的情況：

勇敢，膽壯，

予侵略的寇敵以創傷，

使他們

心驚，沮喪，

可是，

也因了歸太勇敢太胆壯，

在鮮花紅遍了

祖國的原野的五月，

你

壯烈地犧牲了！

碧血灑在祖國芬芳的大地上。

你

英勇地犧牲了！

據聞你對戰友們還斷續地說：

「我滿足了！」

爲了我崇高的理想，

但也爲了它，

我犧牲了我的青春與愛，

朋友！

當帶利的旗幟，

飄盪在

祖國的晴空時，

請您們記起；

我

也曾在那上面洒過一滴血！

在最後的一瞬間

你微笑地向著祖國的太空，

舉起了您的右手。

您去了！

浴着溫暖的煦陽，

浴着牡丹花的清香。

五月的風，

重拂在祖國的草原上，

鮮花依然散着沁人的甜香，

在您——

年青的姑娘的墓上：

春草萋萋，

鮮花芬芳，

安息吧！

萍娘！

您已用您的血，

寫下了一首不朽的悲壯底詩。

青春的您

將水刺在每個人的胸膛！

您

是一顆種子。

它將播種在每個人的心扉！

萌出復仇之芽，

生長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去收復國土！

踏平扶桑！

姑娘！

您滿足了，

爲了國家，

爲了民族，

但也爲了您自己，

您已達到了

您崇高的理想！

安眠吧！

我敬愛的

萍娘！



## 七·七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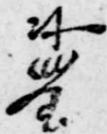
長虹

車站的外邊有一個席棚，  
席棚的下面是一家飯館，  
飯館裏有幾個人吃飯。  
人們中間有兩個談天，  
太陽把飯攤曬得像烙鐵，  
人們的肩頭上汗流點滴。  
說話的人不覺耐煩，  
未曾開口他先把氣嘆，  
這麼「唉」了一聲，他才說：  
「不覺已經是四年！」  
對面的那個緊接着問他：  
「你說的是什麼？」  
你是四年前來到這裏？  
還是家裏的孩子已經四歲？  
先發言的人一眉頭皺皺，  
看面上他只三十五六，  
他說：「你猜的倒也不錯，  
不過我說的不是這個。」  
間的問，還有什麼古典，  
答的說：「明天是七七紀念！  
日子過得真是快，  
一去了抓不回來！」

不過，七七老早有名堂，  
叫你想起唐明皇。  
現在他是人民的節氣，  
他一年年問你要勝利。  
「同鬼子打了四年戰，  
四年頭上失了中條山，  
人們還說這是勝利年！  
難道你不想想：  
我我那年臂力壯！  
對話的人把眉毛立起來，  
不知道怎麼樣把話安排，  
看年紀只有三十左右，  
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  
「爲國家，死了也够本，  
你還想成什麼氣候？」  
已經有了應聲，  
喊的越喊越有勁。  
「凡是能當兵的人，  
國家都應當叫他當兵，  
限兩月奪回中條山，  
把鬼子趕盡，只限一年。  
誰不這樣做是混蛋，

能當兵不當是畜生，  
人人都跟你我一樣心，  
西北多添三百萬雄兵。」  
他像把話說到雲裏了，  
可是天上無雲怎麼好？  
今年是個豐稔年，  
只剩下半個天下，天下都旱，  
這兩個人也無工可做，  
說着飽話當飯吃，  
物價高，不可樂活，  
米價在物價的頂巔，  
要安市上兩路傍，  
閒殺千萬條好漢。  
只靠饑餓給年實人打氣，  
一冷一熱不均齊，  
這個青年却很够，  
他稱是棋逢對手。  
他鼓足了勇氣說：  
「你說的真正不錯，  
誰能够打死隻大蟲，  
誰就是一個武松，  
正是王侯將相那有種？」  
你聽他的話，

# 華山遊記



記得在小學時代，先生教地理講到五嶽名山的時候，便暗暗地下了個決心：我長大了，一定要遊遍五嶽！

華山的秀麗，我是領略過兩次了，泰山的偉大，華山的險峻，我時時在腦海中，沒料到在今年的夏天，我居然達到了遊華山的目的地，這不能不感謝我的三哥，要不是他的電報來引誘我，催我，我不會走得這麼快，這麼乾脆的。

十二日的黃昏，接到三哥由韓城打來的電報，約我十三日至華陰相會同登太華，我高興得連飯也吃不下，證明因為廣漠的事情太忙，不能隨我去，於是臨時抓夫，把路丁抓來了。

「怎麼辦呢？我還沒有向社長請假，不知道他准不準我去？」她一面高興，一面很着急似的說。

「沒關係，我明早替你寫幾句話好了，反正梅子姑娘和黃河的稿都快寫完了，剩下的由達明負責，只要不妨礙工作，去兩三天毫無關係的。」

於是圓圓的臉，笑的成了個皮球，路丁這晚覺得特別的愉快而且恬靜。

## 外國人和逃兵

生怕就誤了開車時間，六點半便到了車站，沒想到今天車子誤點，一直到八點半才開行。要不是要認識副站長，在他的辦公室坐了兩小時，寫了幾封信，機會會弄得跳起來的。

在火車上，我老喜歡在別人不同的臉孔，不同的服裝，和不同的表情上尋找小說材料，今天坐在我對面的一個麻子軍官，和一位有蕭仁丹鬍子的老頭做了我小說中的模範兒。兩個人大概是朋友，吃完飯後彼此搶着付帳，不過很少說話，兩人都很神氣，不大理會別人，但又常常偷着望望女人。

一位穿長夏布白衫的外國人搖大擺地走過來了，看樣子他是個牧師，中國話還說得不錯，查票的來，他給了身份證明書給他看，但沒有護照，於是有一個短時期的可是並不吵鬧的糾纏，旁邊的人都奇怪查票的怎麼對待外國人這麼客氣？是害怕他們呢？還是有意講禮貌？

「豈有此理！爲什麼他不買票？這麼欺負中國人還行嗎？」  
麻子軍官在打抱不平了，接着其他的人你也

火氣還不够單純。

獲得受年長的教訓。

可是年長的並不見怪，

他反像正中下懷，

「人活百歲總得死，

做英雄，留名千載。」

他的臉紅的臉紅，

說時已經有光彩，

年長的帶着別入眼紅，

他把頭髮抓了抓，

叫了一壺茶，

小伙計的臉給個白燈，

年長的把腿包翻空，

從後面遞過一斤銀，

他招呼着他的伙伴，

自己把半個送人嘴裏，

真有點像吞香虎嘯：

狼吞了一個炸蟻，

虎嘯了一隻雞蛋。

他們說話是河南口音，

他們的語法是抗戰的警鐘，

每一個人紀念七七，

每一個人要下這個決心：

「一年內如無不勝利！

這一年內枉爲人！」

不像像虎狼一樣吃飯，

也要像虎狼一樣打戰，

死字得緊子是守死，

不如最壞的攻擊。

能當兵的都到前線當兵去，

那裏待才兵像待兄弟！

一句我一句地議論起來：

「如果我們到外國去，不買票還能坐二等車嗎？呀！他不要以為中國人好欺負，我們是連日本鬼都要消滅他的！」

真的，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那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能單獨和世界上最野蠻，最殘忍，所謂武器最完備的日本打仗打了四年還這麼強盛呢？有了這四年時經驗，我們相信中華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中國的力量永遠是雄厚的，堅固的，中國人的精神永遠是向上的，前進的，奮鬥的！

那位麻子軍官越來越氣了，他自言自語地咕噥了一陣又拿起口琴來吹，正坐在他對面的牧師像是很安閒地在欣賞他的音樂。

「不是沒有買票，是他沒有護照。」  
「不知是誰說了這聲，於是引得我和路丁哈哈大笑起來。」

「沒有護照也是不行的，一個外國人怎麼可以沒有護照到處亂跑呢？誰知道他是幹什麼來的？」

麻子軍官這樣補說了一聲之後又憤憤地繼續着吹口琴。

正在我們的笑聲還沒有停止的時候，忽然一個兵抓着一個穿便衣的壯丁來了。壯丁一見那位穿着白襯衫的人，就連忙雙膝跪下，用着哀求的聲調說：

「隊長，我求求你，不要抓我回去吧！」

「混蛋！誰叫你開小差的？國家白白地養你到這麼大，難道一點恩也不報嗎？」

啊，原來他是隊長，那麼這個穿便衣的人想必是逃兵了。

「我，我……隊長，我決不回去的！」

隊長非常斯文，只輕輕地刮了他一個耳光，叫勤務兵把他抓到三等車箱去。

好像看一幕電影那麼快，我的視線還落在隊長的身上沒有收回來，突然聽到車窗外有急促的脚步聲。轉過臉一看，原來那位勤務兵正在拚命地追趕那個穿一身潔白衣服，胸前還佩帶一個徽章的逃兵。

也許是所謂「天網恢恢」，明明有一條大路他沒有看見，却一直向橫斷了鐵絲網的地方衝去，於是很容易地又被抓回來了。

「這傢伙還是訓練了一年多的，居然也想逃走，實在太丟軍人的臉了！」

隊長很憤慨而又憤慨似的說着，我們的臉上也感到有點難為情，這回却輪到那位牧師高興了，他望望逃兵，望望隊長，又望望我們，微笑着，好像在說：我們，如果他是個新聞記者，這豈不是他的好材料嗎？

「這個逃兵抓回去還是要逃走的，不過也許他有槍斃的命運。」

我和路丁猜想着，這逃兵可憐，我想寫小說的人，應該以逃兵為題材，用最動俗的文字和形式表現出來，使他們看了知道當兵是每個國民

應盡的天職，與其逃跑被槍斃或禁閉，不如戰死沙場的光榮。

## 車站尋兄

我以為三兄親一定在華陰車站候我們的，誰知提着箱子在月台上和候車室跑了幾個圈，都看不到他們的影子，沒法，只好拿着張副站長的信去找王副站長，碰巧他回來了，幸而遇到另一位張維康先生，他連忙借了紙筆給我寫尋人的條子，一兩打發工友去車站附近的小客店去尋問三兄的下落，我把名子職業以及從何處來都寫在一張紙上，大約十分鐘後，工友拿着條子走得滿頭是汗回來了。

「我到了兩位姓張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哥哥，一位是打鐵的，一位是道人！」

「唉！胡說八道！」張先生那種又生氣，又好笑而又不敢笑的表情，比我們聽了鐵匠和道士還要好笑，忘記我們是初次見面的，就在那個辦公室裏放肆地大笑起來，一直到腸子笑得打了許多結又解開了，才勉強壓抑了笑聲，那位工友仍然那副現短地拿着條子站在那裏似乎很難為情地望着我們。

「找不到沒有關係，我們自己到華陰廟去轉吧，謝謝你！」

我則把紙接過來，我想他一定不認數字，否則怎麼會扯到鐵匠和道士身上去呢？不過他那種辦事負責認真到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把尋人的條子貼了之後，自己又不覺又好笑起来，這種事我還是生平第一次做呢，幸而好，到了蘇嶽廟跑去華西旅社一問，果然三兄他們到了，是半小時以前才到的，現在剛去吃飯，我們也趕到吃了一頓好飯，剛自韓城回來的蔣夫人做了主人。

### 由玉泉院到莎蘿坪

早晨七點由華嶽廟雇洋車出發，經過華陰縣城的東面，沿着一條很平坦的馬路走去，半小時後便到了玉泉觀。

這是宋朝老道陳希夷先生的祠堂，樹木很多，廟裏有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左宗棠等所書的木牌，蓮兒的水相傳發源於峯上的玉井，所以特別清涼甜美，慈禧太后住在西安，但常用牛車從玉泉院拖水去，可知玉泉峯當時佔着一個如何重要的地位了。

從這兒上去，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不能走馬的，必須騎驢子，我們六個人都帶着簡單的行李和食品，坐在那頂用繩子織得像魚網似的所謂驢子裏，感到非常不舒服，既不能讓你舒服地躺下，又不能叫你好好坐着，加以由這兒到莎蘿坪的路，都是滿堆着亂石，而且澗溝曲曲，很難行走，一不小心，時時有跌倒的危險，遠不如自己走路的痛快。平安。

山和水，永遠不能離開的，如果一座名山沒有瀑布，那是件多麼美中不足，令遊人掃興的事。

！華山令人感到缺憾的就是太缺少水，不過你不要着急，雖然看不到像萬馬奔騰似的瀑布，可是那洪大的流水聲，和即使是一隻小蝦子你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稍帶着淡綠色的泉水，就够使你清心醒目了。

一路來，有好幾處地方是希夷的古蹟，如希夷洞，希夷塚，希夷峽等，相傳趙匡胤流落關中的時候，常跑去華山和陳希夷下棋，希夷知道他後來必能掌握大權，所以在他下棋輸了的時候，逼迫他寫「出賣華山」四字，趙說：「天下不是我的，那有資格出賣華山？」但他終於糊里糊塗地寫了，後來真的做了皇帝稱宋太祖，而華山就不在統治範圍之內，從不給政府納糧，完全由道人自己管理。

越往前走，山路越難行，而風景也更奇美了，大概進峪口有二里多的地方，有一塊長約三丈多的石頭，橫臥在深澗中，形狀完全像一條魚，有頭有尾，還有魚鱗，相傳光緒十年六月六日漲大水的時候，這石頭從五里關被水推來，再上去就是王猛台，五里關。這兒的風景完全像由宜昌至重慶所經過的巫峽一般，兩壁如削，陰風森森，令人有身入深山不知何往之感。

一路來的石頭，奇形怪狀，兩隻眼睛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抵莎蘿坪，地勢稍平，這裏有幾間很雅淨的房子，可供遊人休息，可惜莎蘿樹不知何處去了。

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橙上，微風吹亂了散髮，

吹乾了汗珠。洗完臉，喝兩杯清茶，感到一種说不出的舒適與輕快。

### 遊大上方

吃完了飯，天道和三兄主強睡午覺再爬山，同時宣佈他們要和我們分道揚鑣。

「爲什麼？」我奇怪地問。

「我們要去大上方，那兒太危險，你們應不上，所以只好分家，你們三個人直接去青柯坪吧。」

天道不慌不忙地說。

「青柯坪有鐵線沒有？」

「沒有，只有到大上方去，利處是鐵線。」

候福生搶着問答了，於是我們不理天道，午覺也不睡，三個人先跑到有鐵線的地方，我首先試爬了幾段，覺得非常有趣，於是忙跑回來告訴他們，爬鐵線不但一點也不害怕，而且很好玩，經我們一問，他們兩個也午睡不成了，索性爬起來把上山時間提前，打發驢夫走了，只留三個驢我們背行李上山。

據道人說，大上方是華山最險峻的地方，本非遊覽區域，所以很少有人去的。光就最初這一段路，就够使初遊華山的人心驚胆戰了！石壁像刀削的一般，兩手攀着鐵線，用像做礦井爬樹一般的姿勢，慢慢地踏着恰容半隻腳的石壁上去，不要說胆小的人一見這前壁和鐵線就要嚇，就是胆大的人，也絕不敢有半點疏忽，因爲



有一絲毫的疏忽，如果覺得頭暈眼花，馬上就坐下……」

「唉！看你這副婆婆媽媽的樣子！」

天道聽了三兄的囑咐不覺大笑起來，我倆感到骨肉情深，要在患難危險的時候才能深深地領略得到，他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却時時關心我的安全。

「唉，諸位留心，這裏是大上方最危險的地方，如果一失足，便會成千古恨，的確要特別注意，還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已經派人去撤銷去了，只等天門一開，我們便達到目的地了。」

「怎麼！大上方就到了嗎？」

「就在上面不遠了。」

聽到三嫂和天道的談話，我高興得大叫了幾聲。

「不知不怕，這裏多險呀都爬過來了，難道還怕這一點嗎？」

「你不要輕視，金山就是這一段最危險，曾經有不少的人葬送在巔崖下面，現在我再講一個千萬萬萬的故事，聽着好容易爬到了這裏，往下一看，不覺駭的大哭起來！連把把背背到崖下，準備死在山上，再也沒有勇氣下來，我希望你們不要做退之第二。」

天道說到這裏又把朱先生拿來做談笑的資料：「呵，那是古代的例子，還有一個當代的吧，威伯那次到了這裏，已面無人色，駭的腿淚口水直流，四肢發抖，再也不敢抬頭往上看……」

「形容過度，你太會描寫了，我相信朱先生一定不會這麼害怕的。」

我笑着，回頭看看三哥，他果的流着汗，沒有半句聲音，聚精會神地，在那兒一步步往上面爬，那種緊張，嚴肅的表情，弄得我的心也象被千金重的石頭壓着不過氣來了。

兩手牽着鐵鍊，兩脚抵住石壁，把腰彎起來，像打鞦韆的姿勢把頭仰起，使石頭和你的眼睛成了平行，然後一步一步地爬上去，這時你的注意力千萬不要只着重到一點，手和腳跟眼睛都要一齊動員，腦子，主要的是鎮靜，龍主守你的心，使她不害怕，同時主宰你的眼，使她不往上下看，只看到前面的鐵鍊。

聽到了手鈎一變的時候，鐵鍊是活動的，一碰上繩就叮叮噹噹地響起來，那滾滾單調的聲音，好像響過去的遼山狗雜着敲着喪鐘，但是朋友，你不要去聽這聲音，只要緊緊地握鐵鍊，一個手攥也不放鬆，胆大心細，勇往直前，不知不覺地你就上去了。

爬過了這最危險的一關，上面有一塊平地，坐下來稍為休息，把額上的冷汗擦乾，往下一望，連自己都已奇怪，方才不知怎麼爬上來的。

「小朋友們已經來迎接了。」

天道說着，原來這兒住着一位在家修道的隱士李老先生，他們聽到鐘聲，連忙下山來開門，我們再沿梯扶梯上去，就看見在綠樹叢中，露出幾間小屋，三位小朋友像仙童似的在含笑歡迎我

從這裏再上去半哩，就是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修道的地方，對面叫騎鶴嶺，相傳是她變成仙鶴後從此想飛的。

這一路雖然沒有鐵鍊，路也不十分險，但石級很高，走起來非常吃力。

這晚我們就住在上方，聽松濤鳥語，看流泉瀑布，（可惜是很小的瀑布）遊覽附近藥王洞，看張洞劉伯溫洞等古蹟，頗覺心曠神怡，六級清淨，我們已脫離塵世，成了方外人了！

山上的氣候瞬息萬變，吃完晚飯，突然雷聲隆隆，電光四射，大雨傾盆，迷濛的霧，和濃黑的雲影把整個的宇宙變成灰暗，陰森，恐怖的境界，幸而不久又雲散霧收，紅日高照，雨洗後晴山中景色，又有一番新氣象了。

半夜醒來，聽到唸經祈禱的聲音，悄悄地開了門跑去法堂一聽，原來他們在為抗戰勝利祈禱，我感動得連忙把頭低下來，也祈禱着上帝在萬冥之中賜給我們以勇氣，促成最後勝利早日到來。

### 到青柯坪去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李天人的殷勤招待，和三個小天使送我們下山在西元門洞口高懸雙手，大聲歡呼的情景，我羨慕他們的生活，恨不得立刻返身還歸空門，與塵世永離。

下山蕪花去兩個鐘頭，而且沒有來時的害怕



守在這裏，出乎我意外的他是我的老鄉，名字叫李覺悟，已出家六年了，今年三月才從貴州步行來此。他長得像約于頭林沖一樣，兩道濃眉是朝上生的，好像我們常在戲台上看到的關公畫眉一樣，說起話來很有精神，過去他曾在軍隊中工作，愛種子，他一定負擔相當重要責任的，我們不但不喝了茶，而且吃了李道人親手做的酸黃瓜，味道鮮美，至今猶有餘味存在齒間。在他的房門上，貼着一條「抱來野菜連根煮，拾來茅柴帶葉燒」的聯語，文字通俗有趣，可說是名實相符的大眾文學。

「不到千尺極，怎知道華山的偉大！」

我興奮地說着，心裏實在太高興了；由此俯瞰下面，深不見底，只覺得身在萬山頂上，豁然開朗，整個宇宙，盡在眼前，只可惜三哥沒有來，減少了我們許多趣味，寫了一個條子托着道爺給他，告訴他我們還要遊北峯。

千尺極是太華山的咽喉，也是許多小峯的領袖，把纜門一開，連鳥也飛不上，的確是一個最險要的地方，由此西上，是百尺峽。

據說千尺極，有三百七十二級，百尺峽只十分之一，那懸崖，但壁削而狹，較千尺極更危險，李道人覺悟前幾天還在這裏掉了一交，滾下十幾個石級，手至今還有傷痕，他再三囑咐我們留心，不要爬得太快，眼睛不要望別處，我們都很感謝他的關心，看看天色不早，又有下雨機嫌，於是向李老道索了一支筆題了一國防天壁一四字

，就以最快的速度的爬行了北峯。

### 日落和月出

由千尺極至北峯頂，共三里路，比起大上方和千尺極來，這一路好走多了，有些地方兩邊都有鐵線，路也比較平坦，經過猗猗寺，老君聖溝，翠仙觀等處就到了北峯。

北峯又叫雲台峯，四面險峻，高興雲齊，好像舉手就可捉到太陽，穿過「白雲仙境」的小牌樓，再爬上北峯頂上，身如入雲梯，有一羽化而登仙」之感。

頂上有老君掛聖處，有平台，可以眺望偉大的黃河和天險的雷關，太陽慢慢地滾下了西山，只剩兩道白光照耀着宇宙。

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憶起了唐詩，不覺感到寂寞起來。

遊山到了這裏，已經走進了另一個世界，自己也變成了仙，飄飄然不知其所止，對萬物沒有興趣，望着渺渺茫茫的下界，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小如飄蕩在空中的一點塵埃。

我正想下坡去尋找老君掛聖處，三嫂生怕我一去不復返，大聲責備我下該這麼糊塗，我學着孩子的腔調哇的一聲哭了，她以為最貴的，連忙說道：「好吧，你去你去，死了不要找我。」

我們兩人的表演，引得路人大笑了一場。我們完全成了孩子，恢復了兒時的天真，時而大叫大跳，時而哈哈傻笑，似乎要把整個的華

山抱在懷裏，把一切壯麗的風景一口吞盡，永遠地住在華山以終老！我們忘記了疲倦，忘記了飢餓與寒冷，一直玩到天黑了才下山休息。

誰會想到呢？在這山頂上居然還能睡到錢絲床，過去中國旅行社曾在此地設有分社，招待客人，如今還生意却讓給老道了。

吃了一頓很好的小米稀飯，有老道自己做的腐乳和豆芽。黃精是華山的特產，據說吃了很補，我們也拿來當作點心用。

出乎意外的臭虫虱子一個也沒有，只是小白脖子太多，我們被咬得整夜不能合眼，連睡褲褲褲都驚醒的路丁也爬起來坐了兩次。

感謝白鈴子，使我們在半夜看到月出的奇事，起初是一線白光慢慢地從東邊的山上湧出，光是那樣微弱，遠不如太陽的來得雄壯有力，漸漸地白光成了弧形，滾到了中天，於是金山都變成了灰白色，遙望羣山前立，陰森森威，頓令人有出家自殺之感，連忙把三嫂和歸子叫醒來，三個人一同看月，一直到天快亮了才躺下來睡了一覺。

第二天，五點就起來看日出，早晨的風景又不調，像雨水洗過的一般，山峯都現着蒼蒼勃勃的氣象，風吹得我們打戰，冷的實在不能支持，只好催促老道趕快做飯給我們吃了好下山。

### 歸途

回到香柯坪，三兄不見了，老道說，他是昨

# 青浪灘上

徵庸

當一次人口大遷移的時際，陸路水路，載不清的人羣和船隻，挨挨擠擠地向西移動，我也參入這大洪流當中，乘船溯流而上。因為水淺灘多，一天行不過三五十里，那使人驚心動魄的險灘，一天至少要經過兩三處。這些灘的名字和險惡的情景，現在也大都模糊不清，只有這青浪灘，每一憶及，還歷歷如在目前。

青浪灘是這條江許多險灘中最險的一個，江水由不速的兩側陡灘流來，形成一急瀾一近入本灘的水槽，勢比奔馬還快。而這水槽並不很寬，一邊靠近懸崖，一邊却是石礫，中間都是奇形怪狀鐵一般硬的青石，水打在這些青石上，激起層層無盡的浪濤，發出雷鳴的吼聲。船經此地，偶一不慎，就在任何一塊青石上，十九是打得粉碎，所以給行到這裏，人人都捏着把汗，不由你不顧顧天由命的思想，岸上一座大廟的香火，也因此水遠與空不衰。

我們的船，頭一天正午的，依次靠在灘下的深潭邊，前面大大小小的船，早已排列着四五十隻了，照規矩是一隻緊跟一隻上灘，任其船隻也不許參前錯後。因此我看了前面的許多船隻，着急，不知要等到甚麼時候，我們的船才上得了

這個灘。然而船老板却很興興地告訴我：

「這灘船隻甚盛。先生，你們真有福氣，來就遇着順風了，今天已經走了好幾十號船，要不，豈止這個數目。」

他這說話，還真冷六七天是常有的事，只要這風不停，說不定明天上午就輪到我們的船上灘呢。於是船老板忙痛去敬神，屈臨寺廟夫，準備一切。我們又買許多酒肉，請勞苦夫，看他們明天多賣力氣。平渡過這一險灘。

灘的危險上可，依山沿江有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過平日除了船要上灘，乘客又因開路於盡，才從這條路繞行二里，此外，少有人在這裡路上作長途運行的。一面現在則成了斷行人走，由西而東的，是開赴前線的軍隊，由東而西的以難民為最多，而最引人注意的却是那隻折了一條腿拄着拐杖走的黃傳將士，他們一天也只行走三五里，們常常在灘上或市鎮上囑咐，有些已經成爲熟識的旅伴了。

我們很幸運，船僱停一夜就該當上灘了。我們這些怕死的乘客都早就上了岸，先走到近灘的邊，靜靜地等候上灘的船。這時灘上的行人已經絡繹不絕，但有許多都被灘上激漲的浪巨行動

液面澎蓬坪的。在門外的石頭上休息了五分鐘，又開始前進。

今天四個人都感到四肢無力，實在走不動了，天道說兩腿彈琵琶，請昨天他老在前面打先鋒，如今却落在後了。連健步如飛的三嫂也喊着「腿不多了兩根骨頭，真沒有法走了。」路丁是個小胖子，她說着「我的腿上也長了兩塊肉。」我覺得他們的腿都形勢得很對，至於我自己的腿，是一種不尋常的感覺呢！雖然完全不是我自己也不能走。

看看時光不早了，還得趕下午六點半的西行車回長安，只好扶著拐杖五步一駐，十步一坐的勉強地走到了澎蓬坪。

到澎蓬坪，處處都留著抗戰的痕跡，連老道的門上也貼上了這樣的聯語：

「進過華山去抗戰，軍官（應改爲軍民）歡笑，打倒日本來此，這是個。」

他進廟裏去找三哥，那知客棧如也，他早已藏下了山，祇留下一首詩在正殿的壁上：

不見澎蓬樹 空餘金玉樹（註）  
希夷道人在 何處覓真仙

不久，三兄打發一輛轎子來接我，我首先下山，回頭望白雲深處的雲台峯和火上方，起了無限的留戀，再會吧，華山，在最近的將來，我將重投入你的懷抱。（完）

自西域，已了岸，海之對岸，有金龜玉樹，兩峯，甚雄奇挺拔。

所吸住了，也在崖邊竚立以看。

這確是非常驚險的一幅畫面，平常只須三五個醉夫的船，現在須增加六七倍，幾十人拖着一條竹筏在崖邊爬着走，船由一人在後輪掌舵，一人或二人在船頭撐篙，從這急流中奮力向上移動，最順利也要半個鐘頭才能渡過這險關。有一隻船看要擱上去了，突然「嘩啞」一聲竹篙斷了，擱夫一齊撲在地下，船陡的向下一溜，轉眼就過了幾十丈遠，嚇得所有的旁觀者都驚叫起來，我且爲之出了一身冷汗，幸而掌舵的沉着，在極度緊張中他讓船迎着一隻剛要進灘口的大船溜去，終於船桅被大船的攔子擋住了，才算轉危爲安。而另一出事的船，却溜下來與一塊大岩石接了吻，把船身撞了一個大窟窿，這船很巧船就橫在大岩石旁溜了淺，沒有下溜也不下沉，否則一到深潭就不堪設想了。

就是這些緊張場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知呆了許多時間，也不知從我身旁走過了許多人，每見一隻爬上急流揚帆而去的船，不禁對那篙夫和舵工三番敬意，篙夫的血汗功勞固然未可埋沒，然而如果篙夫不熟練，舵工不沉着，未必就這般一帆風順吧。

「看哪，停虜！停虜！」一種急劇的叫聲，喚醒了我的沉思，不由自主地掉過頭來，呀，還多！不都是男的，還有女的，不都是日本人，高鼻深目的白人也有。他們是纔時來的，怎麼連日就沒有碰見呢？

男的是一色的工人帽，藍綢服，和木屐式的草鞋，女的有穿和服的也有穿旗袍的，每人帶了一個小行李袋，三五個或七八個一起，談笑自若地從我面前經過。

這時恰有大隊士兵迎面走來，大概還是初次看見吧，都以一種好奇而貪婪的眼光，打量這批異國男女，沒有譏嘲，也沒有諷罵，只在那些厚臉孔上泛過一種同情的微笑，就挨身而去了。許多傷兵和進門並排走着，還有兩位斷腿的拄着拐杖故意多在他們的行列裏，作些聲勢，讓同小學生一樣，彼此忘形地，稚氣地笑着鬧着。

忽地一名憲兵扶了一個停虜慢走了過來，有四個衛兵彷彿護衛一樣跟在後面，那停虜不過二十多歲，兩手緊按着小腹，臉色顯得異常愁苦，一步一喘地走到我面前，發不出的向憲兵問了一聲：

「他怎麼了？」  
「他肚子痛。」憲兵還樣回答我。一個斷腿傷兵緊接着問道：  
「同志，你們有止肚痛的藥沒有？做做好事，他痛了大約兩個鐘頭了。」

啊，我被這話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一種奇特的思想陡的兜上心來：他的腿也許就是這個停虜打傷的吧？這停虜也許就是由他親手捕獲的？不管怎樣，他們很可能曾經相見於戰場。而現在，他們不但是毫無仇怨，反和親人一般關切，戰爭沒有使他們的胸襟變狹隘，沒有使他們憂心

性變冷酷，這畢竟是我中華民族約偉大風度！因此我對他是肅然起敬毫不猶豫的答道：  
「有的，在船上。」

「哪一隻船，我去跟你取來。」又一傷兵自告奮勇。  
「這是我去拿好了。這一段路程並不算近，且很難走，但是不知從哪裏來的一種力量，促使我非跑到灘下河邊，上船取了藥，又一氣跑回原處，却早有人不知從哪裏弄了一碗開水來，我便拿藥溶入就開水喝了，這時才感到滿眼都是大汗。」

快輪到我們的船上灘了，我的注意力因又轉到江面去，只見幾十名擡夫已經把攔子拉長，篙夫帶着篙竿糾糾地立在船頭，舵工在後輪掌着舵，彷彿一個將與敵人交鋒的隊伍。  
天！我們的船該能平安地爬上灘去吧！祝願我們的篙夫和舵工，以及那二十多位立在崖邊的擡夫！

### 宿留候祠聽雨

紫翼

涼雨敲窗不成，燈檠倚枕聽泉聲；  
青山徐嶺如潮海，墜地靈光似隕星。  
飽經蜀道詎忘險，未動燕然氣難平；  
待到明朝開戰後，風車雲馬送我行。



# 漠海風光

(伊盟特約通訊)

李國符

伊克昭雖是一片遼闊荒涼的牧原，在它的東北邊緣，繫着一條利帶似的黃河，水流的那樣平靜，那樣無端的波瀾。顯然，伊盟是河套區域的一環，但受薰的，却是對岸的綏西。

長城，蜿蜒地繞在它的西南，不懂擋住了視野的擴展，而且阻礙了文化的交流。因此，在這里的十幾萬蒙古同胞，依然浮樸的，單調的，過着自己的生活。

雖蘇田於它最近綫包，毗連陝北，在抗戰現階段中，英雄地負起保衛陝甘寧和鞏固伊盟的重任。因而在質的方面也起了若干新的變化和發展，但是，仍不能說它尚有一點極渾厚的原始風味。

這裏便是介紹伊盟的特徵和他們的生活樣式。

## 一 黃沙，白草，牛皮靴。

這里，沒有高山峻嶺，僅有隆起的沙坵，或者茫茫一片平坦的漠海。雖不能叫它為「戈壁」，然而，當你循着牲口欄行進間，轟然一陣橫風，沙塵在漠海里般巨浪似的直湧起來，湮沒了你的身軀，在迷塞目力的時候，叫你如何不說它是

一戈壁呢！

接下去你走了半天，口也渴哪！力也乏哪！想喝口水歇一下吧！可巧，這里沒有半間泥房和一條溝渠；連蒙古包和水井都！會被你發現，四顧還是茫茫一片那樣平坦的漠海，這時叫你如何不說它是「戈壁」呢！

在鞏固走道，那一定的，想避過沙子侵入鞋肚而去躲草地，可巧，這里又沒有軟綿綿的綠茵，全是硬硬白草，因為白草要比黃沙費鞋，你就下願去換掉你的鞋，結果，走不上幾里地，可耐的還帶着潮濕，刺很低的沙坵，而鞋肚里沙子早已漲得滿滿的。這時你才會羨慕着蒙古同胞所穿的我們所鄙視的牛皮靴。

## 二 院前白旗翻，攜杖進門難。

提起「蒙古同胞」在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映出過着游牧生活，住着蒙古的印象。的確，這是他們的特徵，也就是他們的生活樣式。但是在這鄂爾多斯草原上伊盟七旗的蒙古同胞，由於生活的固定，大部份每當起和這里漢人一樣的房子。不過，我們祇增加思考和觀察，就是在這處，也絕

密，但在構圖的變化，水墨，紙性，筆法，以及運用的技巧上說都是極成熟的，尤其在表白黃河沿岸特有的荒涼情調來，真是歷來所罕見，觀此圖卷確知他畫地旅行的速記集合而成；如遼闊雄偉的城樓，龍門天險，壺口奇觀，飛瀑流泉，明代遺跡的雷邊台，馳騁於烏拉山下皮駝七，轉譯遠浪的駝馬十車，搬運反毛木才的梭梭，浩蕩蕩的飛渡馬，蘭州躍跳的嘉峪關，會稽崇峻人吟歌的「左」，青海邊上的水高，蒙古喇嘛教聖廟發源，拉布楞寺，逐段顯像一首冗長的史詩。！這是「國畫」那裏那裏非妙非唯描寫出來了。

在這幅畫裏作者失敗的地方是人物之失即比例，人物車馬與山石比較起來，人物車馬有過大之嫌，亦是作者疏忽的地方吧？但乃爾是戰時情中國山水畫風格轉變的代表作品。

最後，我舉出獨特地光澤於中國現代畫壇的常書鴻先生，這個入畫家曾隨德大使河德聖稱爲「中國畫社社勳」，過去也底傑作「女宮第一會光耀於法國藝壇，他於色彩，筆調，線條技巧有精深的造詣出中國一班西畫畫家之上，作品富有華蓋的裝飾風味，給人一種舒適喜悅的內在感覺。在「國畫」或許缺乏器材，製作費較低了，兩年前我見過他描寫極暴行圖，和難民流亡圖，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惟想到最後，請將英勇抗戰的完成完美的表白出來，恐怕還得期望着這件畫呢。

在目前，畫家們由於生活不穩定繪畫器材的恐懼影響了製作的確產，繪畫動可在停滯狀態中！呼吸成長的時期，！形成畫壇上的沉寂，但從這一帶期的培育，將來一定會呈現出一個絢爛復興的畫壇。

對的能夠判斷出這是蒙古同胞的住家。

怎樣去判斷呢？看到住家的西面，木桿上繫着白麻的，那就是他們的家，或說，還有着沙柳編成的或圓或方的柵欄。

那白麻——不一定是白的，也許是紅的，綠的，其它顏色的，經過風雨的侵蝕，便顯色暗淡了！是他們敬禮后土之神的表示。有的旗上還寫着藏文的經典，藏文之在蒙旗，正說明了宗教的力量。

蒙旗的狗特別兇猛，走路時攜棍手杖以防萬一，但當你走進院子想跨步登堂的時候，手裏不要忘記，把手杖放在門外，因為他們會這樣的做：「携杖進門是客人欺騙主人的一種表示。」

### 三 磚茶，炒米，老羊皮。

蒙古同胞的生活，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活，會手生活簡單樸素的要求。一日三餐，早起吃的炒米磚茶，上午磚茶炒米，晚上還是炒米磚茶。來了貴客，晚餐也是炒米磚茶，不錯，但還是磚茶炒米，最多，另外添些羊肉黃油之類。間或吃一次米飯和麵飯，那他們最高尚希便算滿足了。那種吃山珍海味沒有海味可口的人聽了，心上會感到什麼感想呢？

一件羊皮襖——配面子的在平民中絕無僅有的——至少要穿兩代，而且它的責任特別繁重，白天要穿，黑夜要蓋，冬天穿要蓋，春秋天地

是穿蓋着，夏天呢？還是穿蓋着，一年三百六十天，它就沒有一天或一夜休息過。今年出了個洞，補上，明年扯了一塊，又上。一年復一年，白皮襖變成黑皮襖，有毛變成無毛，一直到它的命運終了。

他們的生活，父親是道長，兒子也是道長，孫子會捧場還是這樣的道長，直到今天才有極少數的先進者在向着新的道路開始轉變。

### 四 男的騎馬，女的在家。

討論到男女間的不平等問題，往往說女的不能生產，不能自立，經濟的負擔把她們束縛得站不起身來，換句話說，之的要平等，首先要能生產。但是我們想把這個編織家來家旗運用，那才

蒙古同胞的家庭大都這樣的，男人們騎上馬整天領門高遠，從這見到那裏的間題。即要聽在家裏的話，習慣的一切都不願去動，喝喝磚茶，吃吃炒米，或者抽抽旱煙，哈哈地興奮起來一曲催眠歌，逗她們笑個不亦樂乎，苦悶的時候，也要吆喝她們去忙個不了。

她們勞苦的操作，到處看到的：一担七八十斤的水桶挑在十三四歲小姑娘的肩上，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吊水飲着成羣的牲口，她們不僅操作了家務，而且還担负着牧畜的生產工作，擔精神，值得我們去發揚與學習的！

都生活底泉源。現在，担负生產者是女人們，雖然她們已獲得平等的資格，應當過平等和進取的生活，但是她們還過着像我上面所說的那樣生活，正因如此，男人們才敢去點燃她們的馬，去子候騰着以打擊。

### 五 丈夫，妻子，兒女。

她們能操勞，生產，還能絕對的服從家，因此，他們在家庭上，經濟上，無論那一方面需要他們，希望早一天有她們，隨着這，她們的家庭間——部份的——也就產生了早婚的風氣，而且很利害。

寫出來，真不敢相信，在蒙旗中有着這樣一個家庭，還像一個有動物家庭。

記得有一次，龜王到沙王府去，天快黑了，走到那一家，迎前管兒一個中年男人，在院裏喂牲口，我向他招了手之後，便放下手杖，掀起毡帘，要用左手掀上滑動的——走進內屋。坐在炕上的一個個個個，來歲的男人，見了我，隨即下地連說：「佳！佳！佳！」（好的意思），我就依了蒙旗的習俗，一雙白駒！「佳！佳！佳！」（一樣的）跟他客氣一回，接着進來兩個年齡彷彿的孩子，一齊的向我行禮，我讚揚着：「這兩個孩子，多聰明，你若有福的！」他聽不經心的回答：「不，這一個是我的兒子。」

「那？」我指着那一個問。

「那，那我的孫子。」

「是這一個的親兒嗎？」

「是的！」

「媳婦呢？」

他笑了，停了半響才說：「在院裏喂牲口。」

「哦！丈夫下各說，妻子二十多歲，還生着十來歲的兒子。」

這種情形現在就該中應該被淘汰的！

### 六 姑娘，媳婦。

顯然，蒙古同胞中的姑娘與媳婦，一看就能推定的，沒有摩替女子那樣神妙。

如果有人想從她們的乳部上去推斷，那了麼呢？因為我們銳利的眼力，遠不過他們所穿的厚厚的羊皮襖。即使，真的能够從這點上獲到成績或結論——事實上完全不可能——的話，但在我們看來，是可笑的！

其實，她們和我們的她們——不是整個的——一樣可以從頭部上斷定：留辮子的是姑娘，挽鬚髻的是媳婦。不過，他們的頭部裝飾和我們有着最顯著的的不同，正因為她們頭部裝飾不同，所以我們認別是不是蒙古同胞，她們比他們容易得多。

姑娘們都是拖着一條辮子，頭上蓋着紫色的軟巾（彷彿和藍的武裝）配着優美的臉，皓潔的牙，最發顯得她們很多刺的裝飾那樣美麗。與其說女人早晚是人家的，在這里還不如美

姑娘要麼做媳婦的。

姑娘變為媳婦，頭部的裝飾也隨之起了變化，她在腦後的辮子就變為沿耳垂垂下的兩鬚，紫色頭巾就變為珠瑤銀飾的頭帶。同時，附帶報導的；姑娘變為媳婦的前一刻，就得請丈夫給她的頭髮正中，拿弓箭挑出一條紋路來，接濟她便梳成頭髻，戴上頭帶，隨着丈夫去舉行結婚儀式，從此，人們便稱她為媳婦了。

### 七 娘兒們！

今天假使何有人說蒙古娘兒們是不穿辮子的，在事實上會指出那些話是想像的，愚蠢的，而且可笑的！

的確，或多或少的人們心理上，仍存着一個那觀的作用，以為蒙古同胞依然沒有受過教育洗禮的，漠視文明的民族，於是有人竟說出那種連自己都不肯思考的謬言，不，簡直是含有凌辱黃帝子孫成份的謬言。

捏造得這樣地荒謬：假使在四顧無人的野地里，遭遇了孤獨的牧羊者——當然是娘兒們哪！——如果地形地物適宜要開戰鬥的話，就不妨悄悄的地來個奇襲的突擊，變向目標，把對方打倒。這時，她會佩服他的善戰果敢的精神！——那就是威脅黑眼——她會自動的把老羊皮襖翻起來，遮沒她的羞臉，毫不抵抗的讓他去完成的。總了！她決不會問他一聲爹姓大名，而且誰也無條件地走他的路。這一節事，在驚濤海軍也不會刻劃一

條線紋，以後見了他，還不會有一個暗示的。朋友這些事能相信嗎？不，決不，祇有漢教和摩人才能相信，也祇有漢教和摩人才會說出這些事。

蒙古娘兒們，跟我們同樣的愛好文明，嚮慕合理的生活，同樣有齊女人們的道德的。

### 八 召廟，喇嘛。

一人生不可無信仰，蒙古同胞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西方傳來的佛教。因此，供奉佛尊的召廟，開揚佛教的喇嘛，亦被他們所重視和崇拜了。

有人說：「從男人們的煙袋，女人們的頭帶，去看他們（或她們）的財產。」那末從召廟與設備，便可看出他們的信仰了。

說起召廟，即使從未到過蒙族的人們，或想起經東抗戰的光榮史蹟，百靈廟的景像立刻會在眼簾呈幻出，嚴穆，靜肅，富麗，堂皇，古色古香的：——誰乎，召廟之在蒙族，劃成了大自衛的寂寞，孤寂了沙漠的風塵線，綠油油的椰樹，紅噴噴的圍牆，黃橙橙的金宇，還有潔白的嘉爾，喇嘛們享着特有的權利，不應差，不納捐，過着清淨的生活，晨鐘暮鼓地吟經修行。遇到聚會，他們便辛苦了，要裝着神鬼去表演各種神蹟，在古樂揚聲中舞踏着各式各樣的姿態。（神鬼）他們的藝術修養，即使與紅透全球的舞星說，只有過之無不及，十足地證明了東方藝術的

偉大。

這不但是顯揚戰場，而是頌揚他們的藝術。說  
蘇，多一個指頭就少一個國民，在每個人少了一  
枚像代，在蘇聯這這得了人口的繁榮。但據一個  
調查的進步。在抗戰的意識中，他們也漸漸地覺  
醒起來。這就是一個「當弱者是光榮」的心理，在作  
戰的時代。

### 九 蒙文，藏文，漢文。

現在對於蒙文藏文二段故事，來說明蒙古同  
胞一般的蒙文水準，不久以前，據據者第三行政  
區陳專員。為了便利蒙家工作，奉命在都托旗的  
佛力吳格喇喇事處一所，並委王××為主任，在  
那裏負責一區，會同村長出張佈告，陳專員在前  
王主任在後，可是他們讀了，以為是一張陳專  
員陳職，王主任委任的佈告。還有政治部推行「  
大春餅」一語，提出：「蒙族向以游牧為主，領  
大春餅是蒙引越糾紛」的話來，這種種笑話，都  
是胡適等政府宣傳蒙古同胞，厭這他們不准學  
習漢文與藏文。不過，漢話在這里普遍的會說  
，而且說得很好，蒙事格爾族薩拉特族的「全部  
會說漢人語的」。蒙古同胞，漢話說得那樣正  
確，流利，更作過了不致說他非蒙古人。

蒙文在印包佔了一部份的勢力，喇嘛們必  
備用蒙文，還有與漢人買賣時，必須用着說文  
，於是他們學漢文極速，但我就沒看見通用漢話

(或文)去買賣的，這或者是喇嘛們藏文聽得太  
多不熟的影響吧！

他們最熟悉的，當然是自己的蒙文，但是文  
字的數字，跟我們一樣的可靠，近幾年來，他們  
努力地在推行教育，掃除文盲，一般年青人的學  
習情緒提高了。有一次，我竟聽到他們說：「  
學習漢文比蒙文有趣，有用。」

### 十 蔣委員長，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英雄，  
他赫赫的武功戰績，不僅值得蒙古同胞欽佩和崇  
仰，而且連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嘖嘖地頌揚着，美  
慕着。

他們對成祖的信仰精神，我們並沒感及的  
。看吧！一年一度的成祖會朝，伊盟每個蒙古同  
胞都要去祭奠，全中國的蒙古同胞，真的，  
連庫倫的蒙古同胞也都騎着馬從遠邊遠邊的地方  
奔來，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見了成祖的遺物蘇  
律定(武器)，神馬都要把頭挨觸它虔誠地禮告  
，隨後唱着哈達！成祖給叩頭者的賞賜，一塊  
長條的蔚藍色的軟紗——在祭壇上瞻仰一回，留  
着歡喜走向會場，在成千成萬的人羣中擠來擁去

他們對成祖的服從精神，很願意介紹的：就  
是一個騎馬者，活首禮當然不是木料或者樹幹做  
的是一個烏魯族的蒙古同胞做的，那樣老實的  
。剛沉着的，耐着煩的屹立在那裏，直黨太望

從東方到西方，日子從三月十七(農曆)到三月  
二十一為止，誰都相信蒙古同胞是倔強的，但他  
為什麼會像綿羊似的柔軟呢？因為他的祖先盜過  
成祖的金馬槽犯了罪過，他很明白罪過祇有專  
己的子孫這樣的人去補贖，子子孫孫永遠地這樣  
去補贖。

在會場中，當政工員有力的說到：「我們那  
發揚成祖的精神，進奉成祖的遺訓：「欲禦侮  
，必合衆心爲一」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把日  
本強盜趕出去」的時候，他們興奮地會高呼着：  
「蔣委員長是我們的一！」把日本強盜殺盡！

的確，在伊盟無論哪一個蒙古同胞，即使一  
句漢話都不會說的蒙古同胞，但是「蔣委員長」  
一日本一這二個對立的名詞，他們會說，非常感  
熱，清楚，正確。在抗戰中，伊盟的蒙古同胞已  
經認清了他們的仇敵是日本人，他們的領袖是蔣  
委員長。(完)

### 遼石門

### 紫雲

石門銘記既時功，百二秦關此獨雄，  
樓自斜通通嶺關，危從青嶺下江東。  
幾經諸葛驅龍馬，一度留吳寬赤松；  
抗戰於今言讀說，寫輪駛去疾如風。



# 淪陷中的華北文藝

艾 涓

我們就記得往昔的華北，是我們底文化心臟。華北的出版是如何地充實，華北的作家們是如何地充實，使北方的文壇盛放著燦爛的花。可是在四年前隨着疆土的淪陷，開始被摧毀，被編者。國家既報銷還走了，正義的新聞紙停刊了，外埠的出版物不能運來，作家們南下了，刊物底組織被摧了……于是華北底文化界乃患了極端之衰頹。

漸漸地，「華北」底出版界，「華北」底文藝，又都形活躍起來。可是在敵人底鐵蹄下，漢奸底壓迫下，我們又如何能聽到正義的呼聲，如何能吸吮到自由的氣息呢？這裏我僅將幾個在跌跌下掙扎的文藝生命，奉做一個報道，以呈獻給這裏關心華北的祖國同胞：

在水潭裏上的純文藝刊物，裏面的作品也較成熟，可是限于環境，他們也祇好在風花雪月的圈子裏兜圈，每期有論文，批評，散文，翻譯，小說，新詩等，執筆者有司徒珂常寬實評，南星，吳興華等寫詩，有林栖翻譯底長篇小說哈摩山岩，有河易士，張鐵軍等底短篇創作，還有孟秋，短室等的論文。司徒珂底書評寫的很成功，先經評論乾底「夢之谷」，田濤的「荒」。其他的人們也都是較「新民主」作家們要聰明得多的。不過我們痛心的，仍是最近坐了官的知堂老人，經常寫些譏諷自己底兄長魯迅先生的文字披露。

可是在敵人一味野性進攻，偽政府尚未正式組織，都無暇干涉管制的抗戰初期，我們倒還可試寫到一些完整的報章，像材料豐富的銀線畫報，支持天津文壇趨向的廣告界月刊，玲瓏小巧的聯都會等，而留在北方的作家也仍可以寫幾文字刊登在上面，在荒蕪的華北，我們仍可以得到一點精神食糧。然而敵人和漢奸底陰險，毒謀，像無風雨似地，襲滅了這僅餘的幾株嫩苗，偽政府正式成立後，這些刊物也一律被停刊，在偽「華北」文化新聞協會底經營監視下，于是華北底文化界第二度遭難，於是呈現了徹死的面貌。

「沙漢畫報」這是在北平比較高尚純潔的一刊物，每週出版一次，內容頗多漂亮的圖畫鋪設人，和女孩子們的歡迎。

沙漢畫報由江漢江主辦。文藝欄有北平底王石子，張鐵筆，上海底徐許等常發表東西，作品是較為上乘的。

藝術與生活——原為半月刊，今改月刊，由莫笑星主編。內容偏重于藝術各方面，形式印刷和文字，尚有著合乎「美」底意味。最近出一創作特輯一文藝作品很多。

中國文藝由張深切主辦，張鐵筆編輯，月出一冊，銷路尚佳。

然而人們是不能在這種沉悶，窒息的天目下，出無限的惡感。

可是該刊每於封面裏，登有設計宣傳文字。嗚呼！我們不僅祇是說它底內容是如何充實，作品如何動人，我們是說從這三種刊物中，你尋不出

中國文藝——在華北還是被大眾認為滿意，

若著作宣傳的全家福月刊，近已停刊的有華光月刊，朔風月刊，長城月刊……等。

另外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三種刊物！

我們不僅祇是說它底內容是如何充實，作品如何動人，我們是說從這三種刊物中，你尋不出

一絲底好味，一絲親日的氣氛，而是有著對自己

如何動人，我們是說從這三種刊物中，你尋不出

一絲底好味，一絲親日的氣氛，而是有著對自己

個個熱烈誠懇的沉默呼聲！它們底編輯多是年青的有朝氣的孩子，寫文章的都是頭腦清醒的大學中學的師生，和潛留在北方的作家和學者，所以它們以特殊的姿態出現，受着淪陷區同胞們的真摯愛護。這三種刊物便是：覆部月刊，文藝副刊，和文苑季刊。我們無限地哀悼，其中兩種刊物都已被敵寇停刊，可是我們更覺着它曾被介紹出來的價值！

覆部月刊——創刊於二十八年夏，張訂樂編，內容充實，出版後即予「華北」文藝界一大震動。執筆者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區文蕪真中學之師生，作家則有文壇名聲愈平伯，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獻魚，留德作家畢樹棠，詩劇家顧麟，輔仁教授楊丙辰，在滬學者高厚勳和古作芬又白，雅探，少年作家莫子等。

覆部由葉子，黃華編輯，葉子於二十六年曾于天津與其弟雅探合辦抗日文藝「星火」月刊，擁有又白，陳藍，馮沉若等名家撰稿，寫後被停刊，各報章上課，看見葉子的文字，刊覆部出版後，葉子的短篇創作即連續發表，「油灰」的朝霞——一篇（隱約地描寫一愛國學子的北方孩子，過着幸而的黨家生活，可憐！）——後他每日去寫。的那個公園裏已什素滿了草徒，於是地底安穩的黨家日子已在強暴的摧殘下，變為流淚以歡的生涯。最後渴望着自由，浮漲的南方……）奠定了他在華北文壇上突起的堅實地位。較于其他文中亦多插寫懷遠運祖國的情緒，其

他作者也都傑出一般，並且絕對不予其他刊物撰稿者，故于各學校中銷路甚多，外埠訂閱者亦甚踴躍。

最近覆部因不受敵方特殊機關庇護，及其內容種種反抗，終於二月被迫停刊。

文苑副刊——這是覆部月刊出版後，繼起之小型文藝刊物。每週出版一次，並有副刊名「小天地」，內容頗充實可讀，除創作，翻譯，新詩，理論……以外並有圖書，學術研究，播著國等，文苑副刊與區文蕪會同辦，執筆者有會長葉子及其優秀會員等，我們感佩在荒蕪的滄海了。天津，對文苑副刊是健全的，以緊密的組織陣容，海洋爭地培植北方文藝，明瞭北方文壇的責任，他會與會員都愛好，關心着孩子，他們能在惡劣力的重壓下，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辦刊物，他們辦着北方文壇前線作家講演，去學我曾被約于燕京大學先生講一年青的作家勿忘遠處祖國——一篇的偉大演說，；夏又曾約趙亞斯到青堂講文苑副刊的演說，我極其欣喜。渾濁的北方，仍有幾聲一羣可愛的孩子，可是最近我也怕地聽到他們底「幸」息。

當然在解脫的壓力下，是不甘心讓這一羣稍有能力的人們生長的，于是有最近的解散文苑副刊，逮捕延長葉子，而文苑副刊也遭了覆部月刊同等的命運。

文苑季刊——這是由北平輔仁大學文苑社出版的純文藝刊物，執筆者有楊丙辰，李譯野，於楠，南星，秦佩珩，吳興華，張秀亞等，這些都是頗有成績的寫作者，楊丙辰在滬適中德文化上會很努力，張譯野是前河北女師學院底文學系教授，於楠和秦佩珩底散文及南星和吳興華底新詩在漢口的燕北文壇上是頗出衆的，並且在每一期裏還有張秀亞底創作披露。

張秀亞即是陳藍，曾出版「在大龍河畔」單行本（海軍社出版，專號後海風社社長亦被捕無信息）曾受一般人讚許，七七後，被「樂友」做蕭紅，田漢等捕獲來南關，愛國地孤獨地，在沙漠占或裏過日子，可是這是一位有毅力的作家，她想水抵抗給敵國刊物撰稿，埋首于輔仁西洋文學系政讀，她在文苑上發表「到露佐文」一文，於華北文壇上甚得成功聲譽。

文苑是由敵會學校方面創辦的，未受敵方津貼，所以我們在華北可以尋到這一本寒暑異高的刊物，現在文苑繼續出版，覆部與文苑停刊後，在渾濁的，淪落了毒菌的北方，我們也備極憂慮這一本可讀的醫藥了。

在後方，看到每一位作家都揮汗苦幹，每一位作家都在以文藝武裝了整個祖國底脊骨。犧牲了整個祖國底心臟，在抗建底戰線上是前線的勇兒！我們越發地覺到華北底出版文藝，渴得使人哀痛。切莫聽着毒利，偉大的青天白日旗地底旗幟飄揚在荒蕪了的華北，使我們已往底文化標旗地，文化淵源地，再逆射閃爍燭燭的燦的的光芒！

# 大別山的文化運動

殷乘興

一九三八年春天的。

大別山與外國，發佈了歡迎的氣氛了，本省——安徽省底「革命」我轉進到大別山心臟的立煌山城。

立煌，這是在山叢中的小小城，一切物質的設備都很缺乏，文化工作的基礎更是談不上，連一張小報紙也沒有！真可憐得像貧血病的瘦猴村婦！

這巧，只有本省文化的老戰士——皖報，隨着會館的遷移，以堅苦奮鬥的姿態，單槍匹馬地來擴大別山文化工作的前哨。

由於這一支光榮部隊的遷移，隨着就趕來了兩個強隊——省黨部出版的「戰時文化」和深安司令部特設海國行的「抗戰半月刊」，（後改爲「月刊」）。

隨着的一九三八年過去了，這支文化的先鋒，繼在英界地獨據着：

一九三九年又來了。

由於整頓黨底底的需要，和主觀的精神奮鬥的規定，文化界和我們文藝青年都動員起來，在第五戰區安徽省民衆總動員委員會文化事業委員會的領導下，展開蓬鬆的運動，首先就產生了「大別山日報」，以年際的熱情，來協助老戰士——皖報，一同作戰，迎着就挺起了幾種期刊！「文化力量」一個是政治，經濟，文

化的綜合刊物——「文化月刊」及中原出版社的「中原月刊」，一個是「戰地教育」，一個是屬於文藝青年的「寫作月刊」，一個是省抗委會編行的「青年月刊」，還有省幹部訓練所「基層行政」（現改爲幹部），以及軍管區司令部編行的「征戰月刊」。

到了一九四〇年，這「新陳代謝」的年頭，一面產生了如兩株春筍茁起的「機械化」的知識文化運動更呈現了嶄新的現象。

新生的：文化事業委員會改組爲文化工作委員會出版了三大刊物：「編譯月報」，「大眾知識」，「文藝叢刊」，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隊部編行了「安徽青年」，軍管區政治部編行了「國史月刊」，豫鄂皖贛地政政分會編行了「抗戰週刊」（後改爲月刊），「抗戰軍報」，及「戰地導報」，省黨部編行了「空軍宣傳」，由山

學社編行了「春秋月報」（現改爲月刊），中心週刊社編行了「中心週刊」，幹部同學會編行了「新人」，婦女戰時教育推行委員會編行了「婦女教育」，動委會編行了「動員月刊」，建設廳編行了「安徽合作」，中小學校教材審查會出版了「安徽學生」與「安徽兒童」，一共十七種新出的期刊。

衰老的是：「文化月刊」，「寫作月刊」，

「戰地教育」，（由新出版的編譯月報，大眾週刊，文藝叢刊來代替，因爲同是文化工作委員會出版的）「戰時文化」，「抗戰月刊」，一共五種期刊，和「大別山日報」，（應皖報合併）

光陰像瀑布似的飛奔着，到了一九四一年又臨到了，今年，我們的戰線！大別山底文化工作，並莫有多大更動，除了門前原有舊識，更結實更果敢的邁進外，又挺起了少數的年輕文藝隊伙伴：一個是省出版社編行的「中原週刊」，一個是抗戰七隊編行的「文藝叢刊」，還有一個是抗戰七隊編行的「戰力半月刊」。可是，由於

經濟的限制，那所發可變的年輕戰士！「文藝前線」，竟只出一期，就夭折了！（※略）

大別山文化工作是從萬分艱苦中成長的，它曾克服了物質條件的限制，克服了受戰事影響的環境，也由於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它才站住了腳跟，發榮滋長起來。

這裏的文藝青年，雖然缺乏真正的熱情的指導者，但，他們都能在艱苦環境中，作不屈不撓的堅苦奮鬥，現在，由於客觀的需要，沒有組織的文藝伙伴都急於要結合起來，在「五四」的前夕，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安徽分會。

總之，大別山底文化運動，已派步伍着整個抗戰文化運動而前進了。在不久的將來，一支在「文化荒島」上產生出更偉大更美麗的薔薇花。

# 城圍文化動態

白英

「七七」燃燄了戰線，星火勝了和平，文入由大都而散到鄉村，從事於實際抗戰工作，學校由華陽移至鼓廟，車房過着痛苦的生活，這向來認為交通阻塞文化落後的城圍，也因了二十七年西天國聯大的運來，最後地活躍起來，現在居然成了陝南文化的重心，學校的聚集地。

不是嗎，這古老的城，在戰前只有幾個小學，現在不但有西北兩個最高學府——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即前北平師範大學）而且中學也添了六七所，那舊城裏在街上來來往往的都是學生，所以有人把這古老的城，名之為「學生城」是有原因的。

在這古老的文化的學士城，一般文化人，都站着自己崗位上，做着這多間最有利於抗戰的工作，我談在冷它的情形僅僅簡單的描畫吧！

## 一 滿壁琳瑯的「壁報」

因了文藝的阻隔，印刷的困難，一般人沒有力量來辦印刷物，於是製鐵實力的一壁報，成了大家從事於文化工作的主要工具。看吧！不但在特別紀念日或特別活動時，學校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各樣各顯顯的滿紙的壁報，即在平時定期出版的亦有實壁，江漢湖，西北青年等十二種。此外尚有包括兩被愛日寫作青年所組成的「西北青年寫作協會」所出的青年壁報，亦

很惹起大家的注意。

在狹窄的街上，還有西北大學青年團，西北師範學院青年團，西北論衡社，三個團體所出的三個民衆壁報，內容亦非常充實。

## 二 出版界的種種

因爲印刷的困難，銷場市場的狹窄，出版界非常沉寂，從前雖然曾有幾種刊物出版，但那因種種關係夭折。

最近西北師範學院黨部，辦了三個刊物：一個是綜合性質的名為「建進一」，一個是純文藝性質的名為「戰時文學」，「建進一」是月刊，已於三月一日創刊，「戰時文學」附在南鄭西京日報，是半月刊已於二月一日創刊，頗受一般青年所愛好，現在出至第六期了。第二個是新兒童半月刊，此刊本黨去年暑假幾萬富有小學教育經驗的黨西同志所創辦，後因故停刊，現歸黨部接辦，正在籌備復刊中。

黨部對黨部進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魏錦熙先生，主辦一個國語週刊南鄭版，亦於三月八日在南鄭西京日報創刊了。

此外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大學青年團都合辦一個國語青年月刊，亦將於本月底（四月）出版，現正趕印中。

沉寂的出版界，從此活躍起來了。

## 三 文藝青年苦無指導

這裏要評文藝的青年，據說和別他地方無多，但這裏指導青年寫作的新文學教授則無人，所以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苦無人指導，最近雖設了廣慶先生指導課來此指教，如果說成爲事實的話，這裏文藝青年的遭難苦悶，或可減少些吧！」

## 四 活躍的戲劇界

戲劇在這個小城裏，倒非常活躍，不但具有常久歷史的西人西師合組的一新劇團，那團的健全、踏實、而且新史又成立了「五十年代劇團」（西大西師合組）「西北青年劇社」（西師青年團部創辦）「西北青年劇團」（西人青年團部創辦）。

如果說不能忘的話，我還記得這了年，西北青年劇社曾有三次的演出，所演劇目：「這一代」「明」「抽水機」「這是誰的錯」「這一代」「美好的下場」「書店之夜」等劇之。西師青年劇團曾有一「塞上風雲」的演出，「五十年代劇團」演過「龐氏夫人」，「新史劇團」演過「二十八」「黑子二十八」演過「後」等劇。先生會編了一篇「新生劇團」演出了「劇評」，在「戰時文學」上刊出。這篇「劇評」刊出了之後，夏風先生又寫了一篇「戲園字二十八」，對前一篇劇評有所聲辯。這場小風波的结果，現在我尚不敢說，不過「劇評」「論爭」在廣南所有的刊物上，我是第一次看見呢！

# 黃河信箱

## 爲犧牲了右臂的戰士

清江先生：

每一箇同胞，都會向那被崇高的敬意時，一個爲國流盡最後一滴血之戰士，兼不同情與感淚你呢

現在，那條敵人奪去了你的右臂，但是你依然苦鬥精神爲你僅有的左臂來代替了，我們在爲你慶幸，你又爲國氣添了。

看到先生又這樣的愛好文藝，我們更加高興了，以先生這許多戰戰兢兢的經驗，只要努力學習，一定會有好的作品出來的。

關於先生所提的問題，只能推想如下：

關於「榮譽軍人職業訓練會」，我們很希望在通封信發表以後，能够引起一般社會人士的注意，在西北迅速組織成功。許說說實作品，不去實地練習，這是錯誤的，一個作家的成功，大半是全靠在高作上的努力。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及戰後兩本書，因交通的阻隔，此地不易辦到。對於本所提到的第四個問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本來是不應該有的，尤其像你們對國家曾有過功勞的人更不應該，假若真有這樣的事，我們只有希望社會上的人士將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改變

，決不應該說成一般優秀的青年工作人員。使得一部分青年灰心，不高。

爲了幸福，不能做詳細的向你轉談，再談吧

祝你  
健康

## 一個印刷局裏的裝訂徒弟

海鏡先生：

我們非常高興接到海先生這樣肯努力的青年的信，尤其你是一個印刷局裏的裝訂工人。

對於九七之十不怕麻煩，能够受到別人給你的獎勵向人家借書的這種精神，很叫人佩服，希望以後爲了學習，還繼續這種精神，來增加你的學識。

比較起來，在一般貧苦通商學徒生活的青年當中，你還是幸運的，因爲至少你的工作是可以促使你對書籍發生興趣了。現在，因爲你對文學有了興趣，並且希望能夠寫作，這當然非常好了，我們也很希望你能在學習中有更深一層的進步，事業的成功，以一種勞苦工人的資格，並不是可以輕視的。

練習寫作的方針，實在不在此比之謂語所能夠說盡的，這裏所能向你說說，就是希望你多看些關於作家的指導青年寫作的書籍。同時希望你每天能以日記爲練習的初步，然後慢慢地寫出短小的雜感，先把自己的文字弄得很流利了以後，你再向更深一層去探求，學習。

最後祝你  
努力

## 兩個要求解答的問題

鴻鵠先生：

對於你的兩個問題，現在簡單的解答如下：

一、寫作上的搜集材料：關於這個問題，是不拘於形式的，也可以說，凡是都有在直接採探的東西，不過，我們要在複雜繁多的事情裏，別其有價值的，主動的，時代所需要的材料。最好你的身邊常常帶有小本子，隨時隨地記載。你認爲以後可當作寫作材料的事情，如報紙上的一段新聞，朋友嘴裏說起的一件生動的事，或定時定刻報紙上所講的想上的事情，這些材料，或可隨時隨地記下，成爲你以後很珍貴的寫作材料。

二、如何記筆記：這個問題，過去我們曾經談過，你可以參考過去「黃河信箱」欄之，你看完了一本時，不可以記下全部，最清淨的，或否或最美麗的詞句，以及自己最感興趣的心得與感想。

編者

## 如何解決我的婚姻問題？

物華先生：

對於你陳述苦衷，我們很同情，正如你所说，像你同樣情形的青年一定很多。

這裏，我們只能指示給你兩條路，由你自己去選擇吧！

第一條路，就是：你不要以爲父母所訂的婚約都是要不得的，社會上多少自由結婚的人，一樣也會鬧出離婚的悲劇。所以現在，你最好體察

同派一類，看一種遺傳你並不認爲而已被遺送到  
你裏去的女子，也許出你意料之外，會使你發  
生感情的，只要她的容貌，性情，品格都很不錯

，那你還是問她完婚爲上策，因爲我們不能夠一  
概抹殺掉許多未受過教育的女子的特點，她們的  
不幸，是社會的罪惡，既然這裏來信說父母都很  
喜歡她，我們相信她一定是個溫柔善良的！

萬一此路不通，覺得與家裏的女子不但毫無  
感情，並且對朋友所介紹的女子又有深刻的認識  
，那我們當然不便勉強，希望你能够達到心願，  
不過，這件事你要合理的解決才行。就是當你與  
別人訂婚以前，你一定要先得到家裏的允許，這去  
家裏的婚事，否則你不但對不起你的父母，甚至  
會發生別種意外的事情來。

事情如何處置，由你自己決定吧！

編者

## 孝順與前途

尙志先生！

以你的年紀同你個人的前途，現在是不應當  
結婚的，雖然叔父母要強迫你完婚，但是你不能  
爲了孝順犧牲自己，因爲你並未到達結婚的年  
齡。

致于你心叔母，爲了你的拒絕會受自盡，  
可不必害怕，還不過是老人用此來威嚇你罷了，

編者

## 底、地、的三字的區別

清玉先生：

對於這三個字，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普通的  
區別大概「底」字是做爲所有格，如「我底」  
「你底」但是它與「的」字又常常是被人混用的，  
並且多半用「的」字，而「底」字很少人用它  
，「的」字的本身是動詞用，介於形容詞與名  
詞之間或者動詞與名詞之間，如「笑臉的花」  
「跑開的孩子」都是。致于這「地」字，我們要特  
別注意，它是做動詞用的，而不能與其它二字  
相混，如「溪水潺潺地流動」，「他拼命地跑」  
「挑花籃地開了」等句都不可用「的」字  
或「底」字的。

本來我國過去都是用「的」字，但自從有了  
翻譯，我們才隨着外國文的區別而加以區別的。

編者

## 編後

偉大的抗戰，到今年的七月七日，整整地四  
年了，爲了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文藝工作者  
的任務，所以特請高長虹先生寫了這篇論文及攻

任，長虹先生是讀者所熟悉的一位老詩人，最近由  
重慶來，路過西安到榆林去。七七這首詩，既  
通俗又實際，別具風格，讀來感到異常親切。

小說家山濤，也在這個月由老河口來到了西  
安，他在黃河還是第一次和讀者見面，但他答應  
以後會不斷地有作品寄給我們的。

讀了柳無垢女士譯的法郎詩的感觸篇，可以

二卷五六版

知道一切的侵略者都是那要用毒辣的手段對付  
小民族的，敵人對待我們手無寸铁的同胞，恐怕  
還要厲害萬倍，希望淪陷區的文藝工作者，爲我  
們多寫些這類作品來。

鼎洛先生的論文，原想做兩期登載的，後來  
爲了印刷太慢的原故，只好把五六兩期合刊，所  
以臨時改變計劃，又把後半節加進去。這不但對  
不起作者，而且也對不起讀者，不得已的苦衷，  
只好請予原諒！

中條山突圍記，是一篇很有力的報告文學，  
雖然在敘述方面有些瑣碎，沒有把握住重心  
，但我們原諒作者是在一種什麼環境，什麼心情  
之下寫的，這裏面的情節和人物是那麼悲壯，那  
麼深深地彈動了讀者的心絃。

這裏，我要特別介紹一位小作者，蘇靈女士  
還是個不滿十四歲的小姑娘，居然寫出這麼美  
動人的詩，爲了不相信，我特地和路丁去訪問  
過她，可不是嗎？她是一位這麼年輕，天真，  
而且特別虛心學習的小朋友。她的前途是無限的  
，我在這裏說說她努力。

還有，在華北文藝通訊中提到劉葉子，現已  
平安地來到西安，本文發表了他的近作，希望以  
後能常常看到他的文章。  
國寶先生的浪海風光，不但使我們了解艱苦  
同胞的生活和信物，更使我們了解他們的抗戰情  
緒。

再會吧，親愛的讀者們，爲了病，我要和你  
們告別了！祝大家珍重，爲國奮鬥！

冰盛

七五三

請用

異軍突起之



黃

河

墨

水

No.501.....二兩裝藍黑墨水

No.502.....一磅裝藍黑墨水

No.601.....二兩裝紅墨水

No.602.....一磅裝紅墨水

No.701.....藍墨水片

No.702.....紅墨水片

黃河實業社出品 商務印書館總經銷  
各大書店及文具店均有代售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陝西省圖書館登記證字第二十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號

社版出化文國中

書新近最

謝冰瑩 女士的傑作

梅子姑娘

現已出版了！

購者從速！勿失良機！

每冊定價洋裝二元五角

欲了解偉大的西北請速看  
名記者 趙敏求先生的近著

躍進中的西北

行程二萬餘里，歷時十二月。

每冊定價二元

旅華十餘載美國名記者高爾德著

曾任歐路馬斯郵報編輯 陳澄之譯

今日之重慶

「七七」四週

大貢獻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本期合刊定價八角)